

還珠樓主著

蜀山劍俠傳

第九卷

正氣書局印行





蜀山劍俠傳 第九集

還珠樓主著

第一回

長笑落飛禽惡嶺無端逢壯士

還鄉

何閻幸可慰慈親

同時呼叱連聲。紛紛將劍光法寶放起。飛上前去。及至金蟬追來。大聲喊嚷。這是笑師兄自己人。諸位師姊休得無禮時。那小和尚見神龍般的劍光。連合彩雲紅光。似疾雷驟雨般飛到。早已自知不敵。一聲失陪。禿腦袋一晃。登時無影無蹤。等到四人聽明靈雲金蟬之言。輕雲文琪朱文也同時趕到。來人已不知去向。袁星從巖下狼狽狼狽的扒起。走到衆人面前。恭身稟道。吳仙姑因要回來比劍。命袁星鋼羽小心守洞。原說去去就來。命袁星和鋼羽把守後洞。這小賊和尚從空中一個斛斗。墜將下來。袁星上前被來人打下崖去。本未聽明來人來歷。先在後洞。又吃了來人一些虧苦。未免有些氣憤。賊和尚三口而出。金蟬見他出言無狀。正要訶責。忽聽吧的一聲。袁星左頰上早着了一巴掌。疼得用一隻手手捂着臉直跳。金蟬笑道打得好。誰叫你出口傷人。英瓊見他連連吃虧。於心不忍。一面喝住袁星。休得出言無狀。好好的說。金蟬不住口的喊笑。師兄快現身出來。我想得你要死哩。連喊數聲未見答應。袁星見金蟬這等稱呼。才明白來人竟是一家。自己白挨了許多冤打。衆人又在催問。祇得忍氣答道。袁星見和尚

從空跌下。以爲是什麼人。把他從空中扔下來的。好意怕他跌傷。叫鋼羽去接。鋼羽却說那和尚怕是奸細。且等他下來再說。袁星素來信服鋼羽。却忘了先一時辰。和他口角。他借此報復。給袁星上當。不但未去接救。反拔出劍來。準備廝殺。果然那和尚是存心捉弄人。眼看他快要落地。不知怎的一來。便沒有了影子。回身一看。他正往洞內跑。嘴裏頭還嘮嘮叨叨的說。峨眉根本重地。眼看不久一羣男女雜毛。要來大舉侵犯。却用這麼一個無用的禿尾巴大馬猴守門。真是笑話。因他不經過報。不說來歷。旁若無人的往裏就走。又口口聲聲揭袁星的短處。忘了鋼羽也在洞前一塊山石上面站住。並未阻攔。一時氣忿不過。便追上前去。先因看不清是敵是友。祇用劍將他攔住。問他是那裏來的。他也不發一言。先站定將袁星從頭到脚。看了個仔細。然後說道。我看你雖然做了正教門下家養之獸。可惜還有一臉火氣。須得多幾個高明人管教才好。弟子又忍氣再問他的來歷。他便退出洞去說道。你問我來歷。想必是有人叫你在此做看家狗。你既有本來看家的敵人。必定也對付得。要是敵不住來人。你就想問明人家來歷。也是白饒。莫如我和你打一架頑頑。看看你到底可能勝任。再說來歷不遲。袁星原是恨他罵人。又恐錯得罪了主人的朋友。巴不得和他先交交手。便問他怎樣打。袁星原是一月空手。叫袁星用劍去砍他。袁星以爲那有這樣便宜的事。先怕殺錯了人。還是用手。是他連聲催促。袁星又咬他打了幾下很重。他人雖小。巴掌却比鉄還硬。被打不過。好在是他逼袁星用劍。誰知不用劍還好。一用劍。任袁星將劍光舞得多。

急。祇見他滴溜溜直轉。休想挨得着一點。被他連罵帶打。跌了十幾次。斛斗週身都發痛。他竟說我是無用的廢物。不和我打了。說罷。往裏便走。鋼羽始終旁觀。不來幫忙。和尚一走。直催弟子快追。追到此地。看出主人仙姑們。和他並不認識。才想在他身後乘機下手。祇覺得他一。手上兩口劍。好似被什麼東西擋住。接着便被他打了一下。踢了一腿。便跌到崖下去了。英瓊聞言。覺得其錯不在袁星。來人又是在暗中打人。未免有些不悅。這時是與來人認識的。俱都齊聲請笑師兄現出身來。與大家相見。金蟬正喊得勤。猛覺手上有人塞了一樣東西。金蟬在戒都與來人初見時。常被來人用隱形法作弄。早已留心到此。也不顧得接東西。早趁勢一把抓了個結實。心中一高興。正要出聲。忽聽耳邊有人說道。你先放手。我專爲找你來的。決不會走。祇是這裏女同門太多。我來時又不該見那猴子心狂氣傲。仗勢逞強。特意挫挫他的銳氣。不想無心得罪了人。所以更不願露面。我還奉師命。有不少事要辦。你同我到別處去面談如何。金蟬知他性情。祇率依他。再看手上之物。竟是兩個朱果。無暇再問來歷。便對衆人說道。笑師兄不願見女同門。你們祇管練習。我和他去去就來。說罷。獨自往繡雲澗那邊走去。英瓊一眼看見金蟬手上拿着兩個朱果。猜是莽蒼山之物。不由想起若蘭。心中一動。正要問時。金蟬業已如飛跑去。靈雲因法術竟封閉不住那洞穴。恐怕裏面還有寶物。再出差錯。約了衆人。同去查看。想法善後不提。金蟬過了繡雲澗。到了無人之處。笑和尚才現出身來。手中拿着一口寒光射眼的小劍。和一封書信。彼此重新見禮。互

談了一些經過。原來慈雲寺事完之後。衆弟子奉派分赴各處。積修外功。笑和尚因與金蟬莫逆。便請求和黑孩兒尉遲火做一路。往雲南全省遊行。以便與往桂花山福仙潭去取烏風草的金蟬等相遇。先並不知金蟬等中途連遇聶仙妙一夫人。不回九華。逕赴峨眉。開闢凝碧崖仙府。後來算計金蟬等途程。該到桂花山。便和尉遲火商量。仗着隱形劍法。也不怕紅花老姥看破。率性趕往桂花山福仙潭。看個動靜。如紅花老姥講理。答應給草便罷。否則還可助金蟬等一臂之力。二人趕往福仙潭一看。那潭已成了火海劫灰。許多山石都被燒紅。找遍金山。不見一人。猜是金蟬等業已回山。祇不知可曾得手。祇得過些時日。再往九華相晤。仍和尉遲火深入民間。修積善行。他和尉遲火各人生就一副異像。一個是大頭圓臉。顏如溫玉。見人張口先笑。行動滑稽。帶着一團憨氣。一個是從頭到週身漆黑如鉄。聲如洪鐘。說話楞頭楞腦。毫無通融。帶着一團霸氣。又俱都在年輕。看上去不過十四五歲。裝束又是一僧一道。不倫不類。結伴同行。遇見的人都以爲他們是那寺觀中相約同逃的小和尚。和小道童。笑和尚見別人見他二人奇怪。越發瘋瘋顛顛。遊戲三昧。所到之處。也不知鬧過多少笑話。笑和尚心最仁慈。不到迫不得已。不妄殺人。惟獨黑孩兒尉遲火。心剛性直。嫉惡如仇。無論異派淫凶。惡人。土豪。遇他。十有九難逃性命。笑和尚覺得他太不給人。以自新之路。恐造惡因。勸他多次。當時總改不了。祇落得事後方悔。這一日。走至昆明附郭萬山之中。眼看夕陽已薄。掩映時交暮春三月。山光凝紫。柳葉搖金。景物十分絢麗。尉遲火忽對笑

和尚道。笑師弟常聞人說。你一聲長笑。不但聲震林樾。百鳥驚飛。還可驚虎豹而懾猿猴。我比不得你幼入佛門。素食慣了的。又會辟穀之法。吃不吃都不打緊。惟獨我雖在玄門。師父從未禁我肉食。腰中祇剩師父給的五七兩銀子。業已沿途食用精光。這幾日化些齋飯。難得一飽。滿想在山裏打隻虎豹之類。烤肉來吃。既爲世人除害。又可解饑。這裏盡是些深巖大壑。形勢險惡。四外並無人烟。必齊猛獸潛藏。你何不笑上一回。驚出些虎豹之類的猛獸出來。請我受用。笑和尚雖然本領高強。但是才脫娘胎。便被苦行頭陀渡化。因他生具佛根。極受鍾愛。苦行頭陀。戒律最嚴。笑和尚奉持清規。潛移默化了十五六個年頭。初次出世。積修外功。雖也有不免見獵心喜之時。鬧着頑還可。總不願無故隨便殺生。便答道。虎豹雖是吃人猛獸。但是他潛伏深山之中。並未親見他的惡跡。我等用法兒引他出來殺死。豈不上干天和。怨難從命。尉遲火道。你真是騃子。天底下那有不吃人的虎豹。現今不除。等到人已受害。再去除他。豈不晚了。你如不信。你祇管笑他出來。我們迎上前去。如果他見我們。不想侵犯。可見是個好老虎。我們就不殺他。你看如何。笑和尚強他不過。祇得答應。兩人先尋了一個避風之處。尋了幾塊大石。支好野灶。然後同往高處。四下看了一眼。果然到處都是叢林密莽。危崖峻嶺。絕好的猛獸窟宅。猛回頭遠望山東北一個深谷裏面。霧氣沈沈。巖口受着斜日餘照。現出一片昏暗暗的赤氣。笑和尚心中一動。暗想這時候天氣清明。雖說是山高峯險。林菁茂密。可是這裏有不少嘉木高林。雜花盛開。被這斜陽一照。到處都是雄奇明

豔的景致。怎麼向陽的一面。却是這般赤暗昏黃的晦色。憑自己目力。竟會看不到底。自入雲南以來。沿途也遇見過許多毒風惡瘴。又與今日所見不類。那個地方。決不是什麼好所在。正想到這裏。黑孩兒連聲催促。笑和尚笑道。黑師兄。看仔細。莫要震聾了耳朵。說罷。大腦袋一晃。延頸呼息。調勻了丹田之氣。微張開口。先發出的是一種尖音。聲如笙簧。非常悅耳。發聲不過分許。便聽側圍樹林之中。騰撲撲騰。起了一陣騷動。天邊晚鴉。聞得長吟。俱都飛翔過來。就在二人頭上展翅飛翔。盤旋不去。末後連別種雀鳥。也聞聲飛來。越聚越多。把二人所在之處。直遮成了一片黑影。尉遲火笑得打跌道。笑師弟。原來學會的是女人腔。似這般引逗烏雅要子。幾時才飽得了我的肚子。還教我留神耳朵。算了吧。言還未了。就在這餘音未歇之際。笑和尚倏地引吭長笑。發發連聲。如同晴天霹靂。當頭壓下。山岳崩頽。風雲變色。祇嚇得空中飛鳥。登時一陣大亂。亂飛亂竄。擾住一團。有的嚇得將頭埋入翅間。不能自持。紛紛墜地。有那撞出重圍的撥轉了頭。束緊雙翼。如穿梭般。紛紛失羣。四下飛散。尉遲火也覺禁受不住。直喊笑師弟。快些住口。這不是頑的。再笑我耳朵都要聾了。笑和尚也忙卽住口。頓足道。糟了。糟了。我祇顧一時高興。和你打賭。却不料誤傷了許多鳥雀。師父知道。如何是好。說着。又連聲稱怪道。我用師父所傳。運化先天一炁。鍊爲長笑。每一發聲。的確可以驚百獸而懾飛鳥。怎麼連用剛柔之音。不但虎豹。連猴子也不見一個。我不信這裏百里方圓之內。連一隻虎豹都沒有。正說之間。忽聽聲如洪鐘一聲大喝。從山脚下跑上一個滿頭

長髮。身披豹皮。手執一根鐵錮的矮短漢子。近前大喝道。那裏來的小雜毛小禿驢。在這裏怪叫。將我哥哥嚇死。說罷。對準笑和尚。劈頭就是一錮。笑和尚先見那人裝束。形如野人。以爲這一帶苗蠻雜處。定是生苗之類。本想拿他開開玩笑。及聽他說話口音。竟是漢人。想必自己適才狂笑。驚動人家。錯在自己。便不和他計較。身微一閃。才待避開。尉遲火早一手將那人持錮的手抓住。喝道。那裏來的野人。出口傷人。動手就打。待我管教管教你。那人原因笑和尚怪笑。將他一個病中的好友。嚇暈過去。特地前來拚命尋仇。却沒料到一錮打下去。眼前人影一晃。便沒有蹤跡。同時身子却被一個黑面的小道士持錮的手捉住。彼此一較勁。誰也沒有將錮奪了去。那人一着急。起左手烏龍探爪。劈面便抓。他原不會什麼武術。尉遲火祇微一偏身。又將他左手擒住。尉遲火因見那人太已凶橫。不問青紅皂白。就用重兵器傷人。這一錮要換了別人。怕不打得腦漿迸裂。死於非命。成心想將他跌倒。打服了再問他來意。他却不知那人有。一肚皮的氣苦。和天生就的神力。雖然將他兩手擒住。用力一抖。並未抖動。尉遲火心中一動。大喝一聲。拉緊來人雙手。用力先往懷中一帶。猛的左臂一歪。右脚一上步。緊跟着用擒拿法。右臂烏蛇盤肘。蓋向來人左腕。右脚膝找來人腿灣。往前一靠。同時左肘橫起來。點向那人右脅。滿擬那人決難禁受。必定倒地無疑。誰知那人看去愚蠢。心却靈巧。未等尉遲火上步也。是一聲大喝。兩臂同時往上一振。差點被那人將雙手掙脫。那人祇是一股子蠻勁。尉遲火連用許多巧招。都被那人隨機應變避開。心中好生驚異。

笑和尚早從旁看出那人外愚內秀。骨格非凡。已有幾分愛惜。見尉遲火跌他不倒。上前笑說道。我等在這裏笑着玩。怎生便會將人嚇死。你先別和我師兄打。何不把事情說出來。看看誰是誰非。如果真是我嚇死的。我給你救他回生如何。那人被尉遲火擒住雙手。併了一陣。心中惦記山穴內嚇暈過去的好友。情知鬥這小黑道士不過。已不想打。急於想回去看視。偏又脫不得身。急得頸紅臉脹。一聞此言。一面仍和尉遲火廝併。口中罵道。都是你們這兩個小賊。我媽在時。說我力大。怕打死人。從來也沒和人動過手。適才天未黑時。我哥哥正在生病。聽見你這禿賊鬼叫。他偏說是飛來了鳳凰。我扶他出來一看。才知是你這個禿賊叫喚。先時還不甚難聽。招來了一羣黑呱呱。我哥哥也很喜歡。他不認得你。却不知道你姓孫。正說你好。你却噓起喪來。我哥哥大病才好一些。被你幾聲鬼嗶。當時嚇死過去。我將哥哥抱回洞去。拿了打老虎的網。打死你。給我哥哥抵命。你却不敢動手。却讓這黑鬼用鬼手抓人。是好的。你叫他放了手。同我回去。看我哥哥跟那日一樣。死了半天。又活回來沒有。要是活了。我聽我媽死時的話。不要你這兩個小賊的命。要是不死不活。我便和你們對打三網。你先動手。打完我。我再打你。同這黑鬼。誰打死誰。都不許哭一聲。哭的不是好人。說道這裏。尉遲火已聽出原因。微一疎神。兩手鬆得一鬆。被那人掙脫了手。撥轉頭。捷如飛鳥般。往側面數十丈高崖縱了下去。接連幾處跳竄。早竄入崖後。沒了影兒。尉遲火未去追。回望笑和尚。也不知去向。知是用隱形法追去。便也跟蹤前往。才到崖後。便聽山石旁一個低穴內。

有人說話。一看裏面。地方不大。光線甚是黑暗。近門處一塊大青石上。亂置許多衣被。上面躺着一個少年。業已死去。那人喊了兩聲。不見答應。大喝一聲。持鋼往洞外衝出。剛一出穴。便見面前人影一閃。笑和尚現身出來。那人先是吃了一驚。及至看清面目。分外眼紅。舉鋼當頭便打。笑和尚微閃身形。便到了他的身後。那人頭一次學了乖。鋼未到頭。先準備收勁。一鋼打空。未等鋼頭落地。早收鋼回身。尋找敵人。一見笑和尚態度安詳。滿臉含笑。站在身後。第二鋼當頭又到。二次又被笑和尚如法避開。那人將一柄鋼。祇管揮舞得和潑風一般。笑和尚也不還手。祇圍住那人身軀。在月光之下。滴溜溜直轉。休想得沾分毫。尉遲火袖手旁觀。不由哈哈大笑。引得那人越發急得暴跳如雷。末後知道再打下去。也不能奈何人家。氣急將鋼往地下一丟道。我不打死你。不能解恨。這麼辦。照將才的話。你先打我三鋼。我決不躲。打完我再打你。要不這樣辦。你躲到天邊。我也得追着將你打死。豈不麻煩。笑和尚笑道。我同你無冤無仇。何必打死你則甚。那人急怒道。實對你說。我自幼就挨打慣了的。我的頭。常和山撞。你決打不死我。我因為你太滑溜。比那黑鬼還不是好人。才想出這個主意。你打我不死。我却一下就打死你。豈不報了仇。笑和尚道。你把心事。都對我說了。我豈肯還上你的當。我不打你。你也不好意思打我。多好。那人越發急怒道。你這話對。我為什麼要對你說我的主意。如今你不打我。我也打不了你。你也出個主意。讓我打你。怎麼樣。笑和尚道。這多新鮮。我為什麼那樣賤。活得不耐煩了。出主意你打我。那人眼看仇人在側。奈何不得。瞪

着兩隻大眼睛。目光炯炯。恨不能把笑和尚生吃下去。又怕笑和尚覷便逃跑。笑和尚微一轉動。便攔了上去。一攔總是一個空。急得滿頭大汗。尉遲火却祇是含笑旁觀。不發一言。笑和尚估量已將那人火氣磨了個夠。才笑說道。你不但奈何我不得。連攔我也攔不住。我祇想走。你連影子都想追上。你祇依得我一件事。我便將你哥哥救活如何。那人聞言。半信半疑的說道。人要是沒了氣。那就叫死。我媽死時。我找了多少人。請過多少醫生來。都沒有救活。末後還是把他葬了。適才我已聽你說過。我祇不信。我哥哥已然沒了氣。你會救活。祇要他真能活。上天入地。我都聽你。笑和尚道。既然如此。且不說別的。先救人給你看如何。那人聞言大喜道。那敢情好。不過我不哄你。我現時抓你不着。是這裏四無遮攔。那洞可沒出路。你要和從先那些醫生一樣。人救不活時。我祇把洞口一攔。你休想出來。我現在把話對你說明。省得你後悔。笑和尚也不理他。逕自走進洞去。那人果然把門一攔。注目看笑和尚施爲。等人救不活時。下手報仇。其實笑和尚適才早已隨他隱形入洞。一眼便看出那青石上死去的少年。骨格清奇。連那矮漢都是生有異稟。暗中驚異。心想荒山野谷之間。怎會有這麼兩塊未經雕斲的美玉。此番出外積修外功。師父會說。積千功不如渡化一人。師父門下。祇自己一個。如有失閃。師父衣鉢。便無人承繼。這兩人資質俱不在中人以下。這少年僅是病後氣虛。受驚暈倒。並未真死。何不如此如此。當下打定主意。先暗中和尉遲火。使了一個眼色。叫他不要多事。自己把那矮漢。磨難了一陣。進洞再看少年。經了許多時間。已有微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雲從有救命之恩。由醉道人作伐。命雲從與張女玉珍。聯了婚眷。又賜他一口霜縑劍。算是與玉珍的聘禮。醉道人要往碧筠庵。會合衆仙俠。商議破慈雲寺。匆匆祇傳了雲從一部劍法入門。便卽別去。雲從與張氏父女。拜送醉道人走後。到了次日。雲從主僕。與張氏父女。一行四人往家鄉進發。一路上有張氏父女護持。且喜沒有出事。及至到了貴陽。張老四本想先尋一店房住下。後來因爲雲從十六個同年慘死。他又是半途回家。雖說事先並沒結伴同行。到底有許多不便。盤算了一陣。還是同去的好。當下雲從便叫小三兒。騎着快馬。先去向父母密稟。將內室安頓出一間來。以備玉珍居住。雲從的父親子敬。自從雲從走後。不多幾日。未知因何便覺心驚肉跳。坐立不安。他們老弟兄九人原極友愛。且九房祇此一子。均爲雲從入京之事。着急。俱都後悔有如許家財。又是書香之裔。雲從已有功名。比不得是個白丁。祇顧一時高興。由他跋涉山川。求取功名。這般萬里遠隔。倘有失閃。如何是好。老弟兄九人。祇一見面。都是談的雲從進京之事。子敬又說了自己近來夜夢不祥。常有警兆。雲從小孩子不說。老人家王福。偌大年紀。原教他不要心疼銀錢。路上一遇便人。就稍信回家。初上路還不斷有平安信回。這多日來。簡直音信全無。好叫人放心不下。衆人聞言。焦急了一陣。子敬說今日已然不早。如明日沒有音信。準定派人。多帶銀錢。兼程趕路。追上前去。如能將雲從追回。再好不過。如雲從定不肯回。便叫那人。跟隨照應。沿路打聽往來客商。不惜花費。託他隨時捎信回來。如無便人。至遲不過半月期限。那怕專人往返。也不能讓信息中斷。

大家多以子敬之言爲然。周氏弟兄雖未分家。却都住在隣近。分炊過度。每月也有幾次輪流會食。這日大家心緒不佳。各自分別回去。子敬正在焦愁煩惱。忽見小三兒滿臉的塵。一手提着一根馬鞭子。急急匆跑了進來。子敬夫妻一見小三兒。半途回轉。想起前日許多警兆。俱都大吃一驚。偏小三兒跑得太急。口中又直喊。立的人出去。益發叫子敬夫妻心忙意亂。誰都不敢先開口。問公子安否。還算小三兒機伶。看出主人着急。頭一句叫人出去。第二句緊接着說。老爺夫人萬安。公子回來了。子敬夫妻本來恬淡。原不計較功名。一聞雲從回家。好似天上掉下一顆明珠。喜出望外。忙問公子現在何處。小三兒見從人業已退盡。上前低聲道。公子身經百難。出死入生。多蒙一位姓張的老英雄相救。現在護送公子平安回家。已離家不遠。着小的回來報信。張老英雄有一位姑娘。請老爺命人。先行收拾兩間住室。等公子回來。再詳說一切。子敬聞言。又驚又喜。一面要叫人去收拾屋子。又要叫人與八位兄弟送信。又不往口問小三兒詳情。小三兒慌道。這裏面有多少事。公子說。暫時先不要聲張。等公子見面再說。先收拾屋子要緊。子敬聞言無奈。便叫他妻子楊氏。先去命人收拾屋子。自己帶了小三兒。忙到門外去觀望。望到黃昏過去。天色漸黑。才見雲從。同了一個老者。一個少女。騎馬走來。小三兒趕忙迎上前去。拉住馬嚼環。雲從一見父親。倚閭凝望。想起前事。不禁一陣心酸。搶步上前。便要行禮。子敬把這個時辰。已從小三兒口中得知一些大概。連忙喚住。身子往旁一偏。揖客入內。自有小三兒和旁立諸人。去幫同拿了三人行李。開發

把勢子敬父子。引了張氏父女直入內廳。雲從的母親也信趕了出來。一見面不顧別的。先將雲從拉在懷裏。把好兒子連叫。子敬已知張氏父女是風塵中英雄。還未引見。有多少正經話要說。一面喚住。一面招呼張老四父女落坐。雲從過來拜見了父親。起來先朝子敬使了個眼色。然後恭身給張氏父女引見。說道。孩兒不孝。因不耐長途風霜跋涉勞頓。又想起父母伯叔無人侍奉。行至半途。便趕了回來。船在江中遇險。多蒙張家岳父與玉珍姊姊奮不顧身。從百丈洪濤中救了孩兒出險。因為玉珍姊姊救孩兒時。救人情急。忘了男女之嫌。事後思量。打算終身不嫁。經一位仙長作伐。聘了玉珍姊姊為妻。一路護送回轉。還望爹爹母親。恕孩兒從權訂婚之罪。所有經過情形。等從少時再行細稟吧。子敬也甚機警。見雲從所言與小三兒之話不大相符。知有緣故。便不再問。雲從的母親放了雲從。一眼看見一個面容美秀。丰神英爽的女子。自己贊許。及經聽出是雲從的聘妻。是救命恩人。又見他隨侍在他父親身旁。幾番讓坐。都祇謙辭答謝。越愛他知道禮教。未及雲從把話說完。阜過去強拉了來。坐在身旁。問他是怎生救的雲從。不住的問長問短。玉珍因雲從未來時囑付。知道有許多地方要避人耳目。未過門媳婦。初見婆婆的面。又不便說誰。答否皆非。正在為難。恰好雲從把話說完。子敬招呼他妻子道。聘媳初來。有話少時你怕問不完。還不隨我拜謝救命恩人張親家。祇顧嘮叨些什麼。一句話將雲從母親提醒。還忘了拜謝恩人。連忙搶了玉珍。隨着子敬過去。夫婦雙雙下拜。張老四也連忙跪下還拜。雲從朝玉珍看了一眼。小兩

口也各跟父母。跪在一旁。子敬口中說道。寒門德薄。弟兄九人。祇此一子。此次不該由他小孩子心性。急於功名。跋涉長路。若非親家令嫂搭救。險些葬身魚鼈之口。寒門祖宗血食。亦將因之中斷。又蒙親家不棄。訂以婚姻。親自護送到此。越發令人感恩不盡。張老四早年也是江湖豪俠。長於應對。一見子敬爲人。忼爽知禮。不以富貴驕人。越覺女兒終身有靠。歡喜非凡。隨口謙遜了幾句。大家拜罷。起身落坐。雲從母親。終是想問出個詳細。見子敬連使眼色。心中又忍耐不住。便對子敬道。媳婦遠來。適才小二兒話。又沒說明白。也不知他住的房。對他心意。年輕人莫要委曲了他。你且陪親家說話。我領他看一看去。說罷。和張老四客套兩句。拉了玉珍。便往裏走。玉珍萬想不到自己配着這般如意郎君。偏偏公婆又是這般慈愛。早已心花怒放。明白婆婆言中之意。當即含笑起立。用手扶着雲從母親。往後面走去。雲從母親見他如此大方伶俐。也是喜愛得說不出口。婆媳二人。喜喜歡歡。入內不提。子敬雲從。又陪着張老四。看好了房子。擇好住所。遣退從人。雲從早忍不住淚如泉湧。重又上前跪下。把慈雲寺遇險逃出。多蒙玉珍搭救。二次遇見醉道人。點化作伐。贈劍脫險之事。詳說一遍。子敬雖有含養。也不禁紙情情深。心如刀割。淚流不止。當下重又謝了張老四幾句。因爲同行諸人。俱都廢命。各有從人留在重慶。異日難免不發生極大糾葛。覺得明說與隱瞞。兩俱不安。商量了一陣。還是暫時隱瞞爲是。大家想好了同一的言辭。下人早將酒飯備好。靜候主人吩咐。子敬知道天已不早。別人都用了飯。雲從本應親往各房。叔伯處叩見。因人

數太多。雲從又是歷遭顛沛之餘。好在大家友愛。視雲從如親生。可以不拘禮節。率性吃完了飯。再命人去請來團聚。計議已定。雲從母親命小三兒來說。酒飯已擺在內堂。請老爺少爺。陪着張親家老爺。入內用飯。子敬聞言。略一沉思。便邀張老四入內。雲從跟隨在後。一眼看見自己母親。兩眼哭得又紅又腫。知道玉珍已然稟明了實情。不禁傷心到了極點。早越步上前。母子二人。又是一場抱頭大哭。張氏父女。再三勸慰才罷。雖然大家都是想起前情。十分痛心。祇是事已過去。雲從依舊無恙回來。還得了一個美貌俠女爲妻。悲後生喜。俱都被涕爲笑。雲從玉珍是共過患難夫妻。子敬夫妻。又是洒脫的人。不拘束什麼形跡。邊談邊吃。王珍更是應對從容。有問必答。這一頓酒飯。到是吃得十分歡暢。等到吃完。業已將近午夜。子敬才想起祇顧大家談笑。還忘了給各位弟兄送一喜信。若是這事去請。大家就是睡了。也許得信趕來。漫說人數太多。雲從長途勞乏。不勝應對之繁。並且這般夜深。驚動老輩。也於理不合。決定還是明朝着雲從親自登門稟安爲是。主意想定。便和雲從母親說了。雲從母親聞言。不由噯呀一聲道。我們祇願說話。竟會忘了此事。別位兄嫂不要緊。惟獨他有個小性兒。平時就愛說些閑話。近來又有了喜。越發氣大。豈不招他見怪。子敬道。二嫂雖然糊塗。二哥到還明白。我弟兄九人。都讀書明理。今已天晚。其勢又不能命雲兒單去他一處。明日對大家說了詳情。縱然二嫂見怪。二哥也未必相信。隨他去吧。夫婦二人。便將此事揭過未提。子敬又和張老四聯坐密談。商量雲從夫妻合巹之事。直到三更過去。才行就臥。雲

從的母親。又撥了兩名丫頭。服侍玉珍。當晚就叫玉珍。和自己同臥。叫子敬父子。到外面書房去睡。父子婆媳。難免在床上還有許多話說。到了第二日早起。雲從起身。正準備去拜見各房尊長。洗漱剛完。便見僕人入報。各位老爺太太。駕到。子敬夫妻。也得着信。父子夫妻三人。慌忙迎了出去。衆兄弟妯娌。已滿面堆歡的走了進來。子敬見來的是大三五八位兄嫂。二四八九四房夫妻。還未來到。一面命雲從上前叩見。便要着人分頭送信。子敬的大哥子修笑道。老七。你不要張羅。我們先並不知雲兒回來。還是昨晚二更左右。你二哥哥着人挨家問詢。說有人見雲兒回來。老七可會着人送信不會。我猜定是雲兒回來太晚。你怕他一人走不過來。所以沒叫雲兒過去。我想雲兒長途勞乏。此次不考而歸。必有緣故。若叫他一家一家去問安回稟。未免太勞。所以我得了信息。忙着叫人分頭說與大家。吩咐今日一早。到你這裏吃飯團聚。又熱鬧。又省雲兒慌張。話反聽不完全。我來時順路喊了三弟五弟六弟。又叫人去催老二他們。想必一會就到了。子修是個長兄。人極正直。最爲弟兄們敬服。平素鍾愛雲從。不啻親生。雲從聽完了這一番話。忙上前謝過大爹的疼愛。剛剛起立。子敬的二哥哥子華。哥哥子範。八弟子執。九弟子中等。也陸續來到。祇子華是單身一人。餘者俱是夫婦回來。大家見禮已畢。子敬夫婦。問二嫂何不同來。子華臉上一紅。說道。你二嫂昨晚動了胎氣。今日有點不舒服。所以未來。雲從母親聞言。朝子敬看了一眼。說道。少時快叫雲兒看看他二娘。是怎麼了。又問子華。可請醫生看了沒有。子華祇是含糊其辭答應。雲從原是一

子承桃九房香烟。諸尊長俱都來到。忙着問安稟話。當時並未上子華家中去。全家團聚。自是十分歡樂。由雲從照昨晚商就辭句。當着諸尊長面前稟過。末後才由雲從母親。陪了諸妯娌入內。引了玉珍。上前拜見。外面也引見了這位新親家張四老爺。男女分做兩起飲宴。席後。雲從要往子華家中探病。又被子華再三攔住。說雲從初回。你二娘又沒什麼大病。改日再去不晚。雲從連請幾次。俱被子華攔住。一陣談說。不覺天晚。接連又是夜宴。席間大家商定。準在最近期中。擇吉與雲從夫妻合巹。直到夜深。才分別回去。第二日一早。雲從便到子華家中探病。祇見着子華一人。子華妻子崔氏。用言語推辭。並未見着。臨出門時。看見外面廂房門口。站定一人。目得猿背峯腰。面如傅粉。兩目神光閃爍不定。並不是子華家人。見雲從出來。便閃進房內去了。雲從當時也未做理會。順路又往各位伯叔家稟安。這些伯叔們。都是老年無子。除子華外。雲從每到一家。便要留住盤桓些時。直到夜深。才回家。雲從知道諸位伯母中。祇二娘崔氏。是續絃新娶。出身不高。與妯娌不合。恐父母不快。回去並未提說不見之事。末後又連去了兩次。也未見着。趕到雲從喜期。崔氏正在分娩期近。更不能來。這時老人家王福業。已着人喚回。雲從自經大難。早已灰心世事。因是師命。玉珍又有救命之恩。所以才遵命完姻。夫妻二人。雖是感情深厚。閨房之內。大家都是淡薄。每日也不再讀書。不是從着乃岳學習武藝。便是與玉珍兩人。按着醉道人傳的劍訣練習。雲從的父母伯叔。鑒於前次出門之險。他既無意功名。一切也自由他。過了不到一月。崔氏居然生下一子。

這一來周氏門中。又添了一條根芽。不但大家歡喜。尤其雲從更爲遂心。子華大張筵宴。做了三朝。又做滿月。親友得信來賀者。比較雲從完婚。還要來得熱鬧。玉珍完婚三日。會隨雲從。往各房拜見尊長。祇崔氏臨月。推託百天之內。忌見生人。連子華也不讓入內。祇許兩個貼身丫環。同一個乳母進出。玉珍先未在意。及至滿月這天。諸妯娌仍未得與崔氏相見。到了晚間回家。臨行之時。玉珍剛要上轎。一眼瞥見雲從前日所見的那個猿背峯腰的少年。不禁心中一動。回家問雲從。說是白天入席之前。也會見那人一面。大家都以爲是不常見面的親友。均未在意。自己却因我回家時。會見過那人住在二伯家內。覺着稀奇。席散時節。趁二伯一人送客回轉。便迎上前去。想問問那人。是何親友。爲何不與大家引見。說未兩句。便見二伯臉脹通紅。欲言又止。猛一回頭。看見那人正站離身旁不遠。用目斜視。望着自己。臉上神氣。不大好看。同時二伯也搭訕着走去。沒顧得問等語。玉珍聞言。忙着雲從。去請他父親進來。將前事說了。張老四聞言大驚道。照女兒所說。那人正是慈雲寺的黨羽。府上書香官宦人家。怎會招惹上這種歹人。雲從聞言也嚇了一大跳。忙問究竟。張老四道。我當初隱居成都。先還以爲智通是個有戒行的高僧。直到兩年以後。才看出他等無法無天。便想避開他們。一則多年洗手。積蓄無多。安土重遷。着實不易。且喜暫時兩無侵犯。也就遷延下去。有一天我同女兒去武担山打獵回來。遇見一夥強人。在近黃昏時。往廟內走進。

第二回

張老實三更探盜窟 周雲從千里走荒山

正有此人在內。彼此對面走過。獨他很注視我父女。第二日智通便着人來探我口氣。邀我入夥。來人一見面。就是開門見山的話。將我行藏道破。使我無法抵賴。經我再三謝絕。說我年老氣衰。武藝生疏。此時祇求自食其力。絕無他志。我又指天誓日。決不壞他廟中之事。走漏絲毫風聲。才將來人打發走去。後來我越想越覺奇怪。我青年時。雖然名滿江湖。但是祇憑武藝取勝。並非劍俠一流。智通本人不說。門下黨羽多通精劍術之人。要我何用。若說怕我知道隱密。不但似我道種飽憂患。有了閱歷之人。決不敢冒險去輕捋虎鬚。即使爲防備萬一。殺我滅口。也不費吹灰之力。祇猜不透他們用意。我比時雖未入夥。却同那知客僧了一談。談得很投機。時常往來。慢慢打聽出他們用意。才知是那入洩的機密。那人名叫碧眼香拂。閩小棠。是智通的義子。我和他師父南川大盜遊威。曾有幾面之識。我初見他時。才祇十四五歲。所以沒認出來。他却深知我的底細。並非要我入夥相助。乃是在廟門。看見珍兒起下不良之心。去與智通說了。打算做了同夥。再行由智通主持說媒。被我拒絕。雖未甘服。當時因他還有事出門。智通又因善名在外。不肯在成都附近生事。料我不敢妨他的事。閩賊已走。也就放開一邊。我知道了實情。深憂那裏萬難久居。驟然就走。又難保全。祇得隱忍。到時再說。一面暗中積蓄銀兩。打點棄家避開。又指菜園借

了些錢。把附近的地買了十來畝。竭力經營。故作長久之計。以免他們疑心。不久便隨你逃到此地。起初祇知閔賊出門作案。不想冤家路窄。下手之處。却在你家。這廝生就一雙怪眼。認人最真。祇要是他。早晚必有禍變。他起初師傅就很了得。如再從智通學了劍術。連我父女也非敵手。爲今之計。祇有裝作不理會。一面暗中稟明令尊。請他覲便問令伯。這廝怎生得與府上親近。便可知他來歷用意。我再暗中前往。認他一認。如果是他。說不得還要去請像令師這一流的人物來。才能發付呢。雲從恐父母聽了着急。還不敢實話實說。祇說見那人面生可疑。想知道他的來歷。和二伯有何瓜葛。子敬聞言嘆了口氣道。這事實在難說。當你中舉那年。不知怎的一句話。你二伯多了我的心。正趕你二伯母去世。心中無聊。到長沙去看朋友。回來便帶回了一個姓謝的女子。我們書香門第。娶親竟會不知女家來歷。豈非笑話。所以當時說是討的二房。過了半年多。才行扶正。由此你二伯家中。便常有生人來往。家人祇知是你二伯的內親。我因你二伯對我存有芥蒂。自不便問。你大伯他們到問過幾次。你二伯祇含糊答應。推說你二伯母出身小戶人家。因他德行好。有了身孕。才扶的正。那些新親。不善應對。恐錯了禮節。不便與衆弟兄引見。你諸位伯叔。因你二伯。也是五十開外的人了。寵愛少妻。人之恆情。每次問他。神氣很窘。必有難言之隱。老年弟兄。不便使他爲難。傷了情感。至多你二伯母出身卑下。妻以夫貴。入門爲正。也就不聞不問。及至你這次出門。你二伯母將他家中用人多年的女僕遣去。那女僕本是我們一個遠房本家寡婦。十分孤

苦無所依歸。我便將他留了下來。被你二伯母知道特地趕上門來不依。說那女僕如何不好。不准收留。當時差點吵鬧起來。你母親顧全體面。祇得給那女僕一些銀子。着他買幾畝田度日。打發去了。據那女僕說。你這二伯母初進門時。曾帶來兩個丫頭。隨身祇有一口箱子。分量很重。有一天無意中發現那箱子中。竟有許多小弓小箭。和一些兵器。不久他連前房用的舊人。一起遣去。內宅祇留下那兩個丫頭。二伯問他。他祇說想節儉度日。用不着許多人侍候。他娘家雖有人來。到不和她時常見面。除此便是性情乖謬。看不起人。與妯娌們不投緣罷了。雲從聞言。便去告知張老四。張老四沉思了一會。囑付玉珍。雲從雖然早晚用功。頗有進境。但是日子太淺。和人動手。簡直還談不到。醉仙師賜的那口寶劍。不但吹毛斷鋼。要會使用。連普通飛劍全能抵禦。務須隨時留心。早晚將護才好。到了第二日晚間。張老四特意扮作行人。帶了面具。親身往子華家中探看。去時正交午夜。祇上房還有燈光。張老四暗想產婦現已滿月。無須徹衣服侍。這般深夜。如何還未熄燈。大敵當前。不敢疎忽。使出當年輕身絕技。一連幾縱。到了上房屋頂。耳聽室內有人笑語。用一個風飄落葉身法。輕輕縱落下去。從窗房縫中。往室內一看。祇有子華的妻子謝氏一人。坐在床上。打扮得十分妖艷。床前擺有一個半桌。擺着兩雙杯筷。酒肴還有熱氣。張老四心中一動。暗喊不好。正要撤步回身。猛聽腦後一陣金刃劈風的聲音。張老四久經大敵。知道行蹤被人覺察。不敢迎敵。將頭一低。脚底下一墊勁。鳳凰展翅。橫縱出去三五丈遠近。接着更不怠慢。黃鵠冲天。脚一

點便縱出牆外。耳聽颼颼兩聲。知是敵人放的暗器。不敢再爲逗留。急忙施展陸地飛騰功夫。往前逃走。且喜後面的人。祇是一味窮追。並不聲張。張老四恐怕引鬼入宅。知道自己來歷。貽禍雲從。祇往僻靜之處逃走。起初因爲敵人脚程太快。連回頭緩氣的功夫都沒有。及至穿過一條叉道。跑到城根。縱上城去。覺得後面沒有聲息。回頭一看。城根附近一片草坪上。有兩條黑影。正打得不可開交。定睛一認。不由叫聲慚愧。那兩人當中。竟有一個。和自己同一打扮。一樣也戴着面具。穿着夜行衣服。那一個雖因縱躍如飛。看不清面目身材。竟和前年所見的那個碧眼香拂。閔小棠相似。使的刀法。也正是他師父遊威的獨門家數。本想上前去助那穿夜行衣服的人一臂之力。後來一想不妥。自己原恐連累女婿。才不敢往家中逃走。難得湊巧。有這樣好的替身。他勝了不必說。省去自己一分心思。敗了敵人認出那人面目。也決不知自己想和他爲難。權衡輕重。英雄肝胆。到底敵不了兒女心腸。正待擇路行走。忽見適才來路上。飛也似的跑來一條黑影。加入閔小棠。雙戰黑衣人。這一來張老四不好意思再走。好生爲難。終覺不便露面。想由城牆上繞下去。暗中相助。剛剛行近草坪。未及上前。便聽那黑衣人喝道。無知狗男女。你也不打聽。打聽俺夜遊太歲齊登。是怕人的麼。一言未了。閔小棠早跳出了圈子去。高喊雙方住手。是自己人。那夜行人又喝問道。俺已道了名姓。我却認得你二人是誰。休想和將才一般。用暗器傷人。不是好漢。閔小棠道。愚下閔小棠。和貴友小方朔神偷吳雲。威鎮乾坤一枝花玉王兒。俱是八拜之交。這位女英雄也。

非外人。乃是王玉兄的令妹。白娘子王珊珊。若非齊兄道出大名。險些傷了江湖義氣。我和珊妹。因近年流浪江湖。委實乏了。現在峨眉崑崙。這一班假仁假義的妖僧妖道。又專一和江湖中人爲難。連小弟義父智通大帥。都沒奈何他們。公然做案。他們必來着厭。恰好珊妹在長沙遇見一個老不死心的戶頭。着實有很大的家財。便隨了戶頭回來。本想當時下手。又偏巧珊妹懷了身孕。那戶頭是個富紳。九房祇有一個兒子。還不是他本人親生。前月珊妹分娩。生了一個男孩。樂得給他來個文做。緩個三二年下手。一則可避風頭。二則借那戶頭是個世家大戶。遇事可以來此隱匿。不料近日又起變化。遇見一個與我們作對的熟人。祇不知被他看出沒有。主意還未拿定。須要看些時再說。好在那廝雖是父女兩人。却非我等敵手。如果發動得快。一樣可以做一樁好買賣。到底田地房產。還是別人的。擯他不動。不如文做。趁着他們九房人聚會之時。暗中點他的死穴。不消兩年。便都了帳。可以不動身色。整個獨吞。今晚看齊兄行徑。想是短些零化。珊妹頗有資財。齊兄用多少。祇說一句話便了。齊登人極沈鸞。等閑小棠一口氣將話說完。才行答道。原來是閔兄和王玉兄的令妹。小弟聞名已久。果然話不虛傳。濟才無知。多有得罪。恭喜二位做得這樣好買賣。此眉派非常猖獗。小弟縱橫江湖。後來獨行獨往。未曾遇見對手。近來也頗吃兩個小輩的虧苦。心中氣忿不出。現在有人引進到華山去。投在烈火祖師門下。學習劍術。尋找他們報仇。路上誤遭瘴毒。病了兩月。行到此地。盤川用盡。此去到並不須多錢。祇夠路上用費足矣。閔小棠與王珊

珊同聲說道。此乃小事一端。本當邀齊兄到家一敘。因耳目不便。我等出來時已不少。恐人覺查。請齊兄原諒。待我等回去。將川資送來如何。齊登道。我們俱是義氣之交。又非外人。無須拘禮。二位祇管回去。川資就請閔兄交來。小弟愧領就是。說罷。閔王二人。便向齊登道歉。走去。一會。閔小棠單身送來了一個包裹。交與齊登。大概送的金銀不少。齊登謙謝。便行收下。閔小棠又要親送一程。齊登執意不肯。才行分別走去。齊登原是在安順銅仁一帶作案。路遇諸葛警我。從關索嶺採藥回山。吃了大虧。幸得見機。沒有廢命。齊登立誓此仇不報。決不再作偷盜之事。誰知路上生了一場大病。行至貴陽。待要往前再走。錢已所餘無幾。重爲馮婦。又背誓言。心中煩悶。進城尋了一家酒鋪。買了些酒肉。獨個兒往黔靈山麓無人之處。痛飲吃飽。想了想。這般長路。無銀錢還是不行。借着酒興。換了夜行衣。恐萬一遇見熟人。異日傳成笑柄。便將面具也戴上。趁着月黑天陰。越城而入。一看前面是一片草坪。盡頭處有一條很彎曲的小巷。正要前進。一爲飲酒過量。貴州的黃麵。後勁甚烈。起初不甚覺得。被那冷風一吹。酒湧上來。兩眼迷忽。覺着要吐。打算嘔吐完了。再去尋那大戶人家。下手。剛剛吐完。猛覺身後一陣微風。恍惚見一條黑影一閃。未及定眼注視。巷內竄出一人。舉刀就砍。這時齊登心中已漸明白。見來人刺法甚快。不及湊手。先將身往前一縱。再拔出刀來迎敵。兩人便在草坪上爭鬪起來。閔小棠本從智通學會一點劍術。雖不能飛行自如。也甚了得。因爲昨日遇見熟人。晚間便來了刺客。張氏父女。和周家關係。早從子華口中探明。便疑心來

人定與張氏父女有關。所以緊追不捨。仗着脚程如飛。想追上生擒。辨認面目。問明來因。再行處死。偏巧一出小巷。便見敵人停了脚步。先後兩人。俱是一般身材打扮。所以他並不知這人。並非先前奸細。及至打了半天。各道名姓。竟是聞名已久的好友。彼此忙中有錯。忘了提起因何追趕動手之事。自己如以為無心中結納了一個好同黨。萬不料適才刺客。已將隱祕得去。張老四等他二人走後才敢出面。暗想幸虧自己存了一點私見。如果冒昧上前。一人獨敵三個能手。準死無疑。如今詳情已悉。自己越裝作不知。敵人下手越慢。因為出來已久。恐女兒担心。耳聽析聲。已交四鼓。便繞道回來。果然玉珍已將父親夜探敵人之事對雲從說知。正準備跟蹤前往接應。一見張老四回來。夫妻二人才放了心。忙問如何。張老四連稱好險。把當時的事。和自己主意。對雲從夫妻說了。命雲從暫時裝作不知。最好借一個題目。少往諸伯叔家去。聽敵人口氣。對我們尚在疑似之間。此時我就出門。容易遭疑。你可暗稟令尊。說我在江湖仇人太多。怕連累府上。可從明日起。逐漸裝作你父母夫妻。對我不好。故意找錯冷淡我。過個一月半月。裝作與你們爭吵。責罵珍兒女生外向。負氣出走。對方自昨晚鬧了刺客。必然每晚留心。說不定還再如此窺探。不到真正侵犯。千萬不可迎敵。他見我等既不去探他動靜。又不防備。決以為珍兒沒。有認清。最近期內。他要避峨眉山派追尋。必不下手。我却徑往成都。去尋令師。尋不見便尋邱四叔。轉約能人。來此除他。最妙不過。大家商議已定。分別就路。閔少棠王珊珊兩個淫惡。等了三天。不見動靜。竟把刺客着落在齊

登身上終還不甚放心。第四日夜間。到雲從家中探了一次。見本家通沒做理會。便自放心走去。子敬並不知個中真相。一則因張老四是全家恩人。加上相處這些日來。看出張老四。雖是江湖上人。其言行動作。應該有粗鄙情形。那知却一點都不粗鄙。兩人談得非常投機。故由親家又變成了莫逆至好。那裏肯放他走。說是縱有仇家。你祇不常出門。也是一樣隱避。何必遠走。再三不肯。經張老四父女和雲從再三陳說利害。雲從母親。祇此一子。畢竟胆小怕事。才依了他們。子敬終是怕人笑話。忘恩負義。做不了假。結果先是過了半月。由張老四借故挑眼。和玉珍先爭吵了兩句。雲從偏向妻子。也和乃岳頂嘴。雙方都裝出啞氣神態。接連鬧了好幾回假意氣。周家雖是分炊。等於聚族而居。弟兄們又常有聚會。家中下人又多。漸漸傳揚出去。各房都知他翁婿不和。前來勸解。張老四更是人來瘋。逢人說女生外向。珍兒如何不對。鬧得一個好女婿。都不孝敬他了。自己雖然年邁。憑這把力氣。出門去挑葱賣菜。好歹也掙一個溫飽。誰希罕他家這盤嘔氣飯吃。有時更是使酒罵座。說些無情理的話。鬧不多日。連這一班幫他壓服雲從夫婦的各房伯叔。都說是當老輩的太過於。並非小輩的錯。內中更有一兩個稍持門第之見的。認爲自己這等世家。竟與種菜園子的結了親。還不是因爲救了雲從一場。如今他有福不會享。却成天和女兒女婿吵鬧。想是他命中祇合種菜吃苦。沒福享受這等豐衣足食。先還對他敷衍。後來人都覺他討厭。會愛理他。張老四依舊不知趣似的。照樣皮氣發得更凶。子敬知道一半用意。幾次要勸他不要如此。都被

雲從攔住。張老四終於負氣。携了來時一個行李捲。將周家所贈。全行留下。聲稱女兒不孝。看破世情。要去落髮出家。鬧到這步田地。子敬不必說。就連平日不願意張老四的人。也覺傳出去是個笑話。各房兄弟。齊來勸解。張老四暫時被衆人攔住。祇冷笑兩聲。不發一言。也不說走。等到衆人晚飯後散去。第二日一早。張老四竟是攜了昨日行囊。不辭而別。玉珍這才哭着要雲從派人往各處廟宇尋找。直鬧了好幾天才罷。這一番假鬧氣。做得很像。果然將敵人瞞過。雲從夫婦。照醉道人所傳劍訣。日夜用功。他雖是出身膏粱富厚之家。嬌生慣養。當不起天生異稟。一點便透。自經大難。感覺人生脆弱。志向非常堅定。閨中有高明人指點。又得峨眉真傳。連前帶後。不過三數月光景。已是練得肌肉充實。骨體堅凝。別的武藝。雖還不會。輕身功夫。已有了根柢。一柄霜鏢劍。更是用峨眉初步劍法。煉得非常純熟。就連玉珍。也進步不少。夫妻二人。每日除了煉劍之外。眼巴巴盼着張老四到成都去。將醉道人請來。除去害外。還可學習飛劍。誰知一去月餘。毫無音信。到是玉珍自從洞房花燭那天。便有了身孕。漸漸覺着身子不快。時常嘔吐。經醫生看出喜脈。全家自是歡喜。玉珍受妊。子敬夫妻恐動了胎氣。不准習武。祇雲從一人。早晚用功。雲從因聽下人傳說。二老爺那裏。現時常有不三不四的生人來往。張老四久無音信。也不知尋着醉道人沒有。好生着急煩惱。有一天晚上。夫妻二人。正在房中夜話。忽然一陣微風過處。一團紅影。穿窗而入。雲從大吃一驚。正待拔出劍來。玉珍已看出來人。忙喊休要妄動。是自己人。雲從一看。來人是個女子。年約

三十多歲。容體健碩。穿着一身紅衣。手裏拿着一個面具。肋懸兩柄短劍。背上斜插着一個革囊。微露出許多三棱鋼尖。大約是暗器之類。舉動輕捷。顧盼威猛。玉珍經來人引見道。這位是我姑姑。江湖上有名的老處女。無情火張三姑姑。說罷。便叫雲從一同上前叩見。張三姑道。姪婿。不要多禮。快快起來說話。三人落坐之後。玉珍道。八年不見。聞得姑姑。已拜了一位女劍仙爲師。怎生知道姪女嫁人在此。三姑道。說起來話長。我且不走呢。姪婿。是官宦人家。我今晚行逕。不成體統。且說完了要緊話。我先走去。明日再雇轎登門探親。以免啓人驚疑。玉珍心中一動。忙問有何要事。三姑道。姪女休要驚慌。我八年前。武担山附近。和你父女分手後。仍還無法無天。作那單人營生。一天行在湘江口岸。要劫一個告老官員。遇見衡山金姥姥。將我制服。因見我雖然橫行無忌。人却正直。經我一陣哀懇。便收歸門下。同門原有兩位師姊。後來師父又收了一個姓崔的師妹。人極聰明。資質也好。祇是愛鬧個小巧。捉弄人。我不該犯了皮氣。用重手法。將他點傷。師父怪我以大欺小。將我逐出門牆。要在五年之內。立下八百外功。沒有過錯。才準回去。祇得重又流蕩江湖。管人閒事。因爲我雖在劍仙門下。師父嫌我性情不好。劍法未傳。不能身劍合。一如今各派互成仇敵。門人衆多。不比昔日。祇是和江湖上人交手。所以十分留心。上月在貴州入川邊界上。荒野之中。遇見你父親。中了別人毒箭。倒臥在地。堪堪待死。是我將他攆到早年一個老朋友家中。用藥救了有半月光景。才將命保住。他對我說起此間之事。我一聽。就說他辦得不對。姪婿是富貴人家。

嬌生慣養。醉師叔是峨眉有名劍仙。既肯自動收姪婿爲徒。他必看出將來有很好造就。豈是中道夭折之人。遇見家中發生這種事。就應該自己親身前往成都。拜求師尊到來除害才是。豈可畏懼艱險。你父親早年仇人甚多。却叫他去跋涉長路。姪婿雖然本領不濟。按着普通人由官道舟車上路。並不妨事。反是你父親。却到處都是危險。就算尋到醉師叔。也必定怪姪婿畏難苟安。缺少誠敬。不肯前來。怎麼這種過節。都看不到。你父親再三分辯。說姪婿父母九房。祇此一子。決不容許單身上路。又恐敵人伺機下手。一套強辭敷衍。我也懶得答理。因多年未見姪女。配的是書香之後。峨眉名劍仙的門人。極欲前來探望。又因你父親再三懇託。請我無論如何。都得幫忙。最好先去成都。尋見醉師叔。婉陳詳情。請他前來。又說醉師叔。如何鍾愛姪婿。決不致於見怪等語。我看他可憐。因他還受了掌傷。須得將養半年。才免殘廢。我將他託付了我的好友。便往成都碧筠庵去。見着醉師叔。門下松鶴二道童。才知慈雲寺已破。醉師叔雲遊在外。那裏原是別院。說不定何時回來。回來便要帶了松鶴二童。同往峨眉。我將來意說了一想。慈雲寺瓦解。這裏祇有閔少棠王珊珊兩個淫賊。估量我能力。還能發付。等了兩三天。又去問過幾次。果不出我之所料。這後一次。醉師叔竟然回來。走去聽松鶴二兒說。醉師叔聽了這裏的事。祇笑了笑。道。你周師弟。畢竟是富貴人家子弟。連門都懶得出。還學什麼道。你傳話給張三姑。叫他回去。說你師弟雖然今生尚有凶險。祇是若做富貴中人。壽數却大着呢。凡事有數。窮極則通。久而自了。松鶴二童。關心同門。把詳

情對我說了。我一聞此言。祇路遇熟人。給你父親帶了個口信。便趕到此地。日裏住在黔靈山水簾洞內。夜裏連去你二伯父家。探了數次。本想能下手時。便給你家除去大害。再來看望你夫婦。誰知到了那裏。一看。閔王兩淫惡。還可對付。因為慈雲寺一破。一些奉派在外的餘黨。連明帶暗。竟有十三四個能手在那裏。你二伯父迷戀王珊珊。任憑擺佈。做人傀儡。對外還替他們隱瞞。祇說是他妻子娘家鄉下來了兩個親戚。其實連他自己。也不知來了多少人。如今鬧得以前下人。全都打發。用的不是閔賊同黨。便是手下夥計。所幸他們至今還不知姪婿這面。有了覺察。因避峨眉耳目。準備先將家中現有金銀。運往雲南大竹子山。一個強盜的山寨中存放。然後再借着你二伯家隱身。分赴外縣偷盜。末了再借公宴爲由。用慢功暗點你全家死穴。你全家主要數十人。便於人不知鬼不覺中。陸續無疾而終。最後才除去你的二伯。王珊珊母子。當然承襲你家這過百萬的家業。逐漸變賣現錢。再同往大竹子山去盤踞。你道狠也不狠。我見衆寡不敵。祇得避去。想了想。非由姪婿親去。將醉師叔請來。餘人不是對手。他們雖說預備緩做。但是事有變化。不可不防。我一人要顧全你全家。當然不成。若單顧你父母妻子。尚可勉爲其難。意欲由姪婿親去。我明日便登門探親。搬到你家居住。以便照護。至於姪婿上路。祇要不鋪張。異派劍仙。雖然爲惡。無故絕不願傷一無能之人。普通盜賊。我自能打發。天已不早。我去了。明早再來。助姪婿啓程。說罷。將脚一頓。依舊一條紅影。穿窗而去。雲從夫婦。慌忙拜送。已然不知去向。因聽張老四中途受傷。夫妻二

人越加焦急。玉珍尤其傷心。因爲三姑性情古怪。話不說完。不許人問。等到說完。已然走去。不會問得詳細。好不懸念。知道事在緊急。雲從不去不行。又不敢將詳情告知父母。商量了一夜。第二日天一亮。便叫進心腹書童小三兒。如有女客前來探望少太太。不必詳問。可直接請了進來。一面着玉珍暗中收拾一間臥室。自己還不放心。請完父母早安。便去門口迎候。不多一會。老處女無情火張三姑。扮成一個中等人家婦女。攜了許多禮物。坐轎來到。雲從慌忙迎接進去。稟知父母。那轎夫早經開發囑付。到了地頭。自去不提。子敬夫妻。鍾愛兒媳。聽說來了遠親。非常看重。由雲從母親和玉珍。婆媳二人招待。雲從請罷了安。硬着頭皮。背人和子敬商量。說是在慈雲寺遭難時。許下心願。如能逃活命。必往峨眉朝山進香。回來侍奉父母。不敢遠離。沒有提起。連日得夢。神佛見怪。如再不去。必有災禍。子敬雖是儒生。夫妻都誠虔信佛。無巧不巧。因爲日間籌思雲從朝山之事。用心太過。晚間便作了一個怪夢。醒來對妻子說了。商量商量。神佛示兆。必能保佑雲從。路上平安。還是準他前去。雲從聞知父母答應。便說自家担個富名。這次出門。不宜鋪張。最好孤身上路。既表誠心。又免路上匪人覬覦。子敬夫妻自是不肯。雲從又說自己練習劍術。據媳婦說。十來個通常人。已到不了跟前。這些家人。不會武藝。要他隨去何用。當時稟明父母。悄悄喚了七八個家人。在後院中各持木棍。和雲從交手。子敬夫妻見雲從拿着一根木棍當劍。縱躍如飛。將衆家人一一跌倒。自是歡喜。雲從又各賞了一些銀子。吩咐對外不許張揚出去。說主人會武。子敬夫妻終

嫌路上無人扶持。雲從力說無須。祇帶了小三兒一人。又重重託了張三姑。照看父母妻子。然後拜別父母起身。循着貴蜀驛道上路。因為想歷練江湖。走到傍晚入店。便打發了轎子。步行前進。走了有四五天。俱不會有事。最後一日。行至川滇桂交界。走迷了路。誤入萬山叢裏。想往回走。應往西北。又誤入東南。越走越錯。眼看落日。山四圍亂。山雜沓。到處都是叢林密莽。蔽日參天。薄暮時分。猿啼虎嘯。怪聲時起。休說小三兒胆戰心驚。雲從雖然學了一些武藝。這種地惡山險的局面。也是從未見過。也未免有些胆怯。主僕二人。一個拔劍在手。一個削了一根樹枝。拿着壯胆。在亂山叢裏。像凍蠅鑽窗般亂撞。走不出去。頭上天色。却越發黑了起來。又是月初頭上。沒有月色。四外陰森森的。風吹草動。也自心驚。又走了一會。雲從還不怎樣。小三兒已坐倒在地。直喊周身疼痛。沒法再走。幸得路上小三兒。貪着一個打尖之處。臘肉比別處好吃。買了有一大塊。又買了許多鍋魁。(川貴間一種麵食)當晚吃食。還不致發生問題。雲從覺着腹餓。便拿出來。與小三兒分吃。小三兒直喊口渴心煩。不能下嚥。想喝一點山泉。自己行走不動。又不便請主人去尋取。痛苦萬分。雲從摸他頭上火熱。周身也暴滾燙。知已勞碌成病。好不焦急。自己又因吃些乾鹹之物。十分口渴。便和小三兒商量。要去尋水來喝。小三兒道。小人也是口渴得要死。一則不敢勞動少老爺。二則又不放心一人前去。同去又走不動。正為難呢。雲從道。說起來都是太老爺給我添你這一個累贅。我這幾個月。練武學劍。着實不似從先。起初還不覺得。這幾日一上路。才覺出要沒有你。我

每日要多走不少的路。走這半天。我並不累。今天憑我脚程。就往錯路走。也不怕出不了山去。你如是不害怕。你祇在這裏。不要亂走。我自到前面去尋溪澗。與你解渴。這時小三兒已燒得口中發火。支持不住。也不暇再計別的。把頭點了點。雲從一手提劍。由包裹中取了取水的瓶兒。又囑付了小三兒兩句。借着稀微星光。試探着朝前走去。且喜走出去沒有多遠。便聽泉聲聒耳。轉過一個巖角。見前面峭壁上。掛下一條白光。行離峭壁。還有丈許。便覺雨絲微濛。直撲臉上。涼氣逼人。知是一條小瀑。正恐近前接水。會弄濕衣履。猛着脚下不遠。光影閃動。潑援之聲。響成一片。定睛一看。細瀑降落之處。正是一個小潭。幸得適才不會冒昧前進。這黑暗中。如不留神。豈不墜落潭裏。水泉既得好。好不忻喜。便將劍尖柱地。潭着劍上照出來的寒光。辨路下潭。自己先喝了幾口。果然入口甘涼。震齒。灌滿一瓶。忙卽回身。照着來路轉去。這條路尙不甚難走。轉過崖角。便是平路。適才走過。更爲放心大胆。如飛回到原處。一看。行囊都在。小三兒却不知去向。雲從先恐他口渴太甚。又往別處尋水。他身體困乏。莫不倒在那裏。接連喊了兩聲。不見答應。心中大驚。祇得放下水瓶。邊走邊喊。把四外附近。找了個遍。依然不見蹤影。天又要變。黑得怕人。連星光通沒一點。一會又刮起風來。樹聲如同潮湧。大有山雨欲來之勢。雲從恐怕包裹被風吹去。取來揹在身。上。在黑暗狂風中。高一脚。低一脚的。亂喊亂走。風力甚勁。迎着風。張口便透不過氣來。背風喊時。又被風聲擾亂。且喜那柄霜鐔劍。天色越暗。劍上光芒。也越加明亮。雲從喊了一陣。知是徒勞。祇是憑借劍上二

三尺來長一條光華。在風中掙扎尋我。不知怎的一來。又把路徑迷失。越走越不對。因在春天。西南天氣暖和。雲從雖祇一個不大的隨身包裹。但是裏面有三二百兩散碎銀子。外加主僕二人一個裝被褥和雜件的大行囊。也着實有些分量。似這般險峻山路。走了一夜。就算雲從學了劍訣。神力大增。在這憂急驚恐的當兒。帶着這些累贅的東西。一夜不會休息。末後走到一個避風之所。已勞累得四肢疲軟。不能再走。暗想黃昏時分。會聽許多怪聲。又刮那樣大風。小三兒有病之身。就不被怪物猛獸拖去。也必墜落山澗。身爲異物。祇是不知一個實際。還不死心。準備挨到天明。再去尋他蹤跡。此時迷了路徑。劍光所指數尺以外。不能辨物。且歇息歇息。再作計較。便放下行囊。坐在上面。又累又急。環境有那麼可怕。那敢絲毫合眼。祇一手執緊霜鐔劍柄。隨時留神。觀察動靜。山深夜黑。風狂路險。黑影中時時覺有怪物撲來。似這樣草木皆兵的。把一個奇險的後半夜度去。漸漸東方微明。有魚肚色現出。風勢也略小了些。才覺得身上奇冷。用手一摸。業已被雲霧之氣浸濕。冷得直打寒噤。雲從先不顧別的。起路定睛辨認四外景物。這一看。差一點嚇得亡魂皆冒。原來他立身之處。是一塊丈許方圓的平石。孤撐出萬丈深潭之上。上倚危巖。下臨絕壑。一面是撐大峭壁。那三面都是如朵雲凌空。不著邊際。祇右方有一尖角。寬才尺許。近尖處。與右崖相隔甚近。兩面中斷處。也有不到二尺空隙。似續若斷。因有峭壁攔住風勢。所以那裏黑風。除這尺許突尖外。與環峯相隔。最近的也有丈許。遠的數十百丈之遙。往下一看。潭半白雲滄莽。被風一吹。

如同在濤起伏。看不見底。

第三回

舉步失深淵暮夜冥冥驚異嘯

揮金全孝子風塵莽莽感知音

祇聽泉聲奔騰澎湃。雲從立脚之處最高。見低處峯巒。僅露出一些峯尖。如同許多島嶼。在雲海中出沒。有時風勢略大。便覺這塊大石。搖搖欲墜。似欲離峯飛去。不由目眩心搖。神昏胆戰。那敢久停。忙着攜了行囊包裹。走近石的左側。一夜憂勞。初經絕險。平時在家習武。一縱便是兩三丈的本領。竟會被這不到兩尺寬跬步可卽的鴻溝限住。一絲也不敢大意。離對崖邊還有兩三尺。便即止步。將劍還匣。先將行囊用力拋了過去。然後又將小包裏丟過。這才試探着往前又走了兩三步。然後縱身而過。脫離危境。驚魂乍定。才往巖邊又看了一看。暗想昨晚拿劍觸地。一路亂走。祇是實地使過。會記有一空隙。劍光照見是一條尺多寬的溝。祇顧隨便跨了過去。恰好走的正是離對面大石極近之處。當時若非勞累已極。不能再走時。稍一多走兩步。隨便墜萬丈深潭。怕不粉身碎骨。想到這裏。又急出了一身冷汗。覺出有點頭暈。不敢再看。待去尋小三時。不知路徑。應如何走法。高喊了幾聲。不見答應。默想昨晚來路以爲再往前越走越遠。便回頭覓路。且喜這條來路。到甚平坦。祇是路甚曲折。樹木也不甚多。還是且走且喊。走來走去。忽看前面兩面巖獨立。出口路分左右。時聞一股幽香。隨風襲人。站定想了想。想出該往右巖轉走。

這巖左半支出路側。右半却是凹縮進去。雲從剛剛往巖右轉過。便見滿山滿崖。俱是奇花老松。紅紫芳菲。蒼翠欲流。對巖一片大平坡。萬千本梅花。雜生於廣原豐草之間。花城如雪。錦障霏香。時有鳴禽。翠羽啁啾飛翔。巖上飛瀑流泉。匯成小溪。白石如英。清可見底。溪水潺湲。與泉響松濤交應。頓覺悅耳爽心。精神一振。若非關心小三兒憂危。幾乎流連不忍遽去。沿溪行完巖逕。轉入一個山環。走到一處峭壁底下。這山谷裏面。陂陀起伏。豐草沒脛。山勢非常險惡。有松梅之屬。雜生巖隙。比起來路景物清華幽麗。相去何止天淵。雲從一路喊走。還不時回望海林景緻。正行之間。猛聽頭上面鼻息咻咻。抬頭一看。離頭三四尺高處盤石上面。正扒伏一個吊睛白額大虎。渾身黃繡。彩色斑斕。瞪着一雙金光四射黃眼。看看雲從。張開大嘴發威。雲從幾會見過這個。嚇得那敢再看第二眼。拔步便跑。逃出有半箭之地。忽聽那虎在後面。一聲狂嘯。登時山鳴谷應。腥風大作。四外豐草。如波浪一般。滾滾起伏。定睛一看。怕沒有百十條大虎。由草叢中跑了出來。雲從匆忙逃走。包裹行囊。竟會忘了卸下。跑起來十分累贅。等到想起卸下。那些大虎。已分四方八面。包圍上來。雲從心胆皆裂。眼看無路可逃。猛的靈機一動。暗想死生有命。自己雖不比劍俠一流。據妻子玉珍說。因為師父劍訣。是峨眉真傳。數月功夫。通常數十人。休想近前。尤其這一口霜鐔劍。吹毛過鐵。枉是學了本領。何不拚他一拚。想到這裏。不等那虎近前。先將寶劍舞起。那劍映着日光。分外顯得青光閃閃。晶瑩生輝。那些虎羣。本已近前。作勢待撲。見了這般形像。想是知道利害。那頭一條

大虎吼了兩聲。首先旋轉身軀退去。其餘衆虎也都分別竄入豐草之中。轉眼沒了踪影。雲從知是師父寶劍之力。胆氣爲之一壯。這時才覺腹中肌餓。因爲所剩食物不多。不知今日能否出山上路。又怕尋着小三兒沒有吃的。忍着腹飢。揣了行囊前進。滿想小三兒如果未死。祇須尋着昨晚瀑布之所。便可跟踪尋覓。誰知直走到午牌時分。雲從心急如焚。施展輕身功夫。且跑且喊。也不知翻了多少崇山峻嶺。登高四望。慢說小三兒。連那昨日黃昏時分所見的景緻。都看不到。被他四路亂跑。越走越遠。走到午後周身疲乏。飢火中燒。沒奈何將昨日所剩的吃食取出一看。還剩有七個鍋魁。斤許臘肉。各吃了一小半。略解肚飢。喝了一些山泉。歇息了一會。太陽業已啣山。知道不特小三兒尋找不着。今晚恐怕也難走出山去。不得不預爲準備。祇好掙扎上路。這次兩俱絕望。且先尋了落脚住處再說。走不多遠。便見山巖旁有一石洞。入內一看。洞裏到甚乾淨。便將被褥打開鋪好。出洞時已近黃昏。往附近高處觀望。還作那萬一之想。觀望了一會。仍是毫無朕兆。下山時節。猛見道旁樹林內。一條黑影一閃。雲從驚弓之鳥。連忙舉劍準備。定睛看時。一只蒼背金髮。似猿非猿的東西。如飛從林中竄出。疾若飄風。轉眼間縱到對面峯後去了。雲從因他不來侵犯。祇受了點虛驚。準備回洞安歇。猛覺腳底下踏着一樣軟棉棉的東西。低頭一看。正是小三兒穿的一件外衣。不知被什麼東西撕破。上面留有血跡爪印。腥氣撲鼻。適才又見那許多大虎。知他準死無疑。想起自幼相隨。這次跋涉長路。辛苦伏侍。何等忠心。悔不該不由官道坐轎馬走。害他葬

身虎口。不禁痛哭起來。讀書人畢竟有些酸氣。他見小三兒死去。祇剩一件血衣。沒有尸骨。便想用劍掘土埋了。當作坟墓。那劍何等鋒銳。觸石如粉。不消一會。便埋了血衣。雲從又用劍。在山石上。劃了義僕小三衣塚。六個大字。一切做完。又是夕陽落山。暝色向暮。不敢再像昨日莽撞夜行。獨個兒空山弔影。蹣跚涼涼。回到洞中坐定。才想起這裏野獸甚多。此洞焉知不是他的巢穴。少時睡着。前來侵害。如何是好。再走勢有不能。而且那裏都不是安樂之地。籌算了一會。又往洞外去搬了許多大小石塊。當洞門堆了兩個石堆。擺放一前一後。特意做得不牢固。一碰便倒。以便夜中聞聲驚覺。將石堆好。委實力盡精疲。再也不能動轉。因為連日連夜辛勞。身一落地。便睡得和死了過去一般。一夢非常酣適。忽覺有東西刺眼。醒來一看。早晨陽光。正斜射到臉上。洞門口石堆。還是好好的。暗想自己昨晚竟睡得這樣香法。且喜沒有出事。覺着腹中肌餓。且先不管他。略揉了揉眼睛。伸了伸懶腰。手提着劍。走出洞去一看。洞門接近處。竟伏了一地的斑斕大虎。這一驚非同小可。連忙舉劍縱身時。見那些虎。都不怎動彈。留神一看。滿地都是血跡。心肝五臟。灑了一地。那些虎個個腦裂腸流。傷處都在腦背兩處。雖然死去。却都是扒伏在地。沒有倒臥的虎。目圓睜。威猛如生。那虎何等凶惡。尚且死了這些。那殺虎東西。必定比虎還要利害十倍。昨晚迭經猛虎怪獸之險。自己竟絲毫不覺。安然渡過。不由越想越怕。知道這裏。又不是善地。連東西都不顧得吃。回洞取了隨身包裹。算計小三兒決無生理。擇那輕便得用之物帶了。餘者連行囊都不要。省得上

路累贅。二次出洞。忽見洞口遺有一個提籃。籃裏盡是些松榛杏子。同許多不知名的山菓。好似採摘未久。有的還帶着綠葉。算計是販賣菓子的小販。山行至此。爲虎所傷。遺留在此。昨晚入洞。天色向晚。不會發現。自己正愁食物祇夠一頓。心中焦急。這滿滿一提籃。也足敷三四日之用。左就無主之物。便用手提了。繞過那羣死虎。死心塌地。專打出山主意。先以爲此地既有小販來往。必離山外不遠。誰知一路攀蘿捫葛。縫澗穿壑。也不知受了多少辛苦顛連。行到日落。依然祇見岡嶺起伏。綿亘不斷。不知那裏是出山捷徑。想起家中之事。着急也是無法。沒奈何祇得又去尋找山洞住宿。連遭驚險。長了閱歷。不敢再爲大意。老早就籌備起來。尋到山洞之後。相看好了地勢。先運兩塊大石。到洞裏去。將地鋪打好。再出洞去搬運石塊。將洞口堆塞。祇留一個尺許寬。三尺來長的孔隙。作出入口。然後將餘剩的臘肉鍋魁。和那拾來的松榛山菓。胡亂飽餐一頓。天將近黑。便卽入洞。將兩塊大石疊做一起。連那僅可容人的孔隙。一併填沒。因時光還早。事到如今。惟有一切都聽天安命。不再憂急。睡了一會。睡不着。便起來做了一陣功課。才行就臥。第二日到沒什麼異處。仍就認定一條準方向。往前走。不管是什麼地方。出山就有了辦法。就這樣在萬山之中。辛苦跋涉了十多日。最後一天。登高四望。才見遠處好似有了村落。還隔有好幾個山嶺。知道自煉劍訣以來。連日山行經驗。目力大增。至少還得走一兩天。才能走到那所在去。總算有了望想。心裏稍爲安慰一些。自己離家日久。決計一到有人烟地方。問明路徑。便雇車船。兼程往成都進發。以便

早日請了師父同回。免得父母妻子懸念。一看提籃中山菓。還足敷三數日之用。不由想起自打那日拾了這提籃。第二日便斷了糧。連十多日山行。全仗他充饑。怎麼老不見少。還是這們多。以爲命不該絕。神靈默佑。怎又不見形跡。這晚因見路旁有適宜的地方。老早便歇了下來。閉中無事。將那些山菓。一一數過。再行飽吃了一頓。看看明日還有那多沒有。第二日早起一看。籃中山菓。竟少去十分之二。走到下午。又吃一頓。簡直去了一多半。並不似往日。天天吃。天天都是那麼多。好生後悔。不該數他。破了玄機。行糧再有二日。便要斷絕。一路上雖然見有不少野生果樹。彼時因攜帶不便。籃中之果又甚多。趕路心急。不會留意摘取。末後這兩日。夾道松篁。並無果樹。須要早些趕出山去才好。想到這裏。越發不敢怠慢。努力前行。且喜行到第二日午牌時分。已望見遠處山脚附近。人家水田。有了村落。心中大喜。決趁今日傍晚時分。趕出山去。沿途又經了許多艱險難行之路。直到日色遍西。才走到盡頭一看。是一座大峭壁。離下面還有百十丈高下。繞行了許多路。有的還隔着深潭大澗。壁立聳拔。四無攀援。眼看下面。就是村落。祇是無法下去。乾着了一會子急。末後看到一處。離地較低。長着許多藤蔓。上面叢刺橫生。雲從情急無奈。揀那粗的拉起。用劍將刺削去。以便把握。用力試試。到還堅韌。將十來丈的大藤接好了兩三大盤。先尋大石掛住。放下崖去。將劍插在背後包裹上面繫牢。然後兩手拔藤。倒換手往下縫落。崖底附近人家。先見這亘古無人的高崖上面。有人來往。非常詫異。村人聞聲驚動。盪出圍觀。雲從一時心急。竟有一盤刺

未削盡。下到半崖。手上已被藤刺扎傷了好多處。覺得非常麻痛。其勢欲罷不能。祇得奮勇咬牙下落。眼看離地還有兩丈多高。兩手一陣腫疼酸麻。再也支持不住。手一鬆。墜落下去。幸得練過輕身功夫。連日山行。長了不少勇氣閱歷。又在生死關頭。疼痛迷惘中。將氣一提。一個蜻蜓點水架勢。兩脚着地。那些村人見雲從從兩丈多高。失手墜落。俱都代他心驚。以為不死。必帶重傷。見落地無恙。不由轟雷也似的喝了一個大采。紛紛上前相問。這時雲從兩手已腫起一兩寸高。疼脹得連話都說不出來。衆人有一個姓姚的老年人。在本村算是首富。早年也會進過學。因為性子倔強。革了衣領。隱居在此。已有三十多年。人極好善。見雲從穿着雖不甚華貴。行止容面。都是衣冠中人。便排衆上前。對雲從道。這北斗巖。是此間天生屏障。從沒有生人來往。尊兄怎得到此。說時。見雲從牙關緊咬。面色難看。一眼又看到雲從的手上。說道。這位尊兄。中了毒刺。難怪不能言語。快着兩人來。扶他到我家去想法醫治吧。說罷。便有兩個壯漢。一人一邊。將雲從架住。雲從幾次想要說話。都覺口嚥難開。遍身發冷。手痛又到了極處。連謙謝都不能謙謝。祇苦笑着。點了點頭。任那兩人扶起就走。到了姚老耆家中。已是面如金紫。失了知覺。幸得主人好善。村中又有解毒藤刺傷的藥。先與他將毒刺一一用針挑出。敷上解藥。日夕灌飲米湯。不消二日。毒是解了。祇是一連十多日。在山中飽受的驚險勞乏。風寒濕熱。一齊發作。重又病倒。醫了兩日。問起地名。叫做萬松山。有數百里的絕緣嶺。盡頭已入雲南腹地。四圍山巒雜沓。僅有一條八百里山徑小道。可通昆明。

省城。如要入川。須由此路到了昆明。附近大板橋。再雇舟車上路。雲從心憂禍患。慌記着父母妻子。便將自己迷路事。向主人說了。祇隱起家中現有隱患一節。說自己已有大事在身。出門已有多日。急於入川尋人。決計帶病上路。請主人設法。覓一代步。姚老者因他病勢沉重。時發時愈。疾發時便不知人事。勉強又留住兩日。雲從病中也勉強用功。連出過兩回透汗。覺着好些。再三謝別要走。姚老者勸他不住。祇得好人做到底。派了兩個老成可靠佃戶。用山兜抬着他走。姚老者是個富家。救命之恩。無法答謝。祇得口頭上謝又了謝。問明了姚老者住址。同他兩個兒子名字。記在心裏。準備將來得便報恩。姚老者又帶了兒子。親送了一程。才行作別回去。那兩個佃戶。極爲誠實。久慣山居。行走甚速。雲從有時昏迷。全仗他二人照料。不時把些銀錢與他。愈加感極賣力。雖是病中行路。却比山行。還覺舒適。一路無話。這日走離大橋板。還有二十里路。離省城也祇二十八里。地名叫做二十八溝。雲從一行三人。到了店中打尖。覺着病已好了十分之四。心中甚喜。剛剛擺好酒飯。未及食用。忽聽人聲鼎沸。鬧着一片。雲從喜事。走到店門前一看。隔壁也是一家飲食鋪子。門前有一株黃桷樹。根身綁着一個黑矮漢子。相貌奇醜。兩個店夥。嘴裏亂罵。拿着藤鞭木棍。雨點般沒頭沒臉的。朝那醜漢打去。那醜漢低着頭。憑人打。通沒着理會。也不告一聲饒。雲從看着奇怪。忙喚跟來佃戶。前去打聽。店小二從旁插口道。客官不要多事。這是本鎮上有名賴鐵牛。前年才到此。也不知那裏來的。想是爹娘沒德。生下他。一無所能。有氣力。又不去賣。祇住在山裏。打野獸。

吃打不着。沒了吃的。就滿處惹厭。搶人東西。如今官府太惡。事情小。不值得和他經官。他每來攪鬧一次。人就將他痛打一頓。他生就牛皮。也不怕打。每搶東西吃了。自知理短。也不還手。祇吃他的。吃完了。任人綁在樹上毒打。打夠了。抖手一走。誰也追他不上。他會到小店中。搶過幾次。我們老掌櫃。不叫打他。別人打他。還勸說。後來他就不來搶了。隔壁這家。原本也小氣一些。一見必打。他也專門搶他。搶時總是跳進店堂。搶了一個臘豬腿。再不就整塊熟肉。邊吃邊走。你打他。雖不還手。如果想奪回他搶去的東西。二三十人也近不了前。隔壁這家。恨他入骨。可是除了臭打一頓。有什麼法子。打夠了時候。他自會走的。客官外方人。不犯招惹這種濫人。由他去罷。說到這裏。忽見隔壁出來一個面生橫肉的大胖子。手中拿着一個燒得通紅的大火鉗。連跑帶罵道。你這不知死的賴鐵牛。平常十天半月。專門攪我。今天也會中了老子的圈套。且教你嘗嘗利害。那醜漢見火鉗到來。也自著急。想要掙脫綁繩。不知這次竟自不靈。把一秫黃梅樹。搖幌得樹葉紛飛。呼呼作聲。眼看那火鉗要烙到那醜漢臂上。雲從早就想上前解勸。一看不好。一著急。一個旱地拔蔥。縱將過去。喊聲且慢。已將那胖子的手托住。那胖子忽見空中蹤下一個佩劍少年。嚇了一跳。凶橫之氣。不由減去大半。口中仍自喝問道。客人休要管我閒帳。這賴鐵牛不知攪了我多生意。他打又不怕。今番好不容易用了麻漬和牛筋絞了繩子。用水浸透。將他網住。才未跑脫。好歹須給他一些苦吃才罷。雲從道。青天白日。斷沒有見死不救。任人行凶之理。你且放了他。他吃你多少錢。由我奉

還如何。那胖子聞言。上上打量雲從雨眼。猶笑一聲道。我們都不是三歲兩歲。說話要算數。莫待他跑了。你却是不認帳。說罷。便吩咐兩個店夥。停打解綁。那綁繩本來結實。又經水泡過。發了漲。被矮漢用力一擰。扣處全都結緊。休想解開。那醜漢仍掙他的。口中罵不絕口。直喊好人休要多事。我不怕他。那胖子見他罵人。搶了鞭子。又打上去。雲從雨要解勸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耳聽啞嗚呼。連聲大响。塵土飛揚。觀衆紛紛逃竄。一株尺許粗細的黃桷樹。被那醜漢連根拔斷。連人帶樹。往胖子撲去。一個用得力猛。手又倒綁樹身。樹根斷處。還有尺許帶着許多根株。如何行路。還未搶走兩步。早已連樹帶人。撲倒在地。那胖子早知不好。三脚兩步。跑進店去。搶了一把廚刀。奔將出來。雲從雨一見。想起身佩寶劍。未容胖子近前。拔劍出匣。日影下青光閃處。綁繩先迎刃而解。醜漢將身一搖。背上斷樹。連枝帶葉。甩倒一邊。同時胖子也提刀趕到。口中大喊。我這條命。與你們拚了。說時。提刀便斫。雲從雨見勢不佳。迎上去。將劍輕輕一撩。廚刀連柄削斷。胖子見雲從雨的劍。晶光耀眼。寒氣逼人。高喊強盜殺人了。地方快來。說着。回頭就跑。那醜漢也要追去。却被雲從雨橫身上前攔住。醜漢急得直跳道。好人放手。我力氣大。休跌了你。因他上月罵我死去的娘。我想起原是怪我不該強拿他東西。這兩回都祇尋別人要。並沒尋他。今天我到村裏。討些鹽回去。煮菜吃。已走過他的門口。是他着人追上我。說他店裏新煮肥臘肉。問我要不要。我說你祇不罵我娘就要。他滿口答應。給肉我吃了。才說要打我。看看到底我有多大本領。一來事前沒有講吃了不打。二來這些日身

上癢蘇蘇的祇得憑他。他却使巧法。用他水泡過的牢瘟繩子細我。使我打夠了。掙不脫。才用火來燒。我豈能饒他。說着。便想閃道追過去。他雖然天生神力。怎耐雲從身法靈活。他又不願將雲從撞跌。祇顧着急。雲從暗想小三兒已死。這人如此誠厚多力。我不久便是世外之人。講什身分。何不與他結交。也好做暫時一條膀臂。便誑他道。你休得倔強。不聽我勸。打死人。要償命的。你死了。何人管你死去的娘。陰靈也。不得安。若就此丢手。我情願與你交朋友。管你一世吃喝穿用。你看如何。那醜漢聞言。低頭想了想。說道。你說的對。我娘在時。原說我手重。如打死人。他沒得靠的。便要尋死。如今他死了。人還在土窟籠裏睡着。山上野兔野豬多。莫不鬧得沒人管。還是信我娘的話。吃點虧。算了吧。祇是我還從沒遇過你這樣的好人。話可說在前頭。你管我吃。我可吃的多。你要嫌我時。打我行。一不許你罵我娘。二不許和那胖豬一般。用火燒我。雲從見他一片天真。言不忘母。好生喜歡。因見那胖子。已去喊了地方。和一夥持棍棒的人來到。猛想起昆明還有兩個親友世家。心中一放。忙將醜漢道。你說的話。我件件依從。連打都不打你。你現在可不許動。由我分派。說罷。將劍還匣。迎了上去。那兩個跟來的佃農。見雲從亮劍。以為要出人命。嚇得躲在一邊。這時聽明雲從意思。才放心走攏。未及說話。一眼看見那兩個地方。竟是熟人。心中大喜。不等雲從吩咐。早搶先迎了上去。那正地保。早先本是那佃農同鄉。受過姚老者大恩。一聽佃農說起經過。雲從又是位舉人老爺。姚老者的上賓。心下有了偏向。早派了那胖子一頓不是。那胖子不服道。我雖然用

巧打他。也是他禍害得大利害。就拿今天這株黃桷樹。還是我爺爺在時所種。少說也值五六錢銀子。如今被他折斷。難道憑你一說。就算完了。雲從笑道。你先不用急。樹已折了。沒法復活。聽他吃你的臘肉一起。算一兩銀子給你。準可完了罷。胖子還待不依。地方發話道。你這人也太不知足。這位老爺。不和你動勢。祇說好的。給你銀子。世上那裏去找這樣勸架的人。賴鐵牛誰不知他渾身不值三個錢。莫非你咬他兩口。再不依。經官問你擅用私刑打人。教你招架不起。胖子見地方着惱。又經旁人說好說歹。才接了銀子要走。地方又拉住道。你可記住。銀子是舉人老爺買價。那黃桷樹。須不是你的。當面講好。省得人走了。又賴。胖子見地方。想要那樹。又不服起來。還是雲從勸解。樹仍歸他。另賞了地方一兩銀子。才行了帳。地方謝了又謝。衆人都說。畢竟當老爺的大方。一出手。講講銀子。那賴鐵牛。不知交了什麼好運。免了火燒。還跟老爺走。正不知有多少享受呢。紛紛議論不提。雲從再尋醜漢的。獨自一個人。坐在斲樹身上。瞪着眼。正望着前面呢。雲從喚他近前。同進店中。病後用了些力。覺着有些頭暈。當時也未在意。先命醜漢飽餐一頓。問起他的姓名家鄉。才知姓商。并不姓賴。乳名風子。本是烏龍山中苗村的人。他母親做閨女時。入山採野菜。一去三年。回來竟有了身孕。家中本有一個老母。想女身死。鄰舍見他不夫而孕。全不理他。好容易受盡熬煎。又隔了一年另八個月。生上風子。三四歲上。便長得和十來歲人一般。加以力大無窮。未滿十歲。便能追擒虎豹。手掠飛鳥。人若惹翻了他。挨着就是半死。幸是天性至孝。祇要是母命。什麼虧

都吃什麼氣都受。衆人畏他力大本不敢再欺凌他母子。及見他娘並不護短。又見他力大無窮。想法子支使磨折。不當人待。他原是塊渾金撲玉。心中何嘗不知衆人可惡。礙着母命。仍是埋頭任人作踐。有時問他母親。怎麼人都說我無父。是個畜生。什麼緣故。他母親一聽就哭。嚇得他也不敢再問。至終祇從母姓。後他母親實受衆人欺負不了。才由他搯了。到天蠶嶺東山脚下居住。母子二人。都不懂交易。先時母打了野獸的皮肉。都被衆人誑要了去。所以自始至終。不如拿野獸換錢。那村的人。雖不似先時村人可惡。也利用他不肯明說。衆人給他打了一條鐵鑊。叫他去打野獸。打了來。拿點破衣臭鹽。日用不值錢的東西。和他換。有時他母子也留些自用。他母終久受苦不過。得病將死。急得他到處求人。他又沒錢。打聽是醫生。就強捐回去醫治。始終也未治好。死時說。你爺是熊。一句話未完。便即嚥了氣。因死前說過那村也沒有好人。娘死了。你可將娘葬在遠處。也休和他們住在一處等語。自己用斧子斫了幾根大木。削了尺許厚的木板。照往時所見棺材的樣。做了一口大材。盛殮好了尸首。將鐵鑊及一切應用的東西。綁在材上。也不找人相助。兩手托着材底。便往山裏跑。由嶺東直到嶺西。走了兩天。好容易尋着一個野獸窟穴。將野獸一齊打死。就近將材埋葬。每日三餐。邊吃邊哭。邊喊着娘。因爲先時披着獸皮打獵。嚇傷過人。守着死母的誠。一到沒有吃的。出山強討。總是穿着那件舊衣。不圍獸皮。他也能吃。也能餓。知人嫌他。不到萬般無奈。從不出山。近兩月天。蠶嶺野獸稀少。所以才常時出山強討。不想遇見雲從。吃完之後。見雲

從仍和先時一樣。祇和他溫言問答。喜得不知如何是好。雲從問完他話。那兩個佃戶也和地方敘了。別進來。鄉下人老實。也沒管閒事。一行四人。同着起身。到了大板橋。又給商風子賣了衣服。因為適才耽誤。天已不早。須得明早上路。那兩個佃戶又說家中有事。要告辭回去。雲從與每人二兩銀子。打發走了。不時覺着身上不舒服。商風子也說要走。雲從問他爲何。他說要回去看娘。雲從才把人死不能復生。人生須要做一分事業。你縱廬墓一生。濟得甚事。種種道理。婉言告訴。商風子恍然大悟。祇是執意還要回去。跟娘說聲。請雲從先走。祇要說了去路。自會追上。雲從不便再攔他孝思。又恐他愁愁駭駭。明日追迷了路。心想反正今日不能起身。卽或回不來。明早打他那裏動身。再雇車馬。也不妨事。自己又不是沒有在山中宿過。何不隨他同去看看。當下便問路的遠近。風子道。並沒多遠。我一天走過十來個來回。還有耽擱呢。雲從便說要和他同去。風子聞言大喜。雲從成心和他結交。命他不要滿口好入。要以兄弟相稱。當下算完店帳。由風子買了些吃食。拿了雲從包裹。一同前走。走到無人之處。雲從想試試他脚程。吩咐快走。風子道。哥哥你趕我不上呢。雲從說是無妨。風子笑了笑。如飛往前跑去。雲從到底練習輕身法不久。又在病後。那當他生具異稟。穿山如飛。勉強走了一二十里。休說追上。還覺有些支持不住。風子也跑了回來道。我說哥哥追不上呢。雲從稱贊了他兩句。一同將脚步收慢。又走了二十多里。雲從見山勢越發險惡。夕陽照在山背後。亦暗暗的十分難看。便問還有多遠。風子道。再轉過一個山環。就到了。二人邊走

邊說。快要到達。行過一個谷口。風子因洞中黑暗。想搶在前面。去把火點起。剛前走沒多遠。忽聽雲從在後喊道。你看這是什麼。風子聞聲。回頭見赤暗暗。一條彩霧。正往谷裏似飛雲一般。捲退回去。雲從恍了兩恍。直喊頭暈。等到風子近前。業已暈倒。風子連問。哥哥是怎麼了。雲從祇用手指着心口。同前邊。不能出聲。風子大驚。便把雲從捧起。跑回山洞。放在鋪上。第二天還能言語。說是昨天走過谷口。看見谷裏飛也似的捲出一條彩霧。還未近前。便聞見一股子奇腥。暈倒在地。如今四肢棉軟。心頭作惡等語。說到這裏。便不省人事。由此雲從鎮日昏迷。風子又不知延醫。直到遇見笑和尚尉遲火。才行救轉。笑和尚一聽雲從是醉道人新收弟子。便將自己來歷說了。雲從聞言。越發心喜。忙即改了師兄稱謂。又說起家中隱患。及自己出來日久之事。不覺泣下。笑和尚道。師弟休要傷心。既遇我和尉遲師弟。便不妨事。你病後還得將養數日。由我傳你運氣化行之法。才能完全復原。醉師叔終日在外雲遊。你行路遲緩。去了還不一定便能相遇。他既知你家中。有這種隱患。慢說是自己得意門人。就是外人。異派餘孽。如此猖狂。也決不袖手。他原見你資質雖好。却出身膏粱富厚之家。恐你入門。不慣辛苦。特地示意。命你親去。受些磨折。試你心地專誠與否。現在已然連遭大難奇險。終未變却初志。即此一椿。已蒙鑒許。恐怕不俟你趕到成都。你家之事已了。爲萬全計。我二人俱能御劍飛行。往返成都。不過一日。可由一人先去。如見醉師叔未去你家。可代你呈明中途迷路遭險。養病荒山之事。必蒙憐憫垂援。你這事看似重大。其實到無關緊要。

反是適才見那谷口妖氣籠罩。你又在那附近中過毒。裏面必有未成形的妖魔之類潛伏。看神氣離成氣候。已是不遠。我二人奉命出外積修外功。難得遇見這種無形大害。萬不能不管。正好趁他將發未發之際除去。以免後患。不然他一出世。左近數百里內生靈無噍類了。雲從自然是惟笑和尚之馬首是瞻。不住伏枕叩謝。當時議定。由尉遲火去成都。就便尋同門師兄。要些銀子。路上使用。由笑和尚看護雲從吃粥之後。互談了些往事。商風子先見尉遲火一道光華。破空飛行。又聽笑和尚說了許多異蹟。忽然福至靈心。懇求笑和尚教他本領。笑和尚笑道。我那配收徒弟。你如有心。且待事完之後。以你這種天性資質。不患無人收錄。且待明日尉遲師弟回來。除妖之後再說。當晚三更時分。笑和尚想跑到洞外。先觀看那妖物的動靜。商風子也要跟了前去。笑和尚又給雲從服了一粒丹藥。吩咐睡下。才同風子出洞。到了高處。商風子見谷裏黑沈沈。沒有什麼現像。便對笑和尚道。笑師兄隔這麼遠。那裏看得見。何不進前去看。笑和尚道。你是肉眼。那裏看得透。待到天色將明。便有把戲你看。這妖物我也斷不透他的來歷。我在這裏都聞見腥味。定然其毒無比。慢說近前。無論什麼飛禽走獸。離他二三十丈以內。休想活命。怪不道白日裏。我笑不出野獸來。我本當遙祭飛劍。將他除去。祇是還想趁他未成氣候以前。看清是個什麼東西。長長見識。你且禁聲。少時自見分曉。如有舉動。你千萬不可上前。一切俱要聽我吩咐。說罷。便尋了一塊石頭坐下。又待了一會。不覺斗轉參橫。天將見曙。風子見仍無動靜。正想開口。

第四回

霧湧烟團共看千年邪火

香霏玉屑喜得萬載空青

正想開口笑和尚連忙用手點了他一下。風子便覺周身麻木。不能出聲。正在驚異。忽聽遠遠送來一種尖銳的怪聲。好似雲從在那裏喚他一般。再看笑和尚。踪跡不見。心疑雲從出了什麼變故。想奔回洞中看視。怎耐手脚都不得動轉。空自着急。忽見谷內。冒起拳頭大小兩串綠火。像正月裏要流星似的。朝空交舞了一陣。倏地火龍歸洞似的依次收了回去。覺着有人摸了自己一下。不禁失口說了一聲。這是什麼玩意。同時手脚也能動轉。慌記雲從正想奔回洞去。猛覺有人將自己拉住。回頭一看。正是笑和尚。剛想問笑和尚使什麼法。兒將自己制得不動轉。笑和尚道。真險真險。我稍疏虞一步。差點誤了你和周師弟的性命。現在天色已明。我們回洞再說罷。風子滿腹茫然。待要問時。笑和尚已邁步前行。回到洞中一看。雲從睡夢方酣。還未醒來。便問笑和尚道。適才你往那裏去了。我聽見我哥哥喊我。可有什麼事。笑和尚道。那是妖怪的呼聲。那是你哥哥喊你。日裏我見那谷中。妖氣瀰漫。與尋常妖氣不同。便疑心可有特別凶毒的怪物潛伏。我自幼從師。常聽師父說。在深山大澤之中行走。如聞異聲呼喚名字。千萬不可答應。否則氣機相感。必被他尋聲追上。遭了毒手。又教給我許多鑒別妖物之法。因此知道利害。不過我隨恩師到處斬妖除害。像谷裏那般很毒的東西。連恩師也祇知道來歷。沒有見過。這東西乃千百年老

蝸與一種形像極大的火蜘蛛。交合而生。名文蛛。卵子共有四百九十一顆。一落地。便鑽入土中。每聞一次雷聲。便入土一寸。約經三百六十五年。蟄伏之地。還要窮幽極暗。天地淫毒濕熱之氣所聚。才能成形。身長一寸二分。先在地底互殘同氣。每分吃一個同類。也長一寸。並不限定身上何處。吃腳長脚。吃頭長頭。直到吃剩最後一個。氣候已成。再聽一回雷聲。往上升起一尺。直到出世爲止。那時已能大能小。這東西雖是蛛蝸合種。形狀却大同小異。體如蟾蜍。腹下滿生短足。並無尾巴。前後各有兩條長鉗。每條長鉗上。各排列着許多尺許長的倒鉤刺。上面發出綠光。尖嘴尖頭。眼射紅芒。口中能噴火。同五色彩霧。成了氣候以後。口中所噴彩霧。逐漸凝結。到處亂吐。散在地面。無論什麼。人物鳥獸。沾上便死。他祇將霧網一收。便吸進肚內。尤其是沒有尾竅。有進無出。吃一回人。便長大一回。腹內藏有一粒火靈珠。更是利害。日久年深。便被他煉成以後。仙佛都難制服。還會因聲呼人。起初離他五六里之內。聽見他一呼聲。無論誰人聽了。都好似自己親人。在喊自己名字。祇一答應。便氣感交應。中毒難救。由他尋來。自在吞吃。等在越叫越遠。直到他煉形飛去爲止。所到之處。人物都死絕了。因他形像。平伸開來。宛似篆寫文字。所以名叫文蛛。乘天地窮惡極戾之氣而生。任什麼怪物。也沒他狠毒。先前我用定力慧眼遠看。見暗霧中。有兩條長臂。帶着一串綠星。隱約閃動。便疑心是這怪物。及至聽見呼聲。又稍看清了上半截形相。與當年恩師所說一般無二。更知是他。比時見你站在旁邊。恐你一答應。雖然他全體尙未出土。不致追來吃你。一則

初見這種怪物。不敢拿準。二則氣機相感。中的毒也。非同小可。事在緊急。又恐周師弟醒轉。聞聲答應。連忙將你點了啞穴。才回來用法術封了這洞。再趕去時。他已隱入土中。這東西不等全身現出。畏見日光。一入土中。便無法除他。從今起如無我話。千萬不可離開此洞。周師弟新心。你二人尚無吃的。待天大明之後。我飛身入城。與你二人。化些飯食。度過一頓。尉遲師弟回來。帶有銀。你二人便不愁用度了。說罷。略待片時。雲從醒轉。恐風子無知莽撞。又再三囑付了雲從。將雲從霜。要來。暗懸洞口之內。又用法術封了洞口。然後取了飯鉢。別了二人。笑嘻嘻將大腦袋一晃。轉眼間不知去向。約有個把時辰。端了一鉢熟飯。還買了許多葷菜。鍋魁回來。風子一見大喜。上前便接過去。首先端與雲從食用。笑和尚笑道。我爲見你能吃酒肉。服侍周師弟這幾日。必定饑得可以。適才還爲你破了戒。平白拿人家十兩銀子。又拿銀去偷換了許多葷菜。與你。恩師知道。說不定還怪我呢。說罷。又從身上取出幾兩散碎銀子。交與風子。雲從好生過意不去。忙問究竟。笑和尚道。我每日代尉遲師弟。向人化齋。從未遇見這等刻薄人家。不給我飯。是他本等。硬說我是他逃走的。雇用小廝。要叫人細我。是我氣他不過。隱身形打了他兩嘴巴。順手掏了他十兩銀子。和尚不便買葷。我又隱形到了鋪中。取了葷菜。我見那施主。甚是本分。留了一半銀子。與他。自小出家。做賊還是第一次呢。風子聽笑和尚戲耍。那刻薄人家。不由哈哈大笑。笑和尚本能辟穀。齋飯有時還吃。却不動葷。雲從病後腹飢。風子更是連餓數日。狼吞虎嚥。各吃了一個大飽。飯後雲從精

神大漲。覺着腹痛作響。由笑和尚護着。出外行動了一次。才向笑和尚重新跪謝。笑和尚無法。還禮起來。便在洞外閒眺。也無甚動靜。下午過去。谷中赤氛又起。尉遲火也從成都趕回。果然醉道人自打發了張三姑。不多幾日。留話給松鶴二童。說有要事往衡山一行。歸途還住雲從家去。代他除害。因代他起了一卦。本人凶險甚多。且喜吉人天相。如有人來。可着原人。護送雲從回家。待他妻子生產。安排好了家務。不必再往成都。逕往峨眉飛雷洞李師叔處相見等語。雲從聞言。自是大放寬心。尉遲火又問笑和尚。可知這裏妖物來歷。笑和尚道。看你神氣。必然遇見前輩師伯叔指教。何妨先說給我聽聽。尉遲火道。我到未遇見別位尊長。祇因周師弟等要用錢。知道避邪村玉清師太。存有不多施主善資。前去討些。說起我和你在此。玉清師太。便問可曾發見什麼妖氣。我和他說了。他說他昔日打此經過。知道這天蠶嶺。潛伏着一個極利害的妖物。名叫文蛛。祇因時候未到。無法下手。非等今年五月端午。大雷雨後。不能出世。現時各位師尊。爲準備三次峨眉鬥劍。均有要務在身。他又在端午前後。要連住青螺魔宮兩次。去救他當年一個同門生死患難之友。不能建此大功。如有人將他除去。不下立十萬外功。還得妖物腹內一顆乾天火靈珠。助將來成道之用。囑付你我。須要小心從事。莫放妖物跑了。據他計算。妖物還不該應遭劫。如今祇兩條前鉗出土。不到端午。白費辛勞。最好叫你我先行送周師弟回去。不要打草驚蛇。等端午前一日趕到。便可下手。你看的又是怎樣。笑和尚道。與玉清大師所說。一些不差。他既如此說法。幸喜不會冒昧。

下手爲今之計。祇好先送周師弟回去再說。祇是那妖物雖然還不能現身害人。但是毒氣太重。又能發聲呼人。生物挨近一些。便難活命。倘如走後。有人誤來此地。我等知而不備。豈不有罪。尉遲火道。據我看。這山勢崎嶇危險。二三十里方圓。連樵徑都沒有。常人決難到此。有幾個似這位駭兄弟。到這種好地方來往。這層到也過慮。風子也說。終年並無人跡。祇有野獸來往。如今才想起。自從谷裏每日下午有了紅霧。連野獸都逐漸稀少絕跡。隨大家去極好。但是娘還葬在這裏。恐尸首被妖物所害。要笑和尚使個法兒。笑和尚說。已死的人。相隔又遠。絕無妨礙。不過就此一走。終難放心。恐怕有人誤蹈危關。當下先飛身上空。相好地勢。然後下來。在二三十里週圍。要口山石上面。口誦真言。畫了許多靈符。有人到此。自會被許多法術妙用。化成的怪獸大蟒嚇退。笑和尚先沒想到妖物最利害的文蛛。自己又不願往世俗人家跑。原打算叫雲從在這裏養病。傳他運氣化行之法。日夕打坐。就便自己除妖。今見妖物毒氣如此重法。又有玉清大師傳語。不敢怠慢。祇好先送雲從回家之後再來。佈置完竣。便要動身。風子又去他母親葬處。將身伏在土堆上。不住數說。三人見他雖未出聲大哭。淚落不止。知是傷心到了極處。用好些譬解。才行勸住。將雲從交給尉遲火。笑和尚帶了風子。吩咐緊閉二目。喊一聲起。破空便飛。覺着風子並不骨重。越發愛他資質。劍光迅速。飛到貴陽雲從家中。天不過二更向盡。這時敵人方面。因爲接着一個受了重傷的同黨送信。說是由川入貴途中。在野外遇見張老四。和一個峨眉門下小輩。名叫孫南的。打聽醉道。

人踪跡。露出一些口風。雖未聽得詳細。已知與周家之事有關。那人又打聽得醉道人要往衡山一行。趁張老四與孫南分手走單時節。將他用暗器打倒。自己往回走時。不知怎的。竟會被那小輩孫南追上。正在危急受傷之際。幸遇一人相救。才得活命。一路將養到來。請大家留心在意。敵人一聽這信。才知踪跡果被張氏父女看破。喜得張老四已中毒藥暗器身死。還不妨事。祇恐夜長夢多。便想提前由雲從父子先下手。卽至一打聽雲從業已走了數日。猜知必是見張老四不回。親往成都峨眉兩處求救。當天派同黨分兩路去追。追上便行殺死。這裏也同時發動。數日之內。連用重手法。暗中點傷了好幾個周氏老弟兄。張三姑因自家勢孤。玉珍又有身孕。如要解救。反啓敵人注意。禍發更速。惟有權且隱忍。等醉道人來了施治。事已至此。雲從的父母。又因子遠出。思念太切。還不如說明的好。便命玉珍。便中婉言略說真相。雲從的父母。因家中新出變故愁煩。一聽媳婦張玉珍說了經過。心中大驚。想起雲從一去多日。僅未出貴州境內。託便人稍過兩封書信。以後連親家張老四。都渺無音息。雖然媳婦和張三姑。俱說無礙。到底不放心。而雲從夫妻。又是恐嚇着老人。一番孝心。不得不從權行事。勢難怪他。仇敵如此狠毒。事若經官鬧明了。反而愈加猖獗。全家俱有性命之憂。張三姑和媳婦。祇能保住自己全家。不能兼顧別人。眼前同胞骨肉。命在旦夕。焦急如焚。他却不知敵人勢大。正因爲雲從不在家中。恐怕打草驚蛇。想等人將雲從追上殺死。再行下手。否則頭一個就是他全家遭殃。張三姑和玉珍。豈有不知之理。不過恐二老憂驚過

甚。不得不拿話壯膽罷了。誰知天不絕人。在大三四五六房。相繼出事。無故病倒。除了雲從父母知道禍變。餘人俱還悶在鼓裏之際。有一晚雲從父母在中堂以內。正和張三姑玉珍。愁顏相對。忽然一陣微風穿簾而入。張三姑疑是敵人行刺。大喝一聲。便飛身迎上前去。燭影閃動處。現出一個搢紅葫蘆的道人。玉珍認得是醉道人。喜從天降。首先伏地下拜。三姑也收劍上前。招呼雲從父母。一同見禮。又叨謝了救子之恩。坐定以後。一見雲從。並未跟來。心下好生不定。醉道人看出了心意。說道令郎。雖然近時災晦很多。處處因禍得福。絕無妨礙。貧道先從卦像上看出敵人發動還早。想往衡山會一位老友。隨後再來。路遇同門師姪孫南。中了妖法。我將他安頓好。便即到此地。每日在尊府各房巡視。都由貧道暗中向受傷的人。說了經過。恐妨打草驚蛇。令這一干妖孽。又逃往別處。爲禍世間。將賢昆仲一一救轉之後。仍請他們裝病不起。靜等貧道所約的兩個同伴到來。一齊下手。省得敵人漏網。適才同伴已到。事完之後。便要遠行。令郎已收歸貧道門下。將來前途甚佳。因承祧九房。不能不勉徇世俗之見。令他略盡人事。生子娶妻。卽此已誤他許多功行了。不久雙喜臨門。尊府積善之家。日後子孫必能昌達。祇是令郎非功名中人。如生子之後。強留在家。反到於他有損無益。知賢夫婦愛子情深。恐難割捨。特在事前面告。再約半月。自有高人送他回轉。生子週年。他必入山學道。又過三年。他仍可常時回家省親。并非從此棄家不返。那時賢夫婦望勿攔阻。說罷。玉珍三姑。還想叩問自己前途時。醉道人袍袖展處。一道光華。破空而去。雲從父

母嚇得慌忙下拜。起來思量。幾會見過這樣飛行絕跡的仙人。不由信心大起。知道愛子不久便從他去。成仙雖是好事。到底難於割捨。既是命中註定。想留也未必能夠。且喜弟兄無恙。雲從再有半月。卽回。仙人之言。決不會差。才放了心。一切俱等到時再說。第二日家人偷偷報信。說是昨晚三更後。二老爺上房院中。光華亂閃。今日午前。二老爺親自開門。喊近鄰三老爺家。去幾個人。幫他打掃。入內一看。上房院內。有好幾灘黃水。祇丟下二老爺。和他跟前的外少爺奶媽。餘下從二太太起。連那些親友下人。俱都不在。二老爺說昨晚和二太太拌嘴。天沒亮。就吵着回娘家。那些下人。原都是那些親戚薦用。夫妻一賭氣。所以二太太連閉住的親戚。和那些下人都帶走了。二老爺沒人用。所以喚去幾個扶持。一面又招呼舊日用人回來等語。子敬一聽。吩咐下人。二老爺性情不好。你們休要亂說。一面入內。去喊媳婦和張三姑來問。祇玉珍一人到來。問起此事。說昨晚張三姑會隨後追了醉仙師去。天明前回來。說醉仙師約有兩位劍仙。共同將敵人用飛劍殺死。一個也未會漏網。末後又用化骨丹。將尸首化去。二伯父已於前晚看破敵人奸謀。所以並不難過。祇向醉仙師懇求。留下那小孩。醉仙師因小孩無知。本不想殺。便卽走了。三姑因有他事。又要去看望媳婦父親。託媳婦代爲辭行。回家去了。子敬夫妻聽了。好不駭然。一會九房弟兄齊來。背人互說了經過。分別囑付家人。不准傳揚。好在周氏是積善之家。那些人俱非本鄉本土。一去不歸。先還有人詫異。事不關己。久亦淡忘。這晚正在計算日期。忽見一道金光。直墜庭心。現出四人。竟有

雲從在內。以爲同來的人。又是劍仙一流。忙着便要下拜。笑和尚早料到此。先就攔住。雲從也忙着略說了一些來歷。問起家中之事。果然已了。好不忻慰。因爲不是外人。一面着人去喚玉珍。與笑和尚等見禮。才分別落坐。細說詳情。雲從父母和玉珍。見雲從面容清瘦許多。本自耽心他路途受苦。及聽說完經過。才知又是出死入生。小三兒還不知存亡下落。俱都傷心不止。感激笑和尚等相救之德。免不了朝三人又有一番稱謝。雲從因自己行踪奇特。恐啓人疑。悄悄傳來心腹家人。囑付了一套說詞。一面安排來賓住處。笑和尚尉遲火二人。除教雲從風子二人。一些初入門的口訣功夫外。所有外人。一概不見。常時依舊出門積修外功。有雲從財力相助。救助孤寒的事。着實做了不少。光陰迅速。轉眼還有五日。便到端陽。笑和尚因此去除妖。不便攜帶風子同行。命風子與雲從做伴。等玉珍分娩。盡完人事。同往峨眉尋師。再圖相見。自己同了尉遲火二人。告辭上路。雲從又備了不少黃金白銀。請二人帶在身旁行善。二人離了周家。鸞劍光直飛天蠶嶺。行至雲貴交界。遇見矮叟朱梅。在空中將二人喚住。一同收了劍光。落地敘話。笑和尚拜見之後。請示機宜。朱梅道。你出世未久。便去建立這樣大功。休說斬除惡妖。功德無量。文殊腹內那粒乾天火靈珠。如能得到。加以修煉。與身相合。將來成道時。也可抵千年功行。真是曠世難逢的機遇。不過那妖物護這粒火靈珠。甚於性命。先斬了他。珠便自行飛去。先得珠時。斬妖又恐生變化。此事關係重大。非同小可。那妖物未出土。必先將珠吐出。離他頭頂三丈以內。照着妖物出來。同時往上升起。

妖物全身脫殼出土。便即與珠合爲一體。成形飛去。不到正午。不可下手。可是妖物出世。也祇一霎那功夫。稍縱即逝。等到妖物身與珠合。就非你的能力。所能勝任。所以下手的時節。須要一人在前。去搶那珠。珠到手後。妖物必不干休。定然放出滿腹毒氣。追來。那珠是他的內丹。相生相應。無論你怎樣隱形潛跡。也能跟踪而至。縱有法力。將他斬掉。但是業已中了他的毒氣。難於解救。這時全仗在後之人。從後面用飛劍斬他。才能完全成功。那乾天火靈珠。天材地寶。正邪各派俱都重視。非有積世福德根基。不配享受。適才袖占一卦。若論斬妖。還不怎麼。祇恐有陰人從旁暗算。你二人又面帶晦色。主有災難。我和諸位道友。俱有要事在身。無暇及此。如爲萬全之計。最好你二人趁這還有數日餘暇。尋尋劍術較深的同門師兄弟相助。以防餘外。妖人暗算。事不宜遲。諸須慎重。小心從事。切記專顧得珠。便不能建除妖之功。想建功便不易得。那珠兩下輕重差不多。祇能各居其一。不存貪念。當無妨礙。說罷。先行飛去。二人拜送之後。尉遲火到自知能力有限。一切全憑笑和尚主持。無所希冀。笑和尚起初以爲妖物。縱然利害。到底初次成形。憑自己能力。還不手到擒拿。及至聽了矮叟朱梅囑咐。先時也未敢怠慢。計算小輩同門。自己素常不慣和師姊妹交往。不便相煩。這投契相熟的。祇有玄真子門下諸葛警我。和金蟬。尉遲火三人。金蟬道行雖淺。兩口寶劍。便是至寶。不畏邪污。已聽尉遲火在成都得來消息。說金蟬端節前。要往青螺。餘者同門雖多。不是不熟。便是本領不濟。想了想。還是找諸葛警我去。到了東海三仙洞府中。一打聽。祇遇見

玄真子一個道童。說三仙俱在丹爐旁祭煉寶劍。諸葛警我奉命雁蕩採藥未歸。笑和尚聞言也。沒驚動三仙。竟自離了東海。一則藝高人膽大。貪功心甚。不由改了念頭。暗想自己本領。隱形潛踪。出神入化。縱有異派妖人作梗。難道還勝似慈雲寺那一干妖孽不成。再說各位前輩。俱知那妖物出世。爲禍不小。豈有不去剪除。放在一邊之理。明明憐愛小輩。將這般大功。留給自己。自己還不領受。祇管找人相助。則甚。那火靈珠。祇得一顆。又不便分潤。祇須自己事前多加留神便了。他這一念之差。才惹出失劍百蠻山。再遇綠袍老祖。智劈辛辰子。三探陰風洞。再斬文蛛。風雷洞面壁十九年。幾乎喪了道行之事。這且不提。笑和尚自把主意決定後。心想矮叟朱梅。會說有妖人在側暗算。何不早去兩日。仔細搜索。作一個預防之法。以備萬一。省得臨時出錯。當下同了尉遲火。逕飛天籟嶺。仍往風子所居的土穴潛身。到時天色尚早。見谷裏雖無甚動靜。妖氛已濃。飛身四外查看自己前時行法之處。知道無人來過。略覺放心。便叫尉遲火。去到村裏。備辦他自己的食糧。等他回來。再設法封山。遮掩異派中人耳目。還恐妖人早在山內潛伏。尉遲火走後。獨自又往週圍數十里內。加意搜查。稍覺形跡可疑之處。絲毫也不肯放過。到了下午。除谷內妖氣較前更濃外。一無所獲。自信一雙慧眼。決不致於看漏。想是妖人要到時才來。這時尉遲火業已回轉。二人又商量了一陣。到時由笑和尚在前面去搶珠子。尉遲火由後面下手斬妖。祇引得那妖物回首。笑和尚再由前面回身。兩下夾攻。合力將他除去。這種計算。笑和尚雖然略存私心。但是要換了尉遲

火在前。委實也有些能力不夠。計議定後。笑和尚才向天默祝。朝着東海下拜。叩求師父法力。遙助自己成功。祝罷起身。走到山巖上面。叫尉遲火。站在身後。暗運飛劍護法。相機保衛。自己盤膝入定。按照苦行頭陀所傳。兩界十方。金剛大藏真言。施展開來。用佛法改變山川。潛移異派視線。到時縱有妖人想來。也無門可入。由戌初直到第二日辰初。才行完了大法。起身問尉遲火。昨晚在這密邇妖穴的高巖上面。冒險行法。可會見什麼異像。尉遲火道。自你入定。一會便隱去身形。我知你還坐在我前面。不敢大意。四外留神。先到沒有什麼異兆。一交子時。遠遠看見谷內一點紅光。比火還亮。引起兩串綠星。離谷底十丈高下。如同雙龍戲珠一般。滿空飛舞。那紅光先時甚小。後來連那兩串綠星。都是越長越大。直到月落參橫。東方有了明意。彷彿見紅光左近不遠。冒起一陣黃烟。那紅光引着兩串綠火。倏地飛入黃烟之中。祇一個轉折。疾若流星趕月一般。便飛入谷裏。連那黃烟都不見了。你難道一絲也不會看見。笑和尚道。我煉這兩界十方金剛大藏。非同小可。煉時心神內瑩。不能起絲毫雜念。恐妖物知道不容。前來擾害。所以才請你護法。爲備萬一。還將身形隱去。這還是妖物不會出土。敢於輕試。否則豈敢輕易冒險。此法一經施展。別的妖人。休想到此。我們可以安心從事了。你所說情形。大約還是妖物獨自作怪。且等晚來親見。再說吧。因隔端陽。還有兩夜。閉着也是無事。仍和尉遲火。遍山搜尋。因昨日時間已晚。一恐打草驚蛇。二因下午毒氛太重。全山俱都查遍。祇谷內妖穴。沒有輕易深入。便着尉遲火。在離谷不遠的高坡上瞭望。自

己趁着正午日照中天。陽光最盛之際。飛身入谷。查看妖穴。到了谷中一看。那谷竟是個死的。恰如瓶口一般。谷底四面危巖掩護。終古不見陽光。地氣本就卑濕。再加巖上野生桃杏之屬。成年墜落谷中。爛成一片沮洳。臭氣潮蒸。中人欲嘔。靠近妖穴處。有一個丈許方圓的地穴。背倚重巖。拔地千丈。慧眼觀去。深不見底。骨朵朵直冒黑氣。時見五色烟霧。耳中聞得呼嚕呼嚕之聲。響成一片。笑和尚內服靈丹。還是凌空下視。已覺氣味奇腥。頭目昏眩。估量這般叢毒險惡之區。除了妖物。異派中縱有能人。也決難潛伏。不願再作流連。便往回飛走。出谷之際。一眼瞥見谷口內。有一片凸出的巖石。上面安排着八堆石塊。成一個八卦形勢。門戶分得非常奇特。石旁野生着許多叢草矮樹。猜是前人鎮壓之物。因為看了谷裏形勢。甚合下手心意。急於要合尉遲火商量。沒有十分在意。匆匆飛回。見尉遲火正在那裏呆望。近前一看。覺着尉遲火臉上顏色發青。笑和尚終是細心。問尉遲火可覺身體有些異樣。尉遲火說。想是昨晚在山頭露立了一夜。適才又往谷口。看了一看。順風聞着腥味。便即退回。也許稍中了一些妖毒。現時祇覺頭有些暈。並不怎樣。笑和尚囑付小心。不要妄入。一切由自己安排。當下給他吃了一粒丹藥。也就放過一邊。他却不想尉遲火。縱然劍術造就不及他深。但是從師多年。已能飛行絕跡。身劍相合。豈是一夜風霧。和這些毒氣。所能侵襲。祇一大意。幾乎害了尉遲火性命。這且留爲後敘。尉遲火服藥之後。頭暈稍好。兩人商量下手之策。因聽苦行頭陀說。妖物天生異稟。全身祇一見風。便變成了鋼鱗鐵骨。祇當胸前有一白

團是他心竅。連那初出土時兩隻後爪。比較柔嫩。別處縱用飛劍斬斷。也不能將他除去。且這東西最靈。一受傷。自知不敵。便要化風逃走。無法根尋。算計妖物從地穴中一出世。必往谷口方面衝出。到時着尉遲火在谷底覆崖頂上。居高臨下。運用元神。指揮飛劍。靜等笑和尚搶珠到手。先用飛劍。斬去那兩隻後爪。妖物必然護痛回身。笑和尚再駕無形遁光。從前面遠處。動用飛劍。乘他後爪斬斷。前爪登起之時。直刺他的心竅。雙管齊下。前後夾攻。以防他棄珠不要。入土遁走。異日又爲禍人世。計議停妥。不覺到了下午。這次不比往日。夕陽呷山。異聲便起。谷內外宛似百十畝暗雲籠罩。邪彩氤氳。二人看了暗自心驚。待了一會。異聲漸厲。彷彿似喚二人名字。二人雖是預知利害。屏息凝神。不去理他。笑和尚還可。尉遲火已覺聞聲心顫。煩燥不寧。子夜過去。一粒鮮紅如火的明星。倏地從彩霧濃烟中。疾如星飛。往上升起。紅光閃耀。照得妖穴左近的毒氛妖霧。如蒸雲蔚霞。層綃籠彩。五色變幻。絢麗無儔。耳邊又聽軋軋兩聲。接着飛起兩串綠星。都有盈大。每串約有二十多個。綠閃精瑩。光波欲活。隨着先前紅星。互相輝映。在五色焰霧中。上下飛翔。舞到極處。恰似兩條綠色蛟龍。同戲火珠。忽而上出重霄。映得滿山都是紅綠彩影。忽而下落氛團。變成無數星燈。氤氳明滅。若隱若現。尉遲火看到奇處。不由目定神移。幾番出聲呼怪。俱被笑和尚止住。等到天將見曙。紅綠火星。漸漸由高而低。由疾而緩。倏地冲霄三次。瞥然下落。沒入妖穴。不見踪影。陽光升上。妖雲猶未散去。仍如五色輕紗霧縠。籠罩巖岫。祇尉遲火昨早所見妖穴附近的黃烟。始

終沒有出現。未免又疏忽過去。算計過了今晚。明日正午端陽。便該是妖物出土之期。二人恐驚動妖物。一同飛到遠處。各將飛劍放出。互相演習了一陣。尉遲火不知怎的。總覺人不對勁。氣機不能自如。吃力勉強。和笑和尚。要了一粒丹藥服下。又運用了兩個時辰內功。一同回至天羅嶺。此番不往妖穴查看。祇在附近周圍巡視。以防萬一有異派妖人潛伏。這連日查視結果。祇到處都是些零亂鳥毛。鳥身却不見一個。野獸自然早已絕跡。知道這些飛禽。俱爲妖物吞食。吐剩羽毛。隨風飛散。且喜別的尚無異兆。當下回到風子土穴。尉遲火獨自坐在石牀上進食。忽然失聲道。笑師兄。我們先後在這土穴。來了多少次。你覺着有些和別處異樣麼。笑和尚問是爲何。尉遲火道。先我并不覺得。這些年蒙恩師指教。已能寒熱不侵。自從前晚到谷口。轉了一下。便覺身上煩熱。連服兩次丹藥。也未全好。我祇一坐在這石頭上。心裏便涼爽起來。起初還認是偶然。今早聽了那妖物怪聲。又同你練了一回劍。老是心煩發熱。神智不甯。適才進來。又坐在這石上。一會便寧貼了許多。莫不這石頭。還有些異處。笑和尚日來一心祇在除妖搜敵。百事俱未在心。一聞此言。不禁起了好奇之想。叫尉遲火起來。仔細端詳這土穴。和那塊大石形勢。看出那土穴附在巖脚。泥土夾雜。並無別的異處。五月天氣。穴內自較外面涼爽。原不足奇。那塊大石。是風子昔日睡處。雖然是一塊方形青石。却是通體整齊。有六尺見方。四面端正。出土約有三尺。下截埋在地裏。穴口大小。風子縱有天生神力。決難運進石身。又是那般四圍平滑潔膩。穴內清涼。撫石却有溫意。據風子

說本是狐獾之類扒掘的巢穴。何以巖裏面却藏着這樣一塊方石。越看越覺希奇。左就暫時無事。想查個水落石出。略一尋思。先不動石。二人合力。將石旁亂石泥沙。用劍撥散。然後就穴中風子留下的鋤鏟。不一會功夫。便將那石扒見了底。細一端詳。竟是上下四方。高下如一。毫粒不差。二人神力毫不費事。將石抬開。往下一看。粗如人臂的黃精。似無數黑蟒般。糾纏盤結做一堆。也不知有多少。笑和尚折了一截來嘗。入口甘芳。勝似先前所食十倍。猛然心中一動。大喜道。我正因斬妖之後。師弟將乾天火靈珠。讓我獨享。受之有愧。今見這石形如此奇異。起初以為有別的寶物藏在下面。今見這好而又多的黃精。附生石底。先前你有又清心的感覺。定是石中寶物靈氣感應。再說石中如無寶物。外形決不會如此整齊。如人工磨就一般。說不定還能幫助明日除妖之事。也未可知。不過我雖常聽師父說。莽蒼山萬年美玉晶。英結成溫玉蓮花。與將來光大峨眉門戶有關。祇是還不到出世之期。也祇聽說。沒有見過。這石頭摸上去。到也溫滑。可不知裏面。是否也藏有溫玉之類的寶物。既經發現。又有這半日餘閒。其勢不能放過。憑我二人飛劍。不難削石如泥。但是不知此石來歷。要在無心中毀損了。豈不可惜。石形四方。寶物必定藏石心。我較你略為細心。還是由我一人動手。如能微倖得着寶物。仍贈與你如何。尉遲火還要推謝。笑和尚已叫他站過一旁。手指處。一道金光。繞石旋轉。四圍如同霞迸雪飛。霜花四灑。頃刻之間。剝離碾玉一般。早去了三分之一。先時毫無異狀。祇石質越往後。越覺細膩。金光閃閃。玉雪紛飛。不多一會。六尺見

方一塊大青石。變成尺多方圓。六尺高的一根石柱。仍是一無所獲。笑和尚一面動手。正在後悔自己不該貪心。將天然生就一塊光滑成形的大石。削得一無用處。眼看越削越小。已祇剩八九寸粗細。忽見金光影裏。似有銀霞。連忙住手。近前一看。這石上下皆形如常玉。祇中心處。有銀色從石裏透出。隱約可辨。估量大小。也不過六七寸之間。知道所料不虛。寶物行即發現。金光過處。先將上半截青石切去。移開一邊。再將下半截。同樣削斷。笑和尚剛將石心捧起。準備拿過一旁細看。尉遲火無心中低頭往那下半截石根上一看。

第五回

積慮深仇劫妖天羅嶺

傷心前路求友釣鼈磯

倏地滋的一股清泉。細如人指。從下半截石根心處。直噴起來。尉遲火猝不及防。濺了一臉。猛覺口裏沾了一點。覺着甘芳涼滑。沁人心脾。知是靈泉。自己正在煩渴之際。恐怕灑落可惜。也顧不得喊笑和尚。張開一張大口。堵着泉眼便接。骨都都連飲兩口。立刻覺着心身輕爽。頭腦空靈。煩渴一祛。如釋重負。不捨住口喊人。便將兩脚直踈。反手招搖。等到笑和尚過來問他。尉遲火才住口喊他去吃時。口才一住。同時泉也涓滴無存。尉遲火說了泉的好處。笑和尚恍然大悟。你飲的分明是靈石仙乳。千載空青。我祇注意怎樣取出石中寶物。未及分潤一口。幸而你平素遲鈍。這次却有靈機。否則靈泉無多。轉瞬流盡。

大家都吃不成了。可見一飲一啄莫非前定。仙緣際合各有來因。我這樣用心。竟會一時大意。忘了上下兩頭。也照先前削法。豈不可以分潤一些。適才我將石心捧過。覺着手上溫潤。連忙回身。見你頭伏石根。回手招我。已自不及。恭喜師弟。飲了這空青仙乳之後。不但可抵多年功行。目力還大異尋常。雖未必視徹九幽。比我煉就的慧眼。就強多了。尉遲火笑道。師兄且慢可惜。這石下半截既有。上半截難道便無。何不將那上半截石根。細細探尋。如有時。豈不是你我又可多得一點仙氣。笑和尚聞言。也覺有理。果然取過上半截斷石。仍用劍光細削。直到連下半截石根都削完。那有涓滴。且喜石心有寶。業已斷定。兩人坐到一齊。重用劍光細細磋磨。對於石裏的銀色。一絲也不敢傷損。不多一會。銀色愈顯。彷彿在石中跳動。益發兢兢業業。不敢大意。忽見一絲白氣。從石眼裏。滋的一聲噴起。轉瞬即滅。再看石面上。現出七個小孔。二人業已看透石層裏面。竟是空的。中間好似盤着一個東西。劍光削處。七個小孔。越顯越大。見石中之物。乃是一條銀色小牛。在石裏面轉動不停。二人都不知是什麼寶物。恐怕取出遁走。便停了手。誰知石裏銀牛。透了外面空氣。漸漸行動由急而緩。一會功夫。伏在石上。不再動轉。尉遲火主張取出。笑和尚還不甚放心。先使了禁制之法。然後再用金光。將石面削去一看。石心圓平。形如盤盂。那牛非石非玉。通體銀光燦爛。碧眼白牙。四蹄朱紅。餘下連角都是銀色。形態如生。全是天然生就。看不出一絲製作之痕。明知天生靈物。祇不知用處來歷。二人俱都大喜。尤其尉遲火。愛不忍釋。笑和尚抽了幾根僧衣上麻縷。

將銀牛繫好。掛在尉遲火貼胸之處。另用符咒禁治。以免真形飛去。寶物得到。時已黃昏。尉遲火服了石乳。空青身心益發通暢。高高興興。一同走出穴外。一看對面妖谷。業已妖雲瀰漫。毒霧蒸騰。映着落日餘霞。滿山都是暗赤色彩。比昨晚還要濃厚許多。二人看了一會。日落西山。夜色已濃。滿天繁星。一點微風都沒有。四外靜悄悄的。祇看見谷中妖氣。蓬蓬勃勃。湧個不住。時而現出點紅綠光影。因為相隔明日端午。還有不少時辰。此時也無法下手。便同飛到遠處。盤膝用功。三更過去。以前所見的紅綠火星。相繼出現。這次星光愈大。更顯光華。已能看出妖物兩條長爪。一個尖頭在烟霧中。飛舞隱現。一交子夜。愈更猖獗。紅星長有拷拷大小。引着兩串盪大綠火。在妖穴上空亂飛。映得妖雲毒霧。如同螢光疊彩。五色迷離。分外好看。不時聞得奇腥之氣。妖物身形也越來越顯。似要現出全身。出土飛去。二人若非玉清師太。與矮叟朱梅諄囑。幾乎就想上前動手。因恐妖物覺察。笑和尙早已隱去身形。尉遲火也在僻靜之處潛伏。細看那妖物。渾身碧色。頭尖口銳。闊腮密鱗。身形頗似蟾蜍。腹下生着兩排短脚。形如鳥爪。兩條前爪。長有三丈。色黑如漆。盡頭處形如蟹鉗。中節排列着許多尺許長的倒鉤。形如花瓣。發綠光的。便是此物。祇剩兩條後爪。尙有半截。沒有出土。近身半截。與前爪大同小異。祇顏色却是白的。玉清師太會說妖物腿射紅芒。此時並未看出。那鳴聲却異常淒厲。聽了叫人心神難安。正在觀查之際。忽見前面妖物不遠。另有幾星綠火。夾着一陣黃烟。直撲妖物頭上。火星就這一轉眼的功夫。時光並離天明還早。條的妖雲亂

捲毒火齊收。如流星墜雨般。紛紛落下。連妖物全身。全都沒入土內。不見蹤跡。祇剩一堆毒氛彩霧。如五色錦堆般。籠罩巖谷。直至天明。也不見再有動靜。二人俱都詫異。與往日不同。先疑是妖物自己弄的狡獪。並未想到別的。等到交了巳正。日麗天中。碧空萬里。又是端陽藻夏。風和日暖。休說雷風暴雨。連一絲晴雲影子都無。尉遲火道。玉清師太會說。今日午時大雷雨後。妖物才得出土。你看天氣。這般好法。那有雨來。正說之間。笑和尚抬頭一看。祇西北天際。似有幾縷輕雲飛動。果然沒有雨意。因昨晚情形。不似往日。也覺有些疑慮。時已不早。且不管天色怎樣。仍照以前商定下手。當下同了尉遲火。由高空飛行。越過妖谷。到了那千丈危巖之上。下面便是妖物出土的巢穴。一切俱經預先商定。勿庸再為諄囑。又恐驚動下面妖物。俱都用手。略為示意。笑和尚安置好了尉遲火。往回飛走。打算飛到前面谷口內平崖之上。等妖物出土。上前搶那乾天火靈珠。仗着隱去身形。靜等尉遲火。將妖物兩條後爪斬斷。護痛回身之際。再行飛回。兩下來攻。身剛飛落平崖。忽然一陣狂風吹過。抬頭一看。時光剛交午初。就在這一會功夫。西北方烏雲。已如潮湧捲至。轉眼陽烏匿影。四方八面的雲霧。疾如奔馬。齊往天中聚攏。滿天黑雲彌漫。彷彿晝晦。陰天已極。倏天黑雲層的電光。如金蛇亂竄。祇閃得一閃。鎮天價一個大霹靂。打將下來。那些籠罩巖谷的毒氛妖霧。經這大雷一震。全都變成彩絲輕縷。隨風四散。接着妖谷上空。電光閃閃。雷聲大作。那大霹靂緊一陣。慢一陣。轟隆碎甸之聲。趁着空谷回音。恰似山崩地陷。入耳驚心。祇震得山石亂飛。暴風

四起。同時酒杯大小的雨點。也如冰雹般打下。那大雷雖然響個不停。却祇在妖穴上空三四丈高下。發火震散。並不下擊。妖谷中先時一任雷聲震動天地。毫無動靜。那雷聲直打了一個半時辰。漸漸雷聲愈大。雷火也愈形降低。雷火去離妖穴。祇有丈許遠近。忽然一道紅光。疾如星飛。直往天空冲起。照得山谷通明。比雷光還要顯亮。這時正有一個霹靂。朝那穴打下。被這紅光一冲。竟在天空冲散。隨後雷聲越響越高。那道紅光。仍往妖穴落下。紅光才收。雷火也隨着降低。二次紅光再起。又將雷火冲高。似這般幾起幾落。眼看午時將近。妖穴不遠。冒起一陣黃烟。忽然雷聲停息。雲散雨收。妖穴中先是紅光閃了兩閃。那毒霧妖雲。騰騰勃勃。由穴中湧出。將妖穴附近籠罩。恰似一個彩堆錦障。映着陽光。越顯奇麗。待了不多一會。又見彩焰中。冲起一粒紅星。離地約有三丈多高。停在空中。不住滾轉。遠看好似渾圓一個火球。沒有前幾次所見的大光輝也。疑而不散。不似先前雖然光焰較大。却帶陰晦之色。知道妖物經了這次雷劫。氣候已成。那粒乾天火靈珠。也凝鍊精純。可大可小。因妖物身軀。還未出土。不敢冒然去搶。正在盤算之際。條地妖穴裏。又拋出百千條五色匹練般的毒氣。盪搖空中。緊接着兩條三四丈長的前爪。先行出土。爪上綠星。在陽光下。到不顯怎樣光明。祇是那發出來的毒氣。却異常腥臭。聞着頭腦昏眩。知道妖物快要出土。益發不敢大意。聚精會神。真氣內斂。一方準備相機下手。眼看妖物兩條前爪。直伸向天舞了幾下。那空中停留的乾天火靈珠。也由近而遠。往前移動。長爪盡後。先現出妖物身軀。裹着一身腥涎毒

霧好似非常疲倦。緩緩由穴內昇了上來。大白日裏。分外看得真切。有時兩爪交叉。果似一個古寫的半截文字。尖頭上。生着一雙三角眼睛。半睜半閉。射出紅芒。嘴裏的烟霧。一噴便似十來丈長的匹練。拋將出來。噴一回。往上升起一些。看去神氣頗覺吃力。笑和尚見妖物轉瞬出土。這般厚重的毒霧。如何進身。那粒乾天火靈珠。照在妖物頂上。四週俱有毒霧妖雲環繞。不拚冒着大險。決難搶到手中。這時那妖物兩條後爪。又上來了半截。前爪交叉。直撐空際。後爪着地。全形畢現。加上那樣生相凶惡。奇形怪狀。又知妖物毒氣非常利害。縱然口中禽了靈丹。也未必能保無恙。又知時機稍縱即逝。正在爲難。忽見妖物後爪。祇出來了一半多。倏地停止不動。伏地怪嘯起來。鳴聲異常尖銳淒厲。叫得人耳眩心搖。不能自主。比較前時還要格外難聽。叫約有四五十聲。倏又昂頭將身豎起。兩眼閉攏。將尖嘴闊腮一張。白牙森森。吐出來的火信。疾如電閃。燐燐吞吐。肚腹一陣起伏。似往裏吸收什麼。先前所噴出來的毒霧妖雲。連那些五色匹練。如衆流歸壑一般。紛紛向妖物口中吸湧而進。頃刻間祇剩妖物口前有兩三尺火焰。所有妖氛。一齊被他收去。同時他又人立起來。兩條後爪快要出完。空中乾天火靈珠。也似在那裏往前移動。笑和尚一看。還不下手。等待何時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當下駕起無形劍遁。直往那粒乾天火靈珠飛去。口誦避毒真言。伸手便搶。方喜容容易。將珠得到手中。及至搶了珠子。回身飛遁。才覺那珠似有一個重東西。在下面牽引。拿着飛走。甚是吃力。百忙中往下一看。那妖物已有了覺察。一雙三角眼。全都睜將開來。尖

嘴中火信直吐。待要噴出毒霧。笑和尚大吃一驚。在這千鈞一髮之際。急中生智。一手提定那珠。往回飛走。手指處將飛劍放出。往那粒乾天火靈珠下面一繞。果然無心中將妖物真氣斬斷。那珠失了依附。入手輕靈。與先前重滯。宛不相同。笑和尚用飛劍時。不能隱形。已被妖物覺察。還算妖物初經雷劫之後。正在出土吐納養神之際。氣體不充。飛行不速。祇惹得怪嘯連聲。口中一二十丈長的毒氣。又似匹練般。直朝空中拋去。同時兩條後爪。也一齊出土。待要全身飛起。笑和尚見已得手。那敢怠慢。早已收回劍光。隱形飛遁。就在這時期中。尉遲火在危巖上潛伏注視妖物動靜。見大雷雨後。妖物果然現身。火靈珠停在空際。左右毒氣甚重。先時也代笑和尚着急。及見金光閃了一閃。火靈珠不見。知己得手。心中一喜歡。略微慢了一慢。那妖物業已全身出土。先時動作尚慢。倏的刮起一陣腥風。妖物口中亂噴五色匹練。周身有彩霧烟雲環繞。張開四爪。恰似一個七八丈長短的四脚蜘蛛。往前便飛。尉遲火才大喝一聲。將劍飛出。去斬妖物兩條後爪時。這時妖物離地。也不過才兩三丈多高。還待向上。去追仇敵。忽見谷口一個伸出的危崖上面。先是一溜綠火。直敵尉遲火的飛劍。接着起了一陣綠烟黃霧。恰似一面百數十丈方圓的烟網。烟霧中一個斷臂長人。面貌猙獰。披散頭髮。手持一面紙旛。連人帶烟。直往妖物撲去。這時先前那一溜綠火。已迎着尉遲火的飛劍。兩下一碰。同時一綠一白兩道光華。雙雙墜地消滅。笑和尚原意。遁出毒霧氛圍。再回身運用飛劍。與尉遲火前後夾攻。剛飛出去里許地面。猛一回身。正見那斷臂妖人。破

了尉遲火飛劍。用一團黃綠烟霧。網一般圍住妖物全身。連人帶烟。抱住妖物。破空飛去。不由大吃一驚。忙喝大胆妖孽休走。手指處。一道金光。疾如閃電。往前便追。那斷臂妖人。想是知道利害。也不回身迎敵。怪嘯一聲。疾如飄風。直從尉遲火潛伏的危崖上面飛越過去。笑和尚劍光何等神速。連忙追去時。剛剛飛至危崖上面。忽然聞着一股奇腥。立刻覺着天旋地轉。目眩頭暈。若非素常修養精純。幾乎倒地。就在這略一停頓之際。妖人逃走已遠。再看尉遲火。業已倒地不省人事。笑和尚大吃一驚。不願再追敵人。因巖上毒氣太濃。不敢停留。百忙中屏着一口真氣。就地上抱起尉遲火。先飛離了險地。再說。知道一時疎虞。闖下大禍。到了土穴左近。將尉遲火放在地上一看。尉遲火二目緊閉。渾身棉軟。祇前胸以下肉色未變。餘者自頸以上。俱是色如烏漆。連忙塞了兩粒丹藥下去。在旁守護。等了兩個時辰。絲毫不見醒轉。知他受毒已深。靈丹無效。越發憂急。這時妖物雖然逃走。餘氛猶自籠罩巖谷。在晴空中隨風飄盪。倘如隨風吹散。必要貽禍於人。也是將來隱患。祇苦無法消除。乾看着急。準備尉遲火到晚不醒。祇好自己抱着他。驚劍光回轉東海。拚着一身不是。求師尊們搭救。別的暫時也顧不得了。漸漸日色偏西。正在無法可施之際。猛見一道匹練般金光。電閃星馳般的飛來。宛似神龍夭矯。圍着妖穴附近繞去。接着便是震天價一個大霹靂。那道金光往巖谷上面。祇繞了一轉。便掉轉頭長虹瀉地般直往妖穴射去。笑和尚一見金光。便認出是三仙一派。來了救星。祇不知是三仙中那一位。不由又驚又喜。不等來人現身。早合掌跪

在當地不敢抬頭。耳旁又聽霹靂兩聲。悄悄拿眼偷覷。金光斂處。現出一位慈眉善目的清瘦瞿曇。緩緩從空中往二人存身之處行來。笑和尚見是師父。目前妖氛已淨。尉遲火也不至傷生。固然忻幸。但是想起自己許多措置失當之處。雖然師父平日鍾愛。定難免去責罰。嚇得跪在地下。不敢出聲。祇不時拿眼偷看動靜。苦行頭陀好似不會看見。笑和尚跪在地下一般。逕走近尉遲火身前。將他扶起。手指處一道金光。細如人指。直往尉遲火口中鑽去。一會功夫。那金光穿口出鼻。就在尉遲火七竅中。鑽進鑽出。不住遊走。約有頓飯光景。苦行頭陀才收回金光。雙手合掌。口誦真言。搓了兩搓。手上放出光華。往尉遲火上半身。摸了一遍。然後取了兩粒光彩晶瑩。綠豆大小的丹藥。塞進尉遲火口內。又過了頓飯時頃。才聽尉遲火長長的咳了一聲。緩緩醒過來。見是苦行頭陀。連忙躬身下拜。苦行頭陀道。這次很難爲你。如非事先疏虞。未看出妖人潛伏之處。妖物決然授首。我同玄真子道友。在東海煉丹。正是火候吃緊。那丹關係三次峨眉鬥劍。幾輩峨眉道友生死存亡。我三人採藥多年。才得齊備。一毫大意不得。所以來遲了一步。致你失去飛劍。身受妖毒。幾乎墜劫沈淪。那妖物毒氣本就利害。這是他的救命毒焰。休說你等小小功行。連正邪各派中主要人物。也本必全能禁受。幸而你事前無心中。服了萬載空青。靈石仙乳。又有東方太乙元精所化的石犀。護着前心。僅僅七竅中了毒氣。不然縱有靈丹。也難復原了。更幸妖物毒焰。終身祇放一次。他因沒生後竅。食物有入無出。腹中淤積天地間淫毒污濁之氣。不到生死關頭。不會發洩。這次

因失去他的元陽。變成純陰之質。又被妖人在急中一搶。那妖人又完全知他尅化禁忌的來歷。無法脫身。情急無奈。才將這萬分惡毒之氣。震開腋縫。發將出來。妖氣已洩去大半。此後除他。比平空遁去。容易多了。祇是你飛劍既失。元氣又傷。事情爲助我的孽徒成功而起。你始終不存一毫貪念。卽此已很難得。現時你也不能再去積修外功。可隨我回轉東海。由我鍊一口飛劍。賜還與你。以獎你這一番苦勞之功。便了。這時尉遲火已聽出苦行頭陀有怪罪笑和尚之意。笑和尚更是早已聽出語氣不佳。嚇得心頭亂跳。戰兢兢膝行挨近前去。想等師父把話說完。再行苦告乞恕。誰知苦行頭陀始終不會理他。把話一完。不候他二人張口。僧袍展處。單携了尉遲火。一道金光。直往東方飛去。笑和尚一見不好。忙駕無形劍遁。從後迫隨。到了東海一看。洞門緊閉。知道師父劍光迅速。業已早到。若像往日。已然叩戶。逕入。因爲負罪之身。又猜不透師父。究要怎樣責罰。徬徨無計。祇得跪在洞門外面。低聲默祝。直跪到第三日清晨。毫無動靜。越發焦急起來。暗想自己一生出世。便由師父撫育教誨。甚得鍾愛。說是將來還要傳授衣鉢。平素從無過錯。連重話都未責罰過一句。今番斬妖無成。祇是一時疎虞。沒有看出妖人藏隱在旁。也是無心之過。何以情形這般嚴重。大有擗諸門牆之外的意思。自己長跪哀求了一夜。竟不能絲毫挽回。越想越傷心。不由哀哀痛哭起來。悲泣了一陣。先於求恕之中。還有些怨望師父薄情。處罰太過。後來一想。以這次而論。要專筭除妖不成。那祇是自己法力經驗不夠。並非自己不盡必力。縱然有罪。何致於此。其中必

然還有原故。又仔細想了一想。才想起自從參加破慈雲寺後。因爲出馬得意。又見衆同門。能如自己者甚少。未免狂妄自大。一路上雖然也積了不少外功。回想許多次處置事情。都有點不得其平。一任自己喜怒。尤其那日聽說妖物身上藏有寶珠。不該心心念念祇在珠上盤算。斬妖除害之事。反到不甚注意。如與尉遲火異地而處。或者得珠之時。不再狂喜遠遁。也許縱有妖人潛伏。不致使妖物遁去。又想起師父教規素嚴。那日代雲從風子化齋。土豪固然可惡。懲治尚可。豈能犯戒。盜人銀兩。以供自己快意。雖說銀子并非自用。終是犯了清規。更想起路遇矮叟朱梅。那般諄諄囑付。不該因爲寶珠存下私念。找尋諸葛警我不着。便逞能不再找人。照那日形勢。如再得一人相助。得珠之後。將珠交與助手。自去對付妖物。妖人何能讓他逃走。豈非一念之私。誤了全局。越想越覺錯誤太多。事情全壞在自己身上。責無旁貸。怎能說師父薄情。不禁心寒胆戰。愧悔萬分。正在惶急。忽見玄真子與乾坤正氣妙一真人。雙雙緩步走來。笑和尚一見。彷彿是得了救星。連忙膝行着。迎上前去。懇求代爲緩頰。妙一真人道。你師父性情。平素看去。較我等還要和易。但是戒律却異常精嚴。你不應連犯貪嗔妄三行戒條。據我看你師父心中。甚是難過。大有將你逐出門牆之意。所幸你尚能懺悔。覺悟前非。我又念你能爲峨眉宣勞。因此約了你玄真師叔。向你師父求情。縱能免却追還飛劍逐出門牆。責罰也不在小。你可小心在此謹候。萬別任意行動。少時自有回音。笑和尚那敢答言。不住含淚叩謝。眼看妙一真人與玄真子。走到洞府門前。石門自開。雙

走了進去。一會諸葛警我走來。向笑和尚略一點首。匆匆入內。又待有兩個時辰。才見諸葛警我。面帶憂色。走了出來。喚笑和尚起立道。師弟恭喜恭喜。已蒙師伯憐宥了。笑和尚大喜。忙問究竟。師父可準小弟進去。拜謁請罪。諸葛警我道。此時談何容易。這事都怪我。晚回來了兩三日。累得師弟你還此無心之過。適才師父和妙一師叔。向苦行師伯。再三求情。祇免逐出門牆。尚有許多下文。暫時無暇談此。可隨我到釣壑磯新開的洞府中細談吧。笑和尚聞言。不由憂喜交集。先向着洞府。跪謝師父寬恕之恩。然後隨着諸葛警我。下了仙山。駕起劍光。直飛海濱釣壑磯。神吼洞坐定。聽諸葛警我詳說經過。才知苦行頭陀。果然怪他不該狂妄貪嗔。盜人銀子。一心看重寶珠。精神不屬。以致未看出妖人潛伏。遺留莫大後患。對他甚是灰心。不但不肯傳授將來衣鉢。還要追去飛劍逐出師門。幸而念在他資稟不差。又是初次犯過。事後跪在洞前。尚能自覺前非。又經玄真子妙一真人。再三說情。才免逐出之罪。給與自新之路。那妖人乃是百蠻山陰風洞妖孽。綠袍老祖門下。叛師惡徒辛辰子。自從綠袍老祖在慈雲寺被極樂真人李靜虛腰斬。恰巧辛辰子趕到。趁着頑石大師失利的當兒。冒險將綠袍老祖上半身。搶了逃走。他拚命救師。心裏並非懷有好意。他因早已知道綠袍老祖。尚有第二元神煉成的玄牝珠。乃是邪教中的至寶。起心不良。並不將綠袍老祖上半身送回百蠻山。尋找替身還元。逕將他帶至西藏大雪山極隱秘的玉影峯。風穴寒泉之內。用妖術法寶。將峯封鎖。每日毒釘邪火禁制。要逼綠袍老祖。將玄牝珠獻出。綠袍老祖知他

心情歹毒。與自己不相上下。寧受折磨。至死不肯將珠交出。辛辰子才知弄巧成拙。憑自己法力。祇能給他受盡痛苦。要弄死却非容易。又加百蠻山尚有三十幾個兩輩同門。時常查問綠袍老祖上半截尸身下落。俱疑辛辰子搗鬼。綠袍老祖未死。漸漸追問甚急。玄牝珠如能到手。更不愁他這些同餘孽不服。如果珠不能得。遲必生變。再要走漏機秘。被人救去。綠袍老祖殘忍非常。報復起來。定比自己施之於人者。不知還要慘上多少倍。越想越害怕。擒虎容易放虎難。情急無奈。祇得費盡心力手脚。盜了紅髮老祖一把天魔化血神刀。這原是綠袍老祖的尅星。交珠便罷。否則便用神刀。將綠袍老祖連殘身帶元神全部斬化。誰知遲了一步。綠袍老祖。逕被妖人西方野佛雅各達救走。狠心毒意。乘人於危。在青螺魔宮中。雙活割了青海教教祖。藏靈子得意門徒師文恭的身軀。接復後。遁回百蠻山去。發下大誓。二次再練百毒金蠶蟲。捉到辛辰子。將他磨折三十年。身受十萬毒口。後然斬去元神。化骨揚灰。用法術咒成蠱蟻。輪迴生死。日受毒蠶咬食。永世不完苦孽。辛辰子當時被綠袍老祖用拔毛代體。化神替身瞞過。未得追上。已知上了大當。後來一聞此信。嚇得胆落魂飛。那敢再回百蠻山去。到處潛伏隱影。以避綠袍老祖搜尋。知道儘自藏躲。終非了局。另聽別的妖人說起。要破金蠶蟲。祇有生擒到雲南天蠶嶺的千年文蛛。用自己心血祭煉。與妖物分神化體。用時才可將金蠶一網打淨。否則這次綠袍老祖下了狠心。不久便將身與金蠶合而爲一。蠶存與存。蠶亡與亡。就未必能制了。他得了那妖人指教。又傳了妖物文蛛禁制之法。

用千年毒蝎腥涎。合蛟絲凝結的毒網。去擒妖物。預先在妖谷內。用妖法隱去身形。笑和尚同尉遲火去時。他已查覺。本想下手暗算。又因妖物有乾天火靈珠護體。非毒網所能剋制。指教他的妖人。也算出他非因人成事不可。因此才隱忍未動。決計借別人搶珠之時下手。但他生性太惡。就這麼打算。還趁尉遲火往谷口探頭之際。暗打了他一陰魂毒火彈。那彈中上不出七天。便要煩渴而死。偏偏尉遲火無意中。又服了千載空青。靈石仙乳。才保無恙。及至笑和尚得珠到手。辛辰子趁他回身。用毒網抱了文蛛。污壞了尉遲火的飛劍。行法遁走。笑和尚追他時。他因乾天火靈珠。已與妖物元氣脫離。不但沒有顧忌。反起覬覦。原想暗使妖法。一網打淨。一則恐人覺查。傳揚出去。作賊心虛。二則笑和尚劍光非比尋常。同時文蛛。又放出那救命毒氣。他雖滿身妖法。又知禁忌。也覺禁受不住。連已經倒地的尉遲火都未及下手。逕自逃走。誰想冤家路窄。指點他盜取文蛛的妖人。走漏了信息。被綠袍老祖門下一個名叫唐石的聽了去。密告了綠袍老祖。自是容他不得。早派了十幾個門下妖孽。跟蹤窺探。一則怕他那柄化血神刀。又兼想連那妖物文蛛。一齊得去。當時並未下手。直等辛辰子得手之後。暗地跟隨。到他潛伏的玉屏巖地穴以下。用妖法隱形化身入內。趁他和一個妖婦飲慶功血酒之時。暗下銷魂散。將辛辰子和那妖婦。醉得昏迷過去。再用柔骨絲縛好。連鮫網中的文蛛。一齊帶回百蠻山陰風洞去。行至中途。正遇紅髮老祖尋來。向辛辰子要還化血神刀。這一夥妖人。不知利害。語言不遜。惱了紅髮老祖。施展妖法。困住衆妖人。斬

斷柔骨絲。震醒辛辰子。索還化血神刀。辛辰子醒轉一看。才知中了仇敵道兒。如非紅髮老祖索刀起釁。要被這些同門妖孽。捉了回去。其身受的慘毒。那堪設想。當下便向紅髮老祖跪下謝罪。將刀獻還。歷說綠袍老祖。怎樣狠毒。他盜刀自衛。情出不已。再四苦苦哀求答救。紅髮老祖也未理他。將刀取回。竟自飛回山去。辛辰子趁衆人畏懼紅髮老祖。不敢動手之際。見紅髮老祖一走。連那妖物文蛛。和心愛的妖婦。都顧全不得。也乘機同時行法遁走。這夥妖孽。欲待追趕。已自不及。祇得帶了那妖婦。和妖物文蛛。回山復命。綠袍老祖聞得辛辰子中途逃走。暴跳如雷。不但恨紅髮老祖切骨。怒到急處。竟怪唐石。不加謹慎。一口咬斷唐石臂膀。又要將這些妖人。生吃雪恨。還算雅各達。再三求情。說他等俱非紅髮老祖之敵。文蛛既已得到。除了後患。可以將功折罪。辛辰子失了文蛛。和化血神刀。無殊釜底遊魂。早晚定可擒來報仇。雪忿。何必急在一時。這些妖孽。才免葬身老妖之口。那綠袍老祖。自從續體回山。性情大變。越發暴戾狠毒。每日俱要門下妖人。出去抓來人畜。與他生吃。人血一喝就醉。醉了以後。更是黑白不分。不論親疎。一齊傷害。不似從前對門下。暴虐之中。還有幾分愛惜。總以爲自經辛辰子這一來。其他餘孽。難保不有人學樣。傳授法術。學成以後。去爲將來叛師害己之用。簡直休想。他從前雖然狠毒。女色却不貪戀。自得妖婦。忽然大動淫心。每日除了刺血行法。養蠶煉蟲之外。便是飲血行淫。偏那妖婦。又不安分。時常門下妖孽勾搭。偶然覺查。他却不究妖婦。祇將門人慘殺生吃。門下三十幾個妖人。已被他生嚼吃了好幾個。

在他淫威惡法禁制之下。跑又跑不脫。如逃出被他擒回。所受更是慘毒。不逃走。在他身旁。法術既不會再傳。又是喜怒難測。時時刻刻。都有慘死之虞。他回山沒有多日。鬧得這些門下妖人。個個提心弔胆。如坐針氈。及至這次唐石領了多人。盜回文蛛。除去他的隱患。有功不獎。反對唐石。咬斷一隻臂膀。又要生吃衆人。雖經人解勸得免。可是一見唐石斷臂。便想起昔日咬斷辛辰子臂膀。結怨復仇之事。不時朝唐石竊笑。話言語。總拿辛辰子作比。唐石平時雖是惡毒。甚得衆心。向辛辰子追究綠袍老祖下落。也是他一力主持。却鬧得這般結果。朝不保夕。越發衆心解體。反覺不如當初與辛辰子一氣。同謀將他除去。到不致受今日荼毒。一面是衆叛親離。那辛辰子。却自知早晚沒有活路。探知綠袍老祖。也想利用文蛛。煉成妖法。與蛾眉尋仇。得到以後。并未弄死。祇因金蠶蟲。尚未煉成。不能分心。將文蛛仍用鮫網網好。關在陰風洞底風穴之內。自己既與惡師勢不兩立。除了將文蛛。再行盜回。覓地藏煉。將來還可拚個強存弱亡之外。更無善策。處心積慮。想去冒險一試。半月之內。必要前去。苦行頭陀。用佛法坐禪。神儀內營。智珠遠照。算出許多因果。又看玄真子與妙一真人情面。將斬除妖物之事。責成笑和尚。前去辦完。命諸葛警我傳話。指示了綠袍老祖藏匿妖物之所。給了三個密柬。外面標明日期。到日危急。才許開看。斬妖回來。不但將功贖罪。那時苦行頭陀。也值功德圓滿。仍可令笑和尚。繼承衣鉢。笑和尚備悉經過。好生憂急。忙對諸葛警我道。斬妖贖罪。責無旁貸。祇是那綠袍老祖。何等利害。門下許多妖人。俱非弱者。我人單勢

孤本領有限。如何能夠深入妖穴。師兄念在往昔情分。好歹救我一救。諸葛警我道。你真見事則迷。枉自平日那樣聰明。你想師伯。既將全責交你。如非預算成功。豈有叫你去送死之理。不過怪你這次狂妄。自私。犯了教規。特意藉此磨折你一番罷了。綠袍老祖利害。我等自不是他對手。其間當然免不了許多驚險魔難。所幸師伯雖命你一人負責。並未禁止你約請幫手。前輩師伯叔。自不便請去相助。連我也因三次峨眉之事。師父和這兩位師伯師叔。時有差遣。不能離開一步。但是別的同門尚多。尤其是破完青螺以後。新入門的幾位同門。不但本領高強。還有許多異寶。師伯第一封柬帖外面。定有你起身日期。計算離今天。還有半個來月。你何不趁此時期。請好助手。再往百蠻山去。相機行事。豈不是好。笑和尚道。我平日不善和師姊妹們應對。除你之外。祇合小師弟金禪交好。他的能力。還不如我。餘者同門雖多。我俱不熟。又不說何人身有異寶。也不好意思。事急請人相助。

第六回

藏珍無分寒暑怨偏私

敵愾同心金蟬急友難

這便如何是好。諸葛警我道。你又呆了。斬妖除害。乃是我等應爲之事。雖說助你。也是爲公。不過你身任其難罷了。祇一對他們說。除非另奉師命。有事在身。都是義不容辭。峨眉與我等。一家手足。俱是同門。分什麼男女。和交情深淺。我代你打算。這些同門當中。別看小師弟金蟬。本領不如你。還就數他是第

一福人。畢生永無凶險。又最得妙一夫人。和諸同門看護。難得他又和你交好。約他相助。最爲妥當。你如不好意思。請師姊妹們相助。一約他去。師姊妹們也決不袖手。縱然自己不去。必借法寶。助你成功。我聽說他們所有法寶。除朱文有朱師伯的天遁鏡。專破妖氛毒氣外。如李英瓊的紫郢劍。秦家姊妹的彌塵旛。還有申若蘭借用半邊老尼的紫炁鋤。也未送還。他們現時俱聚集在峨眉山凝碧崖。洞天福地之內。前門法術封鎖。初去不易找尋。你可往鬚仙李師叔飛雷洞對過後洞入內。祇須約去小師弟。再借得兩件法寶。悄悄偷上百蠻山。用隱形法入洞。去斬文蛛。金蟬與你接應。縱不手到成功。也不致失陷妖人手內。事要慎密。不可再似前時大意。我將師父給我的九轉真元再造神丹。給你兩粒。以防不測。少贖我力。不從心。不能分身相助之罪。如何。笑和尚說那仙丹。經三仙多年道法煉成。因念諸葛警我。頻年採藥。勞苦功高。戒律謹嚴。從無過犯。同門中祇他一人。得蒙恩遇。賜了七粒。有此在身。不啻多得一條生命。連忙跪謝。又謝了指教之情。因爲事不宜遲。大功未成。師父不許見面。諸葛警我。又忙着檢配新採靈藥。事已商量停妥。無可留戀。將那火靈珠。與諸葛警我看了。又商談了一些別的事。便別了諸葛警我。逕往峨眉飛去。雖聽說飛雷洞。在峨眉後山。有危峯峭壁。圍繞人跡罕到。但是從未去過。照諸葛警我所指的路。逕在空中飛行。尋了好一會。才看見山陰峯巒聳聚之下。有一片平崖。上面有一座洞府。背倚崇岡。一面孤峯拔雲。一面廣崖上。洪波浩浩。急流汹涌。到崖盡處。直落千尋。飛沫噴雪。銀濤幻彩。聲如雷轟。震動山谷。

洞府對面。又是一座洞府。洞門似較稍小。白石如玉。映日生光。洞前有畝許方圓平石。突伸出去。左右各有一根白玉石柱對列。兩崖中斷。下有百丈深潭。寒波泝溯。兩洞相去。并沒多遠。到處都是奇花異卉。古木靈石。允稱仙境。笑和尚算計這兩座洞府。必有一處通着凝碧仙府。正待收劍下落。倏聽一聲鵬鳴。定睛一看。從洞內高視闊步的。走出一個金眼大黑鵬。出洞便縱向洞旁石柱上面。鉄羽神駿。顧盼威猛。緊接着洞中又縱出一個比人還高的大猩猩。手中拿着兩柄長劍。出洞便在平崖上。舞將起來。光華閃閃。縱躍如飛。雖不能與身合一。已宛然峨眉家數。笑和尚看着希奇。暗想前日聞得凝碧崖。有一位仙緣極深的女同門。名叫李英瓊。得了白眉禪師的神鵬佛奴。甚是通靈。却不想還有這麼一隻大猩猩。居然也得了峨眉傳授。諸葛師兄說。不久有許多妖人。來此侵犯。有這兩個靈物守洞。尋常異教。還難擅入雷池一步呢。正想看那猩猩舞完了劍。再行下去。忽見空中飛過一羣大山鳩。那時猩猩正舞到疾處。倏地將足一點。連人帶劍。直突高空。那羣大山鳩。飛逃不及。早被衝入鳩羣。劍光過處。穿殺了好幾個。縱下地去。收了雙劍。便作人言。叫那黑鵬去吃。那黑鵬偏着頭。看了他兩眼。嘴裏叫了兩聲。想是不肯領情。那猩猩一賭氣。提起幾隻死鳩。使往崖溪中扔去。零毛碎羽。落了一地。笑和尚心最仁慈。暗罵扁毛畜生。才學了多少本領。既會人言。必已通靈。如何行事。還這般殘忍。前輩師伯叔。從不收異類爲徒。金蟬比較淘氣。說不定就是他所養。這東西已學會峨眉劍法。又有這兩口好劍。現時見他爲惡。不加懲治。異日多事殺

生。再要野心不退。跌入旁門。豈不貽羞峨眉門戶。害他主人爲他受過。何不下去懲治他一番。就是他主人知道此事也難怪我。想到這裏。故意鬧個玄虛。收了無形劍道。從空中似斷線風箏般。飄飄蕩蕩。往下墜落。神鵬得自白眉和尚佛法點化。笑和尚無形劍道。須臾不過去。早看出來人是峨眉一家。存心給袁星一點苦吃。才有袁星吃虧挨打之事。笑和尚連打帶鬧。戲耍了袁星一陣。已斷定這裏。定是凝碧仙府。的後洞無疑。正待邁步往前行走。忽然鼻孔聞着一股子異香。見洞口裏石頭上。放着三個朱紅如火的果子。拿起一看。清芳撲鼻。以爲是洞中仙果。被袁星盜來。嘗了一個。非常香甜好吃。順手揣起。往裏便走。原來袁星委實心高志大。自見主人爲余英男逃走莽蒼山之事。每日焦急。想到用神鵬。同立奇功。將英男尋回。以博主人歡心。背着衆人。和神鵬商議。神鵬也因日前追尋英男無着。覺得有負使命。先因奉命看守後洞。不敢擅離。禁不起袁星一再慫恿。說他自幼生長莽蒼山。洞穴甚熟。又有許多子孫。可以相助找尋。除非英男不在那裏。否則沒有尋不着之理。你飛行又快。那有這巧。就會出事。何況對門還有兩位大仙相助。決無妨礙。倘如尋回。其功非小也。省得主人着急。又從腦後。拔下幾根長毛。交與神鵬。說莽蒼同類中。是年代深造一點的。都通鳥語。可將此毛帶去。用鳥語說了英男形相。你如當時尋不見英男。祇管回來。明日再去。他們自會幫你找尋。隨到隨回。不過幾個時辰。我再故意絆着對面兩位大仙。在此說話學劍。即使有警。由二位大仙抵敵。我回去送信。也不致於誤事。如此既可立功。又可不廢職守。豈不兩

全其美。神鵬被他說動。又因深通靈性。能預知警兆。預料目前不會有事。便由袁星先將石趙二人請出。借學劍爲由。幫助防守。逕往莽蒼山飛去。那裏千山萬壑。大小洞穴。不計其數。自不能一一遍尋。僅在空中盤旋下視。全山尋遍。到見了不少大馬熊。除此之外。雖遇見幾個小猩猩。俱是年齡尚輕。靈氣毫無。一見神鵬飛來。嚇得亂抖亂叫。一一抓住。問了問。那裏通什麼鳥語。將袁星長毛與他們看。到似乎有些認得。也沒有甚麼特別表示。神鵬便捨了這些小的。再去空中尋找。休說英男。連大點猩猩。一個都無。記着後洞。不敢久停。祇得回飛。飛過一處山巖。見地下有幾個朱果。神鵬自然識貨。飛身下去抓起。四外細看。祇有幾十匹馬熊。在那裏吃草。餘無朕兆。便飛回來。到家先埋怨袁星。所言不實。頗爲嗔怪。袁星不住指天發誓。表明心跡。更耽心同類子孫。又被什麼木魅之類的妖物所害。苦於不能分身前去。好生難受。那朱果共是五個。因未稟命而行。人未尋回。不敢向主人們呈奉。和神鵬商量分吃。神鵬他昔日承主人賜過好幾個。祇吃了兩個。多分一個給袁星。袁星想自己吃一個。偷偷送兩個給芷仙。報他得劍之恩。因那仙果清香撲鼻。聞一會。看一會。放在石上。不捨就吃。却被笑和尚跑來拿去。如何肯捨。大叫一聲。拔出劍來。拚命就追。笑和尚何等迅速。身又隱去。順着洞中路逕。到了凝碧崖。見着金蟬。同往無人之處。把來意告知。問金蟬可肯幫忙。金蟬自是一口應允。又說起責罰袁星經過。金蟬聽了大笑。笑和尚問出袁星。也是女同門李英瓊養的神猿。深悔滴才不該處置過分。雖說同門一家。自己初來。到底是客。祇顧一時。

高興舉動太以放肆。不好意思去見衆人。好生躊躇。金蟬笑道。笑師兄。你又太迂了。我們年輕道淺。本不應收門徒。何況異類。無非李師妹仙緣太好。又是在未入門以前收下。得了掌教夫人默許。大師姊早就慮他野性難測。異日在外生事。偏他當了我們。又非常恭謹。不能無過相責。不料背地却敢放肆。得你儆戒一番。再好不過。就拿這兩個朱果說。聞得李師妹說。祇莽蒼山才有。並且不是年年結實。叫他把守後洞。他却不知偷往那裏弄來。也不稟報。多麼可惡。適才我們來時。聽李師妹在後呼喚。想必有事。我們且先回去。和大家見了面。好在時期還早。率性留你盤桓些日。到時他們不去。好歹也借幾件法寶。日前聳仙李師叔。會派仙禽傳書。說不久凝碧還有妖人侵犯呢。笑和尚強不過金蟬。祇得隨他同往太元洞內。請新舊諸同門。一一見禮。紅着一張臉。又向英瓊道了歉。金蟬便將袁星任意妄殺。咎由自取。責他乃是爲好。並不過分。說還未了。英瓊記着英男。也未暇計及別的。搶着問道。袁星一個畜生。做錯了事。本應責罰。豈能介意。到是笑師兄所持朱果。乃莽蒼山之物。笑師兄必從莽蒼山來。可會見着一個孤身女子。笑和尚自來不善。和女同門應對。未及開言。金蟬早將朱果取自袁星說出。英瓊一聽。忙要去喊袁星來問。袁星適才聽英瓊和靈雲等談說朱果。早恐少時事要洩露。滿腹鬼胎。等在外面。不等呼喚。入內跪下。戰兢兢說了經過。他這種行爲。正合英瓊心意。拿眼望着靈雲。并不作聲。芷仙朱文也先代他說情。靈雲道。妄戮飛禽。已有笑師弟責罰過了。把守後洞。何等重要。豈可遠離。連神鵬佛奴。俱有放棄職守之罪。姑念

爲主心切。從寬免罰。下次再若故犯。輕則追回寶劍。逐回莽蒼。重則飛劍斬首。決不寬容。速往後洞。小心防守去罷。袁星聞言。喜出望外。連忙叩頭謝了衆人。起身出去。金蟬爲友心切。便將笑和尚現奉師命。要往百蠻山陰風洞。斬妖除害。將功折罪。祇因綠袍老妖利害。人單勢孤。來請同門相助之事說了。這些班小輩同門。除了靈雲。秦紫玲。吳文琪。幾個素來持重外。餘下都是急功喜事。好幾個都願前往。笑和尚當然滿口稱謝。金蟬更是興高彩烈。不住的商量怎樣去法。靈雲看了。甚是好笑。插口說道。蟬弟你就是這火爆性子。也不知亂些什麼。你先不要打岔。聽我來說。金蟬見靈雲顏色似不贊同。心中大爲不快。鼓着一張嘴。搶着說道。姊姊這還有什麼話說。我們既然以劍仙自命。斬妖除害。乃是天職。何況笑師兄受了苦行師伯重責。獨肩千斤重担。我和他情若骨肉。你們不肯幫他。也得幫我。莫非這義不容辭的事。也要稟命而行麼。我不管你們。誰要怕事。祇管不去。適才文姊姊和李師妹。申師妹。秦二師姊。都說去的。想必不會說了。不算。再連我一同。還要往下說時。靈雲見他一面激將。一面挾制。又好氣又好笑。不等說完。喝道。蟬弟住口。休得胡言。這凝碧仙府。乃本派發揚光大之基。我以微末道行。奉師父前輩之命。暫行主持。以後同門日多。都似你這放肆狂妄。言行任性。如何能行。昔日九華。念你年幼無知。處處寬容。如今年齡與學識。俱應竿頭日進。才是一言一動。都似這般浮躁。豈是修道的人體統。外人爲妖孽侵害。我等遇見。尚難袖手。何況同門至契。祇是凡事須有個條理章法。大敵當前。尤須慎重。豈是隨便張皇。便能了事。的金

蟬原有畏些懼靈雲。祇因激一於時義憤。疑心靈雲不肯相助。才說了那一番話。被靈雲義正詞嚴的。數說了一頓。早羞了個面紅過耳。英瓊朱文。一知來意。就首告奮勇。寒潭告蘭。也相繼說是要去。英瓊素來天真。最得全體同門鍾愛。誰說他也不計較。朱文與靈雲姊弟。又是生死患難之交。更不在意。反看着金蟬受窟好笑。若鬧得依峨眉。引爲深幸。平素本極敬重靈雲。反認爲自己冒昧。不該也搶着說去。其餘自紫玲起。沒一個不佩服靈雲的笑。和尚自不便有何表示。祇寒萼一人生來不會受過拘束。自負甚高。又係初來。聞言好生無趣。靈雲心中明白。轉向笑和尚道。前者成都衆同門分手。掌教師尊。原有飛劍傳諭。命我等分頭建立外功。比時正值護送朱師妹。往福仙潭求取仙草。歸來開闢仙府。接着又破青螺。未能下山歷練。遇見這種事。不但相助師弟。如能徼倖成功。將綠袍老妖除去。正是我等積修外功機會。爲公爲私。俱無坐視之理。偏偏仙府正值多事之秋。靈峯飛走。靈藥恐生變化。日前藏珍山坑。也不知是何寶物。化成一道光華。破空飛遁。適才第二口飛劍。又要遁走。多虧師弟趕來。用含光攝影之法。才得收住。現在不知穴中寶物。還有多少。算計這兩日寶物飛化。都有一定時間。我等法力有限。封鎖無效。要到明日。才能分曉。封既不能。祇有先事預防。通力合作。等他一出便收。要是寶物還多。須留兩位本領較大。能收寶物之人。在此防守。以收盡爲止。免致化形飛去。落於異派之手。時日甚難預料。最重要的。還有李師叔仙鶴傳警。說不久有異派來滋擾。此間根本重地。師祖昔年貯藏的靈藥異寶甚多。芝仙也移植在此。稍

有失陷。非同小可。李師叔祇說爲期不遠。並未指明時日。全數在此。尚恐抵敵不過。再如分開。其力更微。李師妹有一姓余姊妹。異日也是本門中人。如今孤身獨走莽蒼山。雖知他決無凶險。總在魔難之中。李師妹幾番要約人前去尋訪。也在爲難。尚未決定。百蠻山除妖。爲期尚有半月。如在此期中。妖人來犯。正好借師弟大力相助禦敵。事完之後。酌留數人。守護仙府。餘者隨着師弟。同建奇功。豈不是好。祇恐妖人遲遲不來。我等難以兼顧。蟬弟福厚。畢生無什凶險。誠如諸葛師兄所言。令他一人同去還可。其餘同門。祇好到時再定行止了。這一席話。自是解釋盡情。笑和尚早知師父以重責相委。必有魔難。決無容易之理。原在意料。到也泰然。能得金蟬相助。於願已足。金蟬雖不甚樂意。想起目前仙府中。實多礙難。祇有盼望妖人早來侵犯。決一勝負罷了。商議停妥。笑和尚便將頸才接的那口飛劍。交還靈雲。又將東封外面。註明赴百蠻山的日期。與衆人看了。靈雲見那口飛劍。形勢特別。連柄長祇尺許。劍身三稜。青芒耀眼。寒氣森入毛髮。衆人正在傳觀。笑和尚猛的心中一動。對金蟬道。藏劍寶穴。現在何處。發現以後。既然未能封鎖。各位師姊師兄。可會入內觀查。一句話將靈雲提醒。忙答道。這幾日一則仙府多故。二則初回時。因未看見飛走的法寶形相。恐道力有限。不敢妄入。今日見這第二次寶劍化成青蛇飛去。才猜寶物是按时飛行。又因師兄新來。忙於接談。竟未及想到入穴窺探。現被笑師兄一提。才想起若論我等本領。功行本不冒昧。擅窺師祖的寶藏。但是穴中寶物。既要次第飛遁。先已失去一件。再不先事防範。如有遺失。後

悔無窮。自以冒險入內試探爲是。不過穴中寶物深淺難知。時聽裏面金銖交鳴。我等是否能收。尚不可料。稍一失措。便有殺身之危。此事不能大意。所幸笑師兄無形劍遁。妙術通元。更有朱李秦三位師妹。各有至寶。那等不求有功。先求無過。入內人不須多。祇由我與笑師兄二人。借了三位師妹的紫郢劍。天遁鏡。彌塵幡。連那九天元陽尺。四樣寶物。入內觀察。以作防身之用。得便將穴中法寶收去。餘人各駕劍光。在穴外防守。以防寶物遁走。最爲穩妥。當下便向三人要過三樣寶物。將新得飛劍。帶在自己法寶囊內。佈置好了衆人。將彌塵幡交與笑和尚。元陽尺藏在袖內。一手持着天遁鏡。一手拿着紫郢劍。領了衆同門。走到寶穴前面峭壁之下。先和笑和尚飛劍上去。在穴口側耳一聽。裏面金銖交鳴之聲又起。祇如先前響亮。靈雲道。先時每值寶物飛去。以前片時。響聲甚大。寶物一經飛出。便即停息。據這兩次聞聲觀察。這穴必甚深廣。現在就要進去。笑師兄可有什高見。笑和尚道。師姊道法通玄。爲同門表率。無須太謙。就請下手吧。靈雲便將手一揮。峭壁下除了英瓊。已將紫郢劍借與靈雲。芷仙不能身劍合一。祇在下面旁觀外。餘人各將劍光放起。連人帶劍。十來道光華。冲霄而上。先似五彩匹練。起在半空。神龍天矯。略一遊轉。齊往寶穴上穴會合。寒光寶氣。耀目生輝。雜以雷電之音。穿織成一盤光網。籠罩穴頂。靈雲料無疏虞。對笑和尚道。得一聲有僭。揭開玉石穴蓋。用手中天道鏡。往下一照。見裏面是一個井一般的深穴。從上到下。約有二十餘丈。比穴口約寬三倍。內壁上面有一個石門。餘外三面俱是平滑如玉的石壁。一無

所有。才知寶穴原是兩層。寶物定藏在石壁以內。略一端詳。看出穴中並無異兆。回頭招呼笑和尚。一前一後。飛身下去。到了穴底。走向石門前一聽。果然金銖之聲。出自門裏。空穴傳音。分外清晰。鏗鏘悅耳。見那石門。竟似天然生就。僅略看出一絲輪廓。無法進去。二人商量了一會。先用笑和尚的飛劍。往縫隙裏試試了。竟不能削動分毫。也不知以先寶物。怎能破壁飛出。猜這石門。定有仙法妙用。不然何致笑和尚的飛劍。都破他不開。又用彌塵旛。試了試。以爲彌塵旛。能隨心所至。穿金入石。必能連身入內。誰知彩雲起處。仍不能飛入雷池一步。祇在石門之上迴旋。才知仙法利害。越發不敢大意。連忙收了彌塵旛。取出英瓊紫郢劍。向門縫裏刺去。先以爲飛劍寶旛六效。紫郢也未必成功。姑且試試。誰知紫光到處。立刻一道白烟一閃。石門不見。石門以內。金光耀眼。夾着一團彩氣。疾若閃電。一般盤旋。阻住去路。二人不禁吃了一驚。先以爲這是寶物。猛聽出金銖交鳴之聲。出自光層裏面。才悟出這是仙法封鎖寶物的妙用。靈雲將天遁鏡。交與笑和尚。要過彌塵旛。叫笑和尚持鏡遠照。相機進退。自己決意冒險入內一探。一手持着紫郢劍。用彌塵旛護體。再與自己飛劍將身合一。試探着往光層裏穿去。笑和尚在光層外面瞭望。眼看一道紫光。會合一幢彩雲。穿入光層以內。頃刻之間。倏見靈雲帶着一條青光。重又穿光而出。落地收了法寶飛劍。口中連稱好險。笑和尚忙問究竟。靈雲道。我用法寶飛劍護身。微倖入了寶穴。裏面地方甚是深廣。玉柱瑤階。如同仙闕。盡頭處見有五道光華。百相糾結盤繞。其形不一。彩色各異。光華照眼。也辨

別不出是什麼寶物。我正尋思一人決難下手收取。脚才着地。便覺適才師兄所收那形如青蛇的三稜飛劍。在百寶囊中跳動。未及檢看。便化成一條青蛇。破囊而出。衝我手快。才得將他收回。百寶囊已破。無法收藏。祇得連彌塵旛。拿在手內。這青蛇才一照面。五道光華之中。倏地一道形如蜈蚣的紅光。往我手上撲來。這青蛇也好像要在我手上掙脫。同時那餘外四道光華。也紛紛飛到我。恐措手不及。仍用前法遁出。才保無恙。那五道光華。好不利害。那頭一道紅光飛到時。若非紫郢劍敵住。險遭不測。就這樣還將百寶囊損傷。玉清師太所贈的烏雲神鮫網。連我自己練的兩樣小法寶。俱都失陷在內。還不知能保原璧與否。幸喜九天元陽尺。藏在袖內。不會失落。那尺不用真言。不能拔揮妙用。要是失陷損傷。不但見了凌師伯。無法交代。日後還有不少用他之處呢。不過我已看出一些下手之法。至少還得三位有本領的同門。才能前去收寶。若祇你我二人。決難勝任。正說之間。忽見一道光華。從空飛降。來人正是輕雲。手中拿着兩封柬帖。標明拆看次序。那柬帖正是妙一夫人的飛劍傳書。先是金蟬接到。因金蟬霹靂劍。僅比紫郢稍次。勝過衆人。可以幫助防守。又因有一封柬帖。標有取寶之法。才請輕雲下來。交與靈雲。靈雲先朝東帖跪拜。打開第一封一看。不由心中大喜。顧不得先說別的。忙請輕雲將那青蛇形飛劍。帶了上去。又與寒萼代收。約了秦紫玲與朱文。連他本人。一同下來。相助收寶。餘人仍在上面防守。不一會。輕雲將朱秦二人約到。靈雲才將收寶之法說出。原來那寶物。乃是長眉真人。採五行精英。用九九玄功。按七真

形相煉就的七口飛劍。深藏在凝碧崖旁。天波壁中腰。青井穴。中元洞內壁上。七個玉石劍囊之內。總名七修。分龍。蛇。蟾。龜。金。鷄。玉。兔。蜈。蚣。七種。各有像形。專殺異派五毒。乃是峨眉至寶。長眉真人飛昇之時。因火候尚未純青。未傳門下。用法術。將洞穴一齊封閉。由七口飛劍。各依生剋。晝夜三次。在洞中自相擊刺。磨煉。僅留了一封束帖。交與妙一真人。昨日妙一真人算計時日已到。打開束帖。才知這七口飛劍來歷。和收用之法。束帖上並說。因爲日母猿袁星。身上來了週甲天癸。五靈脂污了青井穴的法術封鎖。也正值寶物該是出世之期。穴外法術。雖然被污。內洞還有兩層封鎖。頭一層便是那石門。第二層是一面六陽珠。這六陽珠如遇午年午月。每日午時。陽盛陰衰。物極必反。轉致失了效用。同時那七口寶劍。在洞內互相擊刺。因有生剋關係。較弱的一口。必乘此時被迫穿出。石門阻隔不住。自然隨他本身靈性飛遁。內中有一口元龜劍。首先化形飛去。第二口蛇形的青靈劍。也在次日相繼飛出。雖然當時收住。如不會運用。仍要飛逃。頭一口元龜劍飛出之後。落在一個未入門的弟子手內。不久自會珠還。其餘六口。務要早日下手。以免失落異派之手。妙一真人。因爲與玄真子苦行頭陀。輪流合煉一樣。純陽至寶。不能分神。恰好妙一夫人到東海看望。也因有事他去。才用飛劍傳書。命靈雲率領輕雲朱文等。照長眉真人所傳收劍之法。即時下手。收劍之後。由靈雲收藏。等真人回山。再行分派。靈雲吩咐好了衆人。傳了咒語。手舉九天元陽尺。念動真言。朝洞門內旋轉的光華一指。金光閃處。光華全斂。一面玉珠。隨着飛入靈雲手內。

衆人入內一看。洞中五道光華。仍在閃轉魔挪。互相糾結。鬥個不息。正待往裏進步。門外六陽球一收。寶物好似有了覺察。倏地相次分散。往外便飛。靈雲早有防備。手中九天元陽尺往上一擡。先化成一道金虹。往那五道光華圈去。餘人早各按分派。念動收寶真言。照預說的方位。往左右四壁一指。那五道光華也各依衆人指處。掉轉頭。疾如閃電。往壁上飛去。晃眼鑽入壁中不見。靈雲收了元陽尺。見適才遺失的烏雲神絞網等寶物。仍在地上。因未使用。與劍相敵。並未損傷。便取來收好。同了衆人。近前一看。果然有大小七個玉囊。嵌在壁上。色如羊脂。與壁相平。僅看出周圍細縫。囊形也與劍形相類。註有古篆劍名。龍名金鼎。蟾名水母。雞名天嘯。兔名陽魄。蜈蚣名赤旛。除去元龜青靈二劍外。俱在囊內。衆人各用真氣。將七個劍囊。一齊吸出。忽見金光閃處。壁上空穴。全都生長還原。並無縫隙。俱都驚嘆仙法妙用不置。再看手上玉囊。竟是透明如晶。囊中劍形。俱與名稱相似。各人高高興興。捧了出洞。駕劍光上升穴頂。招呼洞外諸人。同往太元洞內。又向寒尊。要過青靈劍。藏入囊中。衆人見那七個劍囊。祇龍蛇二劍最大。約有尺許。小的祇三四寸大小。聽靈雲說起收劍經過。才知竟有若干妙用。互相稱賀了一陣。靈雲便將這天嘯劍。取來帶在身上。其餘五劍。金羅交與紫玲。水母交與輕雲。陽魄交與英瓊。赤蘇交與朱文。青靈交與若蘭。玄龜劍空囊交與芷仙。暫時佩帶。靜等敎祖回來定奪。靈雲原意七修劍。乃是靈物。三次峨眉。破異敎五毒囊至寶。劍數太多。既不能全數隨身攜帶。供在室內。又恐疏虞。不如分給衆人佩帶。較爲穩妥。既非

私相贈授。又未傳付用法。不過是暫時分着保存。並非有所厚薄。不料隨意一分。又引寒萼許多不快。心中好生怏怏。紫玲從旁看出。知道靈雲事出無心。寒萼塵孽本重。深恐他倚強任性。入門未久。得罪同門。大是不便。覷着衆人不注意時。偷偷用目示意。寒萼明白乃妙用心。祇微微笑了一笑。面容轉趨和霽。仍和往常一樣。尋着若蘭說笑。好似依了紫玲暗示一般。紫玲才放了心。這時靈雲已將妙一夫人的第二封東帖打開。與衆人傳觀。原來妙一夫人。未到東海以前。路過諸葛警我。諸葛警我知道妙一夫人。道行高超。心情尤其寬厚。同輩仙俠。無不算崇。得向苦行頭陀緩頰。必蒙允准。上前參謁之後。便稟明笑和尚。獲罪之事。緣袍老妖何等利害。笑和尚獨入虎穴。決無倖理。務求夫人援手說情。妙一夫人道。笑師姪。九世苦修。厚根獨具。苦行道友。不久功行圓滿。要用他承續法統。縱然稍犯清規。不過借此懲戒。使他早完三劫。磨煉身心。以備異日付託衣鉢之重。此云雖當凶險。決能因禍得福。你既關心同門。且待我到了東海。見了諸位道友。問明前後因由。再作區處。說罷。別了諸葛警我。到了東海。見三仙正在丹房內。輪流交替。用自身三昧真火。煉一件純陽之寶。祇在便中。與妙一真人晤談。除命靈雲照長眉真人遺柬。收取七修劍外。順便談起笑和尚之事。妙一真人道。你來了正好。我同玄真苦行兩道友。因煉這件純陽之寶。大千許多邪教禁忌。雖不畏妖人破壞搶奪。總恐他們得信準備。一切都不可不防。又因此寶煉時。頗耗元氣。寧願多延時日。凡事謹慎。自煉寶之日起。我等三人。以二人對着丹爐。運用元功。發動真火。一人休息。

化身照護。隱蔽寶光。以免妖人發覺。似這樣每隔三日。輪流接替。還有八九之期。便可煉成。現時不但斬除文蛛。消滅妖人。未煉成的惡蟲。事關緊要。峨眉也在多事之秋。靈峯飛去。有恩師遺留仙陣封鎖。尚可等我回山。再取靈藥。祇是三英行卽同歸門下。內中余英男。爲往莽蒼山。尋找李英瓊。現受黑霜陰霾之厄。凍僵在莽蒼山陰。寒晶之內。已有數日。幸得他未遭難時。因腹中飢餓。從幾個大猩猩手中。奪了幾個以前英瓊採遺的朱果吃了。借着仙果之力。迴身氣血。雖已凍凝。惟獨心頭方寸。尙是溫熱。苟延殘息。那莽蒼山冰地萬丈。如此高寒之所。祇爲山陽。藏有萬年溫玉精英。亘古不凝冰雪。四時皆春。所有陰寒之氣。萃於山陰。英男年幼無知。被一妖道利用。想借他一身仙骨。幾世純陰。去盜取寒穴玄晶之內的冰蠶。他又本領不濟。未算准日時。生尅化用。英男去時。正直寒風歸穴之際。入穴數步。便被寒風吹倒。妖道眼看別人爲他。僵死洞內。他却袖手而去。如今英男骨髓。皆化成寒冰。縱有我等靈藥。救活之後。非得到萬年溫玉。不能回溫復原。峨眉不久又有許多妖人。來盜芝仙精血。衆弟子不能遠離。英瓊仙緣最厚。多服靈藥仙草。元陽充沛。又有神鵬靈猿。爲他輔助。神鵬頃刻千里。靈猿莽蒼。原是故里。衆弟子中。祇他一人。可以前去。趁寒風出穴之際。入內將人救轉。峨眉再敵守玉妖尸。盜取萬年溫玉。笑和尚百蠻山除妖之日。也正是妖人侵犯峨眉之時。若論力敵。衆弟子皆非對手。此事全仗臨機應變。舉動慎秘。人多反不相宜。可着金蟬。借了朱文天遁鏡。助他前往便了。妙一夫人。便照妙一真人意思。及應如何行事。寫了兩封

東帖用飛劍傳書。命靈雲等依次行事。大家看完了妙一夫人東帖。頭一個英瓊悲喜交集。當下便要帶了一鵬一猿。趕往萃蒼山去。將英男救回。靈雲道。瓊妹先不必如此急躁。既有掌教夫人之命。去是一定。由你前去。不過你初次獨身遠行。雖有神鵬相助。也須慎重。按說救人。祇須尋到了地頭。並非難事。祇是那冰蠶和溫玉。兩樣寶物。一個有妖道覷覷。一個有妖尸守護。那妖道處心積慮。想得冰蠶。他見英男妹子失事。決不就此干休。必要另想法兒。你救人時。難保不會遇上。若論你的劍術。雖然入門未久。仗你資稟穎異。苦功練習。造詣已非常人。加以紫鄴劍。又是師祖煉魔之寶。如會運用。無論正邪各派飛劍。俱非敵手。可惜你應敵閱歷稍差。青螺兩次遇險。皆由於臨事疏忽。並非此劍能力不濟。此去如遇妖人阻攔。切忌貪功輕敵。務須記住守多攻少。若用劍光護身。無論對方如何利害。至多不能取勝。萬無一失。還有東上所說寒風出穴。約在丑末寅初。現在時辰已過去也無益。神鵬頃刻千里。何必如此急急。爲防萬一起見。可將紫玲師妹。彌塵旛。借去一用。在今晚課完時起身。將人救回以後。再商盜王之策便了。英瓊答道。師姊之言極是。祇是妹子與英男姊姊。情同骨肉。昔日他在解脫庵失陷。彼時妹子能力太差。各位師姊有事在身。又斷定他借此可學崑崙劍術。並無凶險。延攔至今。累他受了多少氣苦。可憐他盼望妹子。接他回來。猶如望歲。現在又爲尋找妹子。奔走逃亡。受盡艱辛。凍僵在寒穴之內。雖說吃了朱果。苟延殘息。但是身已凍僵。不能轉動。

蜀山劍俠傳 九集 第七回

一〇二

第七回 彩鷲撐空萬頃金波飛惡壘 陰風入洞一團紅肉走妖靈

每日尖風刺骨。其苦更甚於死。妹子讀完恩師柬帖。心如刀割。不知蹤跡。還打算明日稟明師姊。拚着命不要。上天入地。也要尋他回來。今既知道他受苦之處。那能再作遲延。即使時辰已過。寒飈利害。此乃有像之物。不比妖法。難於防範。如見不能前進。自會知難而退。但求早早見着他的本人。寸心才安。而况袁星雖是畜類。自隨妹子。業已離鄉甚久。適才聽他說起莽蒼情形。他的子孫。多半失蹤。想有妖物侵害。情甚可憫。提前趕去。既可他除代害。又可觀查情形。先事準備。妹子定遵師姊吩咐。倘遇妖人。決不冒昧從事。便了。靈雲起初原恐袁星早去不能救人。遇見妖人怪物。又去貪功吃虧。才命他比好住返時辰前往。及見袁星。委實紅潤。慷慨陳詞。眷言倫好。誠摯悲壯。不覺爲之動容。又因莽蒼面積甚大。柬帖祇說風穴在山之陰。並未說明地址。縱然神鵬飛行迅速。目光銳利。早去探尋。也不爲無理。祇得請輕雲文琪二人。暫代神鵬守洞。再三囑咐小心。不可大意。紫玲將彌塵檐遞過。袁星道謝收下。別了衆人。與輕雲文琪二人。逕往後洞。連袁星同跨神鵬。直飛莽蒼山而去。袁星走後。靈雲便問笑和尚。對金蟬同去。意下如何。笑和尚道。來時諸葛師兄。早料及此。既有掌教夫人傳諭。不久便有妖人來盜芝血。諸位師姊。不能分身。除妖之事。孽由自作。無可推諉。能得蟬弟同去。又承借用朱師姊的寶鏡。已屬萬幸了。除妖日期。相隔

還有十多天。本想在此暫住。倘如妖人早來侵犯。還可從旁少效微勞。現觀東上所言。百蠻山除妖之日。正是妖人來犯凝碧之時。兩地同時發動。勢難兼顧。在此暫住。并無用處。還是同了蟬弟先行爲便。一則可以早日趕到。先觀查好了情勢。商量如何下手。二則就這十來天空閒。往成都去見見玉清道友。看看可能相助一二。他爲人甚是和藹熱心。對於同門。知無不言。言無不盡。昔日共敗慈雲。在辟邪村玉清觀中。承他指示。說我一二年內。必犯災劫。叫我處處留心。此番去斬妖物文蛛。承他對尉遲師弟。預示先機。可惜彼時自己狂妄。未將忠言在意。才惹出亂子。犯了清規。如今想起。悔之不及。所以想在便中。向他領教。大師姊如無甚吩咐。現在就想同蟬弟告辭。靈雲再三留他盤桓幾日。笑和尚本不慣和女同門週旋。求助之事。祇限於此。無意留連。仍是執意要走。靈雲祇得留他暫住一日。明日早行。和衆同門。陪了他將凝碧仙景。走了一遍。又囑付金蟬許多言語。將朱文天遁鏡借過。傳了用法。交與二人。大家互相談說。了一陣別後經歷。第二日清晨。笑和尚與衆同門作別道謝。約同金蟬。駕無形劍遁。先往成都飛去。到了玉清觀一看。玉清太師不在觀內。笑和尚原知事已至此。無可解脫。到也坦然自在。并不憂急未來。轉和金蟬二人。沿途耽擱。遨遊名勝。緩緩往百蠻山進發。一路上雖也管了幾件不平之事。左不過是懲戒凶頑。剷除奸惡。所遇的人。俱都是些土豪惡霸。污吏貪官。無什出色人物。以笑和尚金蟬的本領。嬉笑怒罵。舉手便了。情節平常。不值一述。這一日遊到滇桂交界。屈指行程。距離苦行頭陀東上除妖日期。祇有三日。

笑和尚對金蟬道。這回事情。我是犯了清規。孽由自作。却累師弟。隨我跋涉冒險。明日便是折看東帖之期。大後日便須趕到百蠻山去。綠袍老妖何等利害。此去祇可智取。向機行事。我如遇見不測。師弟你不必。我切不可輕易涉險。可駕劍光。遁往東海。求恩師念在自幼相隨之情。寬其既往。與我報仇除害。再將我元神度去。仰仗恩師法力。轉劫託生。不致昧却未來。就感恩不盡了。說罷。不禁淒然。金蟬因素昔笑和尚總是嘻嘻笑笑。從無愁容。聞言心中甚是難過。便勸慰他道。據家母飛劍傳書。和諸葛師兄所說之言。此去凶險魔難。自是難免。致於便遭不測。漫說你來因甚厚。本領高強。就是苦行師伯。自幼教養。一番苦心。平素又那樣疼愛。也決不會任你葬身妖穴。至於我更是你情逾骨肉。除妖去惡。分所應為。更談不到感謝之言。師兄祇管放心。縱不馬到成功。我想萬無一失。笑和尚強笑道。多謝師弟好意。我又何常不知恩師用心。怎耐我平素疾惡如仇。現時雖想謹祕從事。一入妖窟。見了那般凶殘狠毒之行。一個按捺不住。不暇計及利害輕重。稍一失慎。便遭毒手。事難逆料。蟬弟你祇緊記我說的話便了。金蟬又勸慰了一陣。二人本來天性曠達。仍和往日一樣。行行止止。隨意遊賞。第二日行至中途。打開苦行頭陀第一封東帖一看。除外面註明下手日期。去的路徑外。裏面祇寫着逢石勿追。過穴莫入。火焰金蠶。以毒攻毒。四句偈語。二人彼此參詳了一陣。笑和尚道。逢石勿追。那石不是人名。便是人姓。諸葛師兄會記綠袍老妖手下。有一惡徒。名叫唐石。曾被他妖師嚼吃了一條臂膀。本領不在辛辰子以下。恩師命我等。如遇上將

他打敗。不要窮追。還可說得過去。第三四兩句。含有鵲蚌相爭。漁人得利之意。現時雖難深知。也可解釋。祇須到時留神取巧便了。惟獨第二句。過穴莫入。穴便是洞。這妖物文蛛。明明被綠袍老妖。封藏陰風洞底。要不入內。從何斬起。豈不難人。金蟬道。苦行師伯。預示先機。必有妙用。我等反正得去見機行事。猜他則甚。笑和尚道。話不是這般說法。以前就爲大意。才惹出亂子。還是謹記恩師手諭。彼此提醒的好。現在下手除妖。爲期還隔一日。恩師東帖。既未禁止早去。我意欲留賢弟在此。先去探一探動靜。並不下手。稍得着一點虛實。再與師弟同去如何。金蟬執意不肯。定要同行。笑和尚無法。祇得同了金蟬。逕往百蠻山進發。劍光迅速。不多時。已離百蠻山還有百十里之遙。那百蠻山。獨峙苗疆萬山之中。四面俱是窮山惡水。嶺巖迴環。叢莽密菁。參天蔽日。毒嵐烟瘴。終年籠罩。離山五七百里外。還有少數生苗野裸。野處穴居。五七百里以內。亘古無有人蹤。除潛伏着許多毒蟲怪蟒外。連野獸都看不見一個。二人用無形劍遁。盤空下視。見下面盡是惡雲毒烟籠罩。溝谷之中。時見奇蟲大蛇之類。盤屈追逐。鱗采斑斕。紅信焰焰。知是百毒叢聚之區。此去須與盤踞此間的絕世妖人。決一生死存亡。還未深入重地。見着這般險惡形勢。已自觸目驚心。因二人俱是初來。按照東帖所示途徑。一路留神觀查。正待尋找百蠻主峯。陰風洞所在。忽見下面烟嵐。由稀而淨。四圍山勢如五丁開山。突然一齊收住。現出數千百畝方圓。一片大平板。中間一峯孤矗。高出天半。四面羣山。若共拱揖。萬崖斷處。盡是飛泉大瀑。從許多高低山崖缺口。瀉將下去。匯成

無數道寬仄清溪。從空中往下凝視。宛如數百條玉龍。掛自天半。與地面數百條匹練。圍攤在那一片平坂上下。飛翔交錯。濤聲發發。水流淙淙。轟雷喧喙之聲。與潺援細碎之音。織成一部鼓吹。彷彿凝碧仙瀑。有此清奇。無此壯闊。不禁大爲驚異。漸行漸近。見那主峯。雖祇五六百畝大小。因爲上豐下銳。嵯峨峻嶒。遍體都是怪松異石。山石縫中。滿生著許多草花藤蔓。五色相間。直似一個撐天錦柱。瑰麗非常。笑和尚金蟬。從一路毒烟惡瘴上面。飛了過來。萬沒料到這苗蠻殊域。妖邪奧區。却有這般仙景。心中雖然互相驚異。因妖人機靈。不敢出聲。祇圍在峯的上面繞行觀察。剛剛飛向西面。笑和尚一眼瞥見峯西北方高崖後。似有幾縷彩烟。裊裊飄蕩。同了金蟬飛過崖去一看。那崖背倚平坂孤峯。十分高闊。面前有百十頃山田。種着一種不知名的花草。那巖壁石色深紅。光細如玉。縱橫百十丈。寸草不生。一順邊排列着三個大圓洞。上下左右。俱是兩三寸大小窟窿。每個相隔不過尺許。遠望宛如蜂窠一般。整齊嚴密。不時有幾縷彩烟。從那許多小窟中。裊裊飛揚。飄向天空。仔細一看。那彩烟好似一種定質。并不隨風吹散。由窟中飛出。在空中搖曳了一陣。又緩緩收了回去。飛行較近。便聞着一股子奇腥。知是妖人鬧的玄虛。再一細看巖下那一片田疇中所種的花草。花似通萼。葉似松針。花色綠如翠玉。葉色却似黃金一般。分畝井布。層次井然。尤其是花的大小。葉的長短。與枝幹高下。一律整齊。宛如幾千百萬萬個金針。密集一處。在陽光之下閃動。又似一片廣闊的黃金麗褥上面。點綴着百萬朵翠花。更顯絳麗。笑和尚暗想。久聞這裏妖

孽。專慣血食。奇峯仙景。還是天生。這些花田。和這許多不知名的花草。分明人工種植。難道妖人吃人吃膩了。特意種些奇花來觀賞麼。正在存思之際。忽聽一陣怪嘯之聲。起自巖後孤峯那邊。二人連忙將劍光升高。遁入雲中。往孤峯那面一看。祇見峯脚南面一個洞中。走出二十四個奇形怪狀的高矮漢子。俱都面如白紙。沒有一絲血色。相貌猙獰。宛似出土僵尸一般。每人上身穿着一件不長不短。敞着頸口的紅衣。胸前帶着一個金圈。兩袖長祇齊肘。手腕上黃毛茸茸。青筋暴露。乾瘦如柴。下身赤着一雙泥脚。手中各持一面白麻製就的小旛。血印斑斕。畫着許多符籙。和赤身倒立的男女。爲首一人。粉相和日前所見的妖人辛辰子相似。却沒他高。也斷了一隻手臂。單手拿着一柄長劍。麻旛却插在身後。走起路來。搖搖晃晃。口中不住發出噓噓之聲。一個個滿身邪氣籠罩。隨着爲首斷臂妖人。緩緩往前行走。宛如行尸。毫不自如。漸漸走到巖前。那斷臂妖人。先是口中喃喃。似念邪咒。倏地怪嘯了一聲。這些妖人。立刻按八卦方位。分散開來。站好步數。將足一頓。昇起空中。與巖頂相齊。那爲首妖人。忽然忙亂起來。時而單手據地。疾走如飛。時而筋斗連翻。旋轉不絕。口中咒語。也越念越疾。餘人隨聲附和。手中旛。連連招展。舞起一片烟雲。暄成一片怪聲。聽着令人心煩頭悶。似這樣約有個把時辰。日光略已偏西。那斷臂妖人。將手中劍一揮。祇見一道綠光。朝空中繞了一繞。隨即飛回。然後將劍還匣。取出背後麻旛。會合全體妖人。一聲怪嘯。各將空中妖旛。朝下亂指。便見旛上。起了一陣陰風。烟雲盡都斂去。隨旛指處。發出一縷縷的彩

絲直往花田上面拋擲。越往後越急。二十四面妖旛招展處。萬絲齊發。似輕雲出岫。春蠶抽絲般。頃刻之間。交織成一盤廣大輕勻的天幕。將下面花田。一齊罩住。薄如蟬翼。五色晶明。霧縠冰紈。彩光奪目。透視下面花田中。翠花金葉。宛如千頃金波。湧起萬千朵翠玉蓮花。若非聞着腥風刺鼻。目覩妖人怪狀。幾疑置身西方極樂世界。見諸寶相。放大奇觀。二人知道利害。各用手互拉示意。借着無形劍遁。盤空下囑。連一絲形跡。也不敢現漏。正在相顧驚奇。這五色天幕。業已織得祇剩爲首斷臂妖人存身之處。有二尺方圓空隙。斷臂妖人。又長嘯了一聲。餘人都停了手脚。全往空隙上空聚攏。仍駕陰風。按八卦方位立定。安排就緒。斷臂妖人。從空隙中飛身而下。降離巖前。約有十丈。仍是單手據地念咒。手舞足蹈了一陣。先放起一團烟霧。籠罩週身。口中又是念念有詞。將手一撒。便有三溜綠火。朝巖上三個大圓洞中飛去。法才便完。更不怠慢。接着慌不迭的。騰身便上。身才離地。崖前狂風大起。巖上三個圓洞中。先現出三個妖人。居中一個。頭如栲栳。眼射綠光。頭髮鬍鬚。絞在一團。隱藏着一張血盆大口。兩行獠牙。身有烟霧環繞。看不甚清。一望而知是妖人首腦。綠袍老祖。右洞妖人。與先見妖人形像裝束相似。左洞妖人。是個紅衣番僧。生得豹頭環眼。龜鼻闊口。金蟬認得是昔日在西藏雪山鬼風谷所見妖僧。西方野佛雅各達。忍不住正想和笑。和尚說他來歷耳。聽下面吱吱連聲。猛覺笑和尚將他拉了一把。意思叫他禁聲。往下面觀看。就在這撥頭轉臉的功夫。金蟬往下一看。不由嚇了一跳。原來作者一枝筆。難於兼顧。就在斷臂妖人行

完了妖法。慌慌張張。往上升起。綠袍老祖洞前現身之際。巖上成千累萬的小洞穴中。一陣吱吱亂叫。似萬朵金花散放一般。由穴中飛出無量數的金蠶。長才寸許。形如蜜蜂。祇身略長。飛將起來。比箭還疾。那綠袍老祖。好似成心與斷臂的妖人爲難。容他飛離五色天幕。還有一半。突然伸出一張又細又長。像鳥爪一般的手臂。望空一指。上面二十三個妖人。令到卽行。毫不顧惜。那斷臂同門生死。各將手中旛指處。又拋出無數縷彩絲。將那空隙。一齊封蔽。斷臂妖人也早知有這一場苦吃。飛得本快。眼看穿隙而上。忽見空隙被彩絲封蔽。金蟬慧眼看得最真。祇見他滿臉怒容。咬牙切齒。口中喃喃。待要施爲。又見那天幕一面的同黨。好似朝他用目示意。那斷臂妖人才長嘆一聲。重又飛落下去。同時穴中飛出來的萬千個金蠶。早如萬點金星。朝天飛起。飛近天幕。似有畏忌。紛紛落下。飛入花田之中。食那金葉。吱吱之聲。潮成一片異響。斷臂妖人。剛往崖前落下。一部份千百個金蠶。忽然蜂擁上來。圍着斷臂妖人。週身亂咬。斷臂妖人。想必萬分畏懼。綠袍老祖。對這些並未煉成的惡蟲。祇用一隻手護着雙目。不但不敢傷害。絲毫也不敢抗拒。跪在地上。不住口喊師傅救命。轉眼功夫。咬得血肉紛飛。遍體朱紅。眼看肉盡見骨。連空中妖人。見了這般慘狀。臉上都含不忍之色。一則上下相隔。二則綠袍老祖。萬分殘毒。誰也不敢開口。還是西方野佛。看不過去。朝着綠袍老祖。說了幾句。似在代他求情。綠袍老祖。才猶笑了一聲。厲聲說道。唐石。你須記住。今日我煉的金蠶。尙未成形。已然這般利害。異日擒到你那叛逆師兄辛辰子。須令他供我金蠶。

每日零碎咬啃。見筋見骨。再與他上藥生肌。連受三年金蠶之苦。才將他鏗骨揚灰。消魂化魄。你也被我
那日發怒時。咬去一臂。今日先給你少爲嘗點利害。你如學他背叛。便是榜樣。今看野各達之面。且將你
狗命暫且記上。說罷。隨手一指。一道綠光一閃。那些金蠶似有靈性。紛紛捨了斷臂妖人。飛往花田之中
去了。斷臂妖人忍痛起身。已然渾身破碎。成了血人。咬住牙將身一縱。飛入南面大洞去了。再看花田之
中。那些金蠶。真是利害。耳旁祇聽蠶翅磨擦之音。與嚼吃吱吱之聲。混合一齊。震人耳鼓。花田裏面。竟如
一片黃金波濤。湧着萬千朵翠玉蓮花。起伏閃動。不消片刻。萬馬奔騰般。轟的一聲。千萬朵金星。離開花
田。朝空便起。綠袍老祖。早有準備。突將手舉地倒立。口中念咒。時而起立旋轉。細長顛頸上。撐着一栲栳
大的腦袋。亂搖亂晃。倏然兩手一搓。一條細長鳥爪般的手掌。往廠壁上密如蜂窩的小洞穴中。連連亂
指。血盆大口張處。噴出一道綠烟。飛向崖上。同時這些小洞穴中。如拋絲般。飛出千百萬道彩氣。彷彿萬
弩齊發。疾如閃電。射往金蠶羣裏。那千萬金蠶。全被彩氣吸住。兩縷彩氣。吸住一個金蠶。掙扎不脫。急得
吱吱亂叫。轉眼工夫。全被彩氣收入萬千小洞穴之內。這時黃金一般的花田。已被這些惡蟲。將千頃金
葉。嚼吃精光。祇剩一些翠綠蓮花。分行布列。亭亭田內。綠袍老祖。用妖法收完全蠶。將長手往兩旁圓洞
一揮。右洞一個妖人。與左洞雅各達。各帶一個妖人。手中抱著一個高大如人的葫蘆。走出洞來。先朝綠
袍老祖打一稽首。然後飛身花田之上。約有五丈高下。分八卦方位站好。口念手書。行使妖法。猛然一聲

怪嘯。俱都頭朝上。脚朝下。連葫蘆也都倒轉。將手往葫蘆一抱。血光閃處。紅雨飄洒。由葫蘆之內。噴了出來。十個妖人。凌空旋轉。將這花田。全都洒遍。綠袍老祖怪嘯了一聲。雅各達同衆妖人。收了妖法。各抱葫蘆歸洞。將手往空一招。左洞內。唐石手持麻旛。狼狽飛了出去。會合上面妖人。各使妖法。展動妖旛。眼看天空。無量數的彩絲。結成的天幕。漸漸由密而稀。隨着妖旛招展。剝離抽絲一般。頃刻之間。化爲烏有。衆妖人。仍和先時一般。緩緩走了回去。笑和尚。金蟬二人。隱身高空。正在觸目驚心。凝神下注。忽見綠袍老祖。伸出長頸大頭。往空連嘆了兩嘆。倏地一聲。震厲的怪嘯。大口一張。一溜綠火。破空而起。直往二人存身之處飛來。金蟬不知究竟。還未在意。笑和尚。早就留神。一看綠袍老祖神氣。便知不妙。縱能支持。也是衆寡不敵。東帖所示時機未到。仍以退去爲是。未容綠火近身。輕輕對金蟬喊一聲。走。駕着無形劍。遁飛去。笑和尚。終是細心。飛出去。約有數十丈。回頭觀看。那一溜綠火。先飛向適才存身之處。直冲上空。倏又急如閃電一般。左右四方。上下激射。雖似在搜尋敵人蹤跡。祇如渾水撈魚。並無一準目的。也未跟蹤追到。想是妖人嗅覺甚靈。聞出生人氣味。故爾如此。且喜自己隱形劍遁。並未被他識破。略放寬心。正在徘徊瞻顧。那綠火在空中繞了幾轉。倏地往四外爆散開來。綠星飛濺。在百十丈方圓內。隕星如雨般。墜了下去。相距二人。也不過咫尺光景。知道利害。決計明日再照東帖所言行事。當下仍往回路飛走。尋到一處瘴烟稀少的山谷之中。落下。互商明日進行之策。笑和尚對金蟬道。那妖旛上所發出的彩絲。連

妖人自己俱都不敢沾染。想是什麼蟲蛇腥涎。毒嵐惡瘴。煉成的妖術邪法。那萬千金蠶。雖未煉成氣候。看那千頃花田。被這些惡蟲。頃刻之間。咬吃盡淨。定非易與。花田中的異草。雖然翠花金葉。生得好看。既用血雨培植。也不似什麼好東西。今日雖然得知一些形勢。到底陰風洞。是在孤峯下面。還就是那崖橫上三個大洞。尙自不能斷定。師父柬帖。又有以毒攻毒之言。以我之見。明日到了那裏。第一由我一人。隱形飛身下去。你在上面接應。等我先探明了封藏文蛛之所。然後相機行事。諸葛師兄原說。明日辛辰子。也要趕到。這以毒攻毒。定應在此人身上。到時我們祇隱形窺伺。先不下手。那辛辰子定敵綠袍老妖。不過。決不敢公然下手。他此來目的。不外兩種。第一想盜走妖物文蛛。第二在惡蟲金蠶尙未成形之時。偷下手除去。他以前本是綠袍老妖得意門徒。輕車熟路。自是清楚。我們祇消暗中跟定他的身後。他如得手。我們便驚動綠袍老妖。將他絆住。然後由我去將文蛛刺死。他如不勝。我們已然盡知虛實。辛辰子或逃或擒。綠袍老妖。決不疑心。除他之外。還有別人暗算。也可乘其不備。驟然下手。我二人俱非綠袍老妖之敵。祇把妖物刺死。大功已成。那時進退由心。勝固可喜。敗亦可以回山復命。雖說師父柬帖尙有兩封。事沒這般容易。我又還有許多魔難未完。但是謀事在人。成事在天。不能不作此打算。大敵當前。能如我們預料固好。萬一失利。遭劫受害。你千萬記着昨日所託之言。不可輕易涉險。卽退趕往東海。或者我還有一線生路。否則白白連你一齊失陷。於事無補。就更糟了。金蟬兒笑和尙這幾日。總是防前顧後。把

失利的話。說了又說。面色非常沮喪。好生代他難過。勸慰了一陣。同尋了一個潔淨山洞。正準備打坐運用元功。到翌日黎明起身。忽然一陣腥風吹入洞來。笑和尚何等機警。一見風勢。便知有異。知道此洞并無出路。除非與來的妖人迎個對頭。忙用隱形法。連金蟬將身隱起。又用手拉了金蟬一把。示意禁聲。二人剛把身形隱起。那陣怪風。旋轉起一根風柱。挾着砂石。發出噓噓之聲。業已穿洞而入。金蟬慧眼。看得最真。看出風沙之中。隱約有一條細長黑影。進洞之後。略一迴旋。噓的一聲。倏又往洞外飛去。金蟬便要追出。又被笑和尚一把緊緊拉住。輕輕在耳邊說道。蟬弟休要言動。留神妖人回來。一言甫畢。果然噓噓之聲。由遠而近。二次又飛進洞來。這次竟是忽東忽西。上下四方。滿洞飛滾。笑和尚早有防備。拉了金蟬緊隨風柱之後。與他一齊滾轉。存心不讓他發覺自己。到看看他是個什麼來歷。飛轉了一陣。那旋風忽然收住。現出一個長身細瘦。形如枯骨。隻眼斷臂的妖人。正是那日在天靈嶺所遇綠袍老祖。門下惡徒辛辰子。見他才一現身。便朝洞內舉手喝道。洞中道友。何不現身出來相見。連喊幾聲。不見答應。漸漸有些不耐。先是臉上現出怒容。交後好似想了一想。又勉強忍住。改說道。道友在此修煉。我本不合入洞擾鬧。但是爲事所逼。須借貴洞。用上三日。事成之後。必報大德。暫時驚擾。請勿見怪。說罷。他見仍無應聲。便盤膝打坐起來。原來辛辰子自在唐石手中漏網之後。情知長此避逃。終須要遭綠袍老祖毒手。不如趁他金蠶。尙未煉成。心無二用之際。下手一拚。還可死中求活。特地在別處借了幾件法寶。趕到此間。見

這洞正合行法之用。入洞一看。先就聞見生人氣味。却看不出一絲蹤影。起了疑心。不敢停留。及至往別處飛行了一陣。雖有許多洞穴。俱無這裏隱秘合式。又因先時聞出的氣味。不似以先同黨和仇敵設下的機關。以爲是隱居煉形之士。想回來看看動靜。如果所料不差。自己正缺少幫手。能得那人相助更妙。不然。或者將他除了。或者彼此言明。兩不侵犯。所以二次又回進洞來。施展妖法。想查出那生人蹤跡。誰知轉了好一會。仍無朕兆。換了別人。定以爲疑心誤認。無奈辛辰子。嗅覺最靈。明明聞着那生人氣味。就在左近。偏偏查看不出。祇得收了妖法。去打招呼。及見通白無效。如非窮途危難。普通隱形之法。他原不放在心上。若在平日。早就發威逞凶。用最狠毒的妖法。禁治洞中之人現身出來。無奈自己已成驚弓之鳥。這裏又密邇仇敵。不敢再樹敵結怨。忍了又忍。如是另尋洞穴。佈置妖法。再沒這般隱秘合式之所。就用本洞。雖然知道那生人決非綠袍老祖一黨。自己有妖法異寶護身。也非普通劍仙所能傷害。但是自己行法之際。却伏着一個外人在暗中窺伺。終是不妥。躊躇好一會。才決定仍與洞中之人。打個招呼。一個小心隄防。姑試爲之。如果洞中之人。是個隱居修煉。獨善其身之士。不來干涉。再好不過。否則自己既用妖法。將洞口封鎖。他如輕舉多事。說不得祇好和他決個勝負便了。也是辛辰子太自己大。以爲除綠袍老祖而外。別無忌憚。却忘了東海三仙隱形劍法。和金蟬兩口霹靂劍。決不是他的妖法。所能封鎖。以致少時被笑和尚金蟬二人。無心中破了他從紅髮老師門下借來的五婬呼血咒。以致慘死。在陰風

洞綠袍老祖之手。這且不提。且說笑和尚金蟬見辛辰子獨自搗鬼。看不見自己。甚是好笑。藝高人胆大。並未放在心上。若非記着柬帖以毒攻毒之言。依笑和尚心思。還想在暗中戲耍他一番。誰知辛辰子才一坐定不久。便從身後取出七面妖旛。將手一指。七道黃光過處。一一插在地上。又取出一個黑網兜。掛在七面旛尖之上。口中念念有詞。喝一聲疾。旛和網兜。突然由地而起。後面四根旛。高與洞齊。前面三根。祇齊洞口一半。將那網兜撐開。恰似山中獵人暗設來擒猛獸的大網。網撐好後。辛辰子站起身來。披散頭髮。赤身單手。據地口中念咒。繞着旛脚疾走。頃刻之間。便見旛脚下腥風四起。烟霧蒸騰。若在旁人。早看不見妖人形影。似這樣約有三四個時辰。又聽一聲怪嘯。一溜綠火。往洞外一閃。滿洞烟雲。盡都收斂。連人帶旛。俱都不見。金蟬用慧眼定睛一看。妖人雖走。七根妖旛。仍然豎在地上。旛頭上有一層輕烟籠罩。連那網兜。俱未攜走。知是妖人弄的玄虛。這裏離百蠻山陰風洞。少說也有三四百里。妖人法寶。却在此地施爲。猜不透是什麼用意。二人正想低聲商議。金蟬猛往洞口外一看。忙說道。師兄。外面天都快明了。一句話將笑和尚提醒。才知祇顧看妖人行法。忘却天已不早。一着急。拉了金蟬。駕遁光往外便飛。金蟬一見笑和尚飛得太急。竟忘了咫尺之內。就是妖人設下的妖旛妖網。昔日在慈雲寺。嘗過妖法利害。不敢大意。連話都不及說。忙將雙肩一搖。身旁霹靂劍。化成紅紫兩道劍光。護着自己和笑和尚全身。由旛網中同往洞外冲去。耳旁祇聽撕撕兩聲。當時並未在意。出洞一看。果然五月天氣。天色已漸微明。金

蟬一面飛行。一面對笑和尚道。可笑妖人枉自搗了半夜鬼。費了多少心神。他那妖術邪法。竟無多大用處。笑和尚問是何故。金蟬便將前事說了。原來笑和尚目力不如金蟬。竟未看出妖人。妖魔尚在。一聽金蟬說洞外天明。才知妖人真走。恐怕遲去誤事。忙着往外飛遁。若非金蟬機警。說不定便許中了妖法暗算。笑對金蟬道。起初我還小看妖人。以為本領不甚出奇。誰知那妖法。竟這樣利害。連我都未看出。以為時間還早。仗着我們飛行迅速。打算與你商量幾句。再隨後追趕。當時我祇見洞外黑呼呼的。聽你一說天明。才想起二目被芝仙舐過。已能透視塵霧。忙着飛走。見你展動霹靂劍。還以為是一時技癢。却不想妖魔還在。據我看妖人將妖法設置在遠處洞穴之內。必是想用誘敵之計。將仇敵引來。陷入網內。那妖魔網。敢與老妖為敵。決非尋常。你那霹靂劍。原是峨眉至寶。我兩人既未被妖法困住。妖人法寶。必然被你飛劍所毀無疑了。正說之間。金蟬忽喊師兄快看妖人。笑和尚舉目一看。前面天空雲影裏。隱約有一星星綠火閃動。連忙催動遁法。往前追去。不多一會。已遠離百蠻山主峯不遠。眼看快要追上。那一溜綠火。忽從雲層裏。隕星墜流一般。往下瀉去。二人跟蹤飛將下去一看。下面正是昨日所見的花田。就這一夜功夫。田中金草。竟自長成。映着朝陽。閃起千頃金波。巖壁上彩烟縷縷。徐徐吞吐。四外靜蕩蕩的一點聲息都沒有。再看辛辰子。業已不見蹤跡。正在留神觀察。忽見巖上左面圓洞。有一條人影一晃。連忙飛近洞前一看。這三個圓洞裏面。各有一個妖人打坐。中洞妖人。正是那綠袍老祖。細頸大頭。鬚髮蓬鬆。

血盆開口。獠牙外露。二目緊閉。鼻息咻咻。彷彿入定。身旁俱是烟霧圍繞。腥氣撲鼻。笑和尚心想妖人在此入定。正好趁此時機。去斬文蛛。柬帖上雖說文蛛藏在陰風洞底。不知是否就從此洞入內。正在尋思。忽見辛辰子。從左側洞內飛身出來。手中拿着一面纓絡垂珠。長有三尺的旛幢。對着巖壁才一招展。腥風大作。便聽吱吱之聲。巖崖上萬千小洞穴中。成千累萬的金蠶。似潮湧一般。轟轟飛出。直往那面旛幢撲去。辛辰子更不怠慢。口中念念有詞。將手中旛幢。往空中一拋。發出十丈方圓烟霧。裹住一團紅如血肉的東西。電閃星馳。往他來路上飛去。那些金蠶。如蠅附羶。那裏肯捨。軋軋吱吱之聲。響成一片。金光閃閃。遮天蓋地。紛紛從後追去。金蠶飛走。不多一會。左洞一聲怪嘯。過處。飛出昨日所見的斷臂妖人。唐石抬頭往空一看。見金蠶全都飛走。不由慌了手脚。先飛身進了中洞。見綠袍老祖入定未醒。急得口中連連發出怪聲。頃刻之間。又由中洞內飛出二三十個妖人。齊問師兄何事。這般着急呼喚。唐石道。禍事到了。師父金蠶。全被人引走。師父入定醒來。我等性命難保。還不快追。衆妖人聞言。俱往巖上看了一眼。不約而同。怪嘯一聲。全都飛起高空。祇見塵沙漫漫。烟雲滾滾。宛如一陣旋風。簇擁着一天綠火。直往來路追去。那辛辰子埋伏在洞側巖壁之下。始終未被人發現。衆妖人走後。唐石倏地濃眉倒豎。目露凶光。將足一頓。待要飛向中洞。剛剛飛至洞口。又似有所顧忌。撥轉頭。似要飛走。身才離地。辛辰子也隨着跟蹤而起。這時巖洞中。祇有綠袍老祖。與右洞西方野佛。入定未醒。依了金蟬。恨不能乘機下手。將這兩個妖

擊殺死。笑和尚細心。早看出唐石昨日無辜受了荼毒。懷恨在心。適才命許多同門。去追金蠶。

第八回

巨地妖氛脫身悲失劍 瀾天血雨極惡關元凶

自己却置身事外。便知他不懷好意。看他欲前又却。並未下手。這種妖人。居心狠毒。有甚師徒情義。分明知道利害。顧忌不敢下手。又因綠袍老祖。雖然入定。身滿烟霧。似有防備。仍以慎重爲是。辛辰子引走金蠶。並不逃走。必是想盜文蛛。柬帖又有逢石勿追。以毒攻毒之言。祇須跟定辛辰子。便知文蛛下落。正向金蟬示意攔阻。誰知唐石一去。辛辰子也跟在身後。大出意料之外。誠恐稍縱即逝。不假思索。便也隱形追趕。當下辛辰子。跟定唐石。二人又跟定辛辰子。剛剛飛過那座孤峯。忽見辛辰子。朝前面唐石。打了一個招呼。唐石回頭一看。見是辛辰子。先要變臉動手。猛一尋思。將手一招。雙雙落了下去。二人也隱身跟下。才一落地。便聽唐石道。我早猜那金蠶。是你放走。如今我和你。也是同病相憐。我已被老妖吃了一條臂膀。昨日又叫金蠶。咬我全身見骨。說擒着你。便是榜樣。若非許多師弟。再三攔我。昨日便準備拚命逃走。不想禍不單行。你又來惹這大亂子。如今我已想開。事難怪你。我再不逃走。早晚也遭毒手。你想我幫你叛他。我却不敢似你這胆大。我自去九星岩等你。那文蛛有三個藏處。兩個你都知道。惟有一處。在他打坐的石頭底下。風穴之內。有法寶封鎖。祇恐你盜走不了。似他這般狠心惡毒。我何常不想將他

害死。無奈他在玉影峯。吃你困住。他用第二元神修煉多日。靜中參悟玄機。比了從先。還要利害。慢說你。我就是各派劍仙。有名的飛劍。也傷他不了。可笑他心腸狠辣。當時祇顧將師文恭害死。取了人家尸體。接續全身。沒料到師文恭原是中了天狐白眉針。鬧得要死不活。一見難逃老妖毒手。將所中兩根白眉針。運用玄功。真氣導引。藏在兩腿之內。自己却甘願受老妖飛刀之苦。所爲叫老妖難得便宜。多受痛苦。老妖原是瞞着毒龍尊者行事。作賊心虛。急於將身接續。誰知忙中有錯。每日一交寅卯辰三時。白眉針在兩腿穴道中作怪。痛癢酸辣。一齊全來。欲待斬斷重續。一時又找不着這好法體。那針沒有吸星球。無法取出。到了每日寅卯辰三時。祇好將穴道封閉。將真火運入兩腿。慢慢燒煉。須過兩個八十一天。才能將那兩根白眉針煉化。煉時元神須要遁出。以免真火焚燒自己。他自從你背叛以後。把門人視若仇敵。入定非常小心。常用法術。護衛全身。元神却遁往隱僻之處。似防門人暗算。那西方野佛雅各達。也用師文恭的斷手相接。雖無白眉針在內。不知師文恭使什法兒。也是到時作怪。若非他防備週密。情知制他不了。適才我就下手了。這時他正和死去一般。不到已初。你祇不能近他。要盜文蛛。正是時候。這洞穴雖在他的坐下。但是與藏養蠶母的洞穴相通。在他身後。形如七星。趁蠶母全都被你引出。正是時候。那金蠶雖未煉成。已甚利害。我祇不明白你。用什法兒。能將他引出。辛辰子道。話說起來太長。我此次前來。原是一死相拚。相機行事。昨日已來過一回。見你吃他茶毒。萬沒料到你會合我做一路。那些惡虫。已被我

一網打淨。承你好意相助。指引明路。少時待我大功告成。再作細談。言還未了。猛然抬頭一看。不由大驚失色。道。惡虫飛回。紅髮老祖法寶。被人破去。如何是好。笑和尚聞言。回頭往來路一看。遠方雲空中。果有一叢黃光綠火。波動。正在觀望。猛覺金蟬拉了他一下。轉身再看兩個妖人。業已不在眼前。正要問金蟬。可會看見妖人何往。金蟬用手往前面一指說道。那不是辛辰子。原來辛辰子。自被紅髮老祖。親自將化血神刀取還。益發不是綠袍老祖敵手。他和紅髮老祖門下姚開江。長人洪長豹。俱是至好。那化血神刀。也是洪長豹偷來轉借。情知要和綠袍老祖拚命。除了請洪長豹設法。轉求紅髮老祖相助。決無辦法。及至尋着洪長豹一問。說紅髮老祖。無故不願和人開釁。爲那化血神刀。自己還遭了許多埋怨。慢說求他相助。連自己下山。也不能夠。不過自己也不肯坐視。願將兩件心愛法寶。一個叫作天魔聚毒旛。一個叫作五姪呼血兜。借他拿去報仇。這兩樣東西。專破正邪各派法寶飛劍。五姪兜更是金蠶蟲的射星。乃是師父所傳鎮山之寶。爲了朋友情長。耽着不是相借。務須謹慎從事。怕他失落。又傳了他一類極利害的潛形隱影的法術。如遇緊急。祇管使法。將二寶拋在隱密之所。別人任是道力高強。也難看出。以免落入外人之手。辛辰子知道。二寶利害。當下不便再求紅髮老祖相助。道謝起身。昨日便趕到了百蠻山陰風洞上空。往下窺探。綠袍老祖聞風知異。先將陰火放起追尋。幸而辛辰子新學紅髮教下潛形之法。沒有被他發現。祇嚇了一跳。不敢怠慢。遵照洪長豹所傳。先覓好了相當之地。如法佈置。不料笑和尚金蟬二

人已先在洞中隱身。辛辰子報仇心切。以爲洞中之人。是別派中隱居巖穴的煉士。又仗着法寶利害。未曾顧忌。被金蟬慧眼。看出行徑。霹靂劍。雖然不如紫郢劍。也同時當年長眉真人。煉魔除邪之寶。自賜與了妙一夫人。更經多年修煉。已是百邪不侵。無意中遇見射星。竟將他借來的五姪兜破去。辛辰子那裏知道。先趁着綠袍老祖入定之際。用妖法將金蠶一齊引走。自己再安安穩穩盜取文蛛。得手之後。回往原處。那些同門妖人。除了唐石一人。還可與他支持外。餘人本不是他的對手。何況又有兩件利害法寶在身。說好便好。說不好。率性一齊除去。雖不能當時便將綠袍老祖制死。也可去掉他身邊的羽翼。偏巧又看出唐石也要背叛。更是心喜。二人見面之後。算計時間還早。正在興高彩烈。勸唐石和他一同背叛。惡師心毒。單是逃避。並不是事。說還沒有幾句。猛抬頭看見天邊金光閃動。仔細一看。金蠶業已回飛。知道五姪兜。定被別人破去。好不咬牙痛惜。暴怒如雷。情知事已緊急。許多昔日同門必然回來。將綠袍老祖驚醒。蠶母回穴。更是無門可入。文蛛不能到手。被綠袍老祖知道行徑。再想得手。豈不萬難。依了唐石原主慎重。暫時避開。改日下手。辛辰子那裏肯聽。事已至此。不入虎穴。焉得虎子。說不得祇好孤注一擲。當下見唐石不敢同去。竊笑一聲。往廣崖那面便飛。笑和尚金蟬二人。自是不捨也。雙雙隨後追趕。身才離地。便聽身後一聲慘呼。金蟬回頭一看。大小兩溜綠火。正往孤峯之下投去。金蟬知道那兩溜綠火。有一個是唐石所化。怎會多出一個妖人。自己當時竟不會看見。正想之間。無形劍遁迅速。已追離辛辰子

背後不遠。眼看辛辰子並未覺察。二人跟在身後。逕投中洞。望着煙霧環繞中的綠袍老祖。咬牙切齒。戟指低罵了兩句。急急轉過身後。鑽入一個形如七星的小洞下面去了。笑和尚金蟬二人。連忙跟蹤而入。祇見下面黑沈沈。腥風撲鼻。深有千尋。二人初入虎穴。莫測高深。祇跟定前回那溜綠火。往前遊走。在黑暗中。轉了不少灣子。末後轉入一個形如壙穴的甬道。忽聞奇腥刺鼻。盡頭處有一個深崖。崖口掛着一面不知什麼東西。織成的妖網。彩霧蒸騰。紅綠火星。不住吞吐。定眼一看。正是那妖物文蛛。四隻長爪。連蟾腹下無數小足。緊抓在那面網上。似要破網飛去。這時辛辰子已然現出身來。離窟口三五丈遠。近立定。身上衣服業已脫淨。正在赤身倒立。念咒行法。那文蛛一見生人到來。早又張開尖嘴闊腮。露出滿嘴獠牙。呱呱怪叫起來。聲音尖銳。非常刺耳。金蟬尙是初見。這種醜惡狀態。不駭禁然。笑和尚情知這種毒蛟蛇涎結成的妖網。專污正教法寶飛劍。不敢下手。祇好靜等辛辰子的機會。祇須他將妖網一破。再在暗中。出其不意。連辛辰子帶妖物。一齊斬去。眼看辛辰子使完了法。站起身來。手指處一道綠光火焰。粗如人臂。直往網上燒去。那妖物正在怪叫掙扎。不大耐煩。一見綠光飛到。嘯聲愈加淒厲。猛的將口一張。從網眼中。噴出萬朵火花。將那綠光迎住。兩下相持。忽前忽後。約有半個時辰。辛辰子想是知道時光緊迫。祇急得搓耳撓腮。滿頭大汗。笑和尚見辛辰子不能得手。雖說潛形遁跡。不怕妖人看見。到底身居危境。也是非常着急。祇有金蟬年幼心高。並不怎麼顧忌。反到看着好玩。猛的失聲說道。師兄這樣等到

幾時。我們還不下手。一句話將笑和尚提醒。猛想起自己身邊。現有矮叟朱梅的天遁寶鏡。何不取出應用。想到這裏。剛要用手取鏡。那辛辰子百忙中。聞得黑暗中有人說話。嚇了一跳。以爲中了綠袍老祖的道兒。心慌意亂。長嘆一聲。把心一橫。牛收回那道綠光。咬破舌尖。一口血隨口噴起。化成一道黃煙。籠罩全身。直往窟口撲去。伸手便要摘網。同時笑和尚也將寶鏡。交與金蟬。吩咐小心從事。自己收了無形劍。準備運用劍光下手。正在這雙方張弓待發。時機一瞬之際。辛辰子原知綠袍老祖妖法利害。所有寶物。全都能發能收。所以先時不敢去摘。及見陰火無功。時機轉瞬將逝。不得不拚死命。連網帶妖物。一齊盜走。逃出之後。再作計較。手將伸到網上。金蟬迫不可待。也將鏡袱揭開。口念真言道。一聲疾。一道五彩金光。匹練長虹般。也自霧向網上。登時煙雲盡滅。火焰全消。那妖物文蛛。也似遇見尅星。抓伏網上。閉着一雙綠黝黝的雙目。口中不住怪叫。毫不動彈。那辛辰子忽見一道金光一閃。現出一個小和尚。和一個幼童。認得那小和尚。曾在天羅嶺盜文蛛時見過。劍術甚是了得。尤其是那幼童手上。拿着一面寶鏡。出手便似一道五彩金虹。照得滿洞通明。煙霧潛消。知道來者不善。未免有些心驚。猛一轉念。何不趁着眼前時機。搶了文蛛逃走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辛辰子已將鮫網揭起半邊。一見文蛛和死去一般。并不轉動。心中大喜。正要往前撲去。忽聽腳底下鬼聲啾啾。冒起一叢碧綠火花。知道中了仇人暗算。顧不得再搶文蛛。正待飛身逃走。已來不及。被那一叢綠火湧起來。當頭罩住。同時覺着腳底下一軟。地下憑空陷出一

個地穴。似有什麼大力吸引。無去掙脫。活生生將辛辰子。陷入地內去了。這裏笑和尚全神注定辛辰子。準備他從妖網之內。將文蛛抱出。便飛劍過去。一齊腰斬。忽聞異聲起自地中。陷出一個地穴。冒起一叢火花。將辛辰子捲了進去。便知不妙。正喚金蟬。小心在意。猛覺眼前有五根粗如人臂的黑影。屈曲如蚓。並列着飛舞過來。也不知是什麼東西。忙着招呼金蟬。正待先將身形隱起。將身劍合一。身子已被那五條黑影絞住。笑和尚一著急。大喝一聲。率性用劍光分出迎敵。誰知眼前起了一陣綠火彩焰。聞見奇腥刺鼻。自己飛劍。竟失運用。身子却被幾根蛇一般的東西束住。才知飛劍被污。身已被人擒住。剛喊我已失陷。蟬弟快照昨日所說。逃往東海。一言未了。一道金色長虹。照將過來。金光裏。看清那地穴中。現出一個碧眼蓬頭的大腦袋。伸出一隻瘦長大手臂。來者正是妖人綠袍老祖。束身黑影。便是妖人邪法變化的大手。吃金蟬天遁鏡照在他的臉上。眼看妖人綠眼閉處。手也隨着一鬆。笑和尚連忙用力掙脫。那大夢想也畏懼鏡上金光。竟自疾如蛇行。收了回去。笑和尚已被妖人大手。束得周身生疼。喘息不止。金蟬忙著跑了過來。剛將笑和尚扶好。地下鬼聲又起。先是一叢綠火彩烟過處。那封藏文蛛的怪洞。忽然往地裏陷落下去。如石沈水。一點聲息全無。接着滿洞綠火飛揚。四壁亂晃。脚底虛浮。似要往下陷落。笑和尚見事危急。忙喊蟬弟快快帶着我。將身飛起。我飛劍已被邪法污損了。金蟬聞言大驚。剛剛扶着笑和尚。將身飛起。果然立脚之處。又陷深坑。脚底火花如同潮湧。光影中隱隱看見綠袍老祖。滋開一張血

盆大口。眼露凶鏡。舞搖長臂。伸出比簸箕還大。形如鳥爪的大手。似要攬人而噬。金蟬不敢怠慢。連用霹靂雙劍。護着全身。手持寶鏡。照住坑穴。穴內萬千火花。被金光一照。便即消滅。叵耐妖法利害。滅了又起。下面綠火彩煙。雖被天遁鏡制住。可是四外妖火毒煙。又漸漸圍繞上來。這時地洞中形位變易。已不知何處是出口。相持了好一會。笑和尚知道妖人利害。暫時雖擋不住自己。必然另有妖法。遲則生變。好不着急。及見四外火煙。雖然越聚越濃。却祇在二人離身兩三丈以外圍繞。並不近前。情急智生。悄聲囑付金蟬。火煙不前。說不定便是霹靂劍的功效。你一隻慧眼。能燭見幽冥。何不權拚萬一之想。冒險覓路逃生。死中求活。金蟬原是全神貫注綠袍老祖。恐他乘隙沖起。抵敵不住。驚慌忙亂之中。竟忘了逃走之路。被笑和尚提醒。才定睛往四外一看。火煙中依稀祇左側有一條灣曲仄徑。彷彿來時經行之路。餘者到處都已陷落。四外都是火海烟林。一片迷茫。無路可通。一面挾着笑和尚。身與劍合。一面將寶鏡舞起。一團寬光。光照處。火煙消逝。路更分明。可是後面地下異聲大作。竟如兒啼。也隨着追了上來。笑和尚忙喊快走。金蟬運用真氣。大喝一聲。直往外面沖起。才飛走不遠。便聽後面山崩地裂。一聲大震。二人那敢回頭。慌不擇路。有路便走。居然飛離穴口不遠。金蟬慧眼。已看見穴外天光。心中大喜。就在離出穴還有兩三丈遠近。忽見眼前數十點黃影。從兩旁壁上飛撲上來。金蟬見那東西。並不畏懼。天遁鏡上金光。大吃一驚。恐有失閃。將手一指。先分出一口雄劍。上前迎敵。一道紅光閃過。祇聽吱吱連聲。數十道黃星。如雨

般墜落。并不濟事。才略放心。身臨穴口。剛要飛出。又見有數十彩條彩縷。在穴口上飛動。忙將寶鏡一照。悉數烟消。趕忙趁勢飛了出去。一眼看見外面天空。似穿梭一般。飛翔着二十四個妖人。祇爲首之人。不是唐石。却換了紅衣番僧雅各達。各拿一面妖旛。彩絲似雨一般從旛上噴起。已組成了一面密密層層的天幕。見二人出穴。齊聲怪嘯。二十四面妖旛。同時招展。那面五彩天幕。映着當天紅日。格外鮮明。被妖法一催動。漸漸往二人頭上網蓋下來。二人見勢不佳。因知妖網一定利害。想起昨日曾經看他在生門上。留有空隙。欲待尋着飛出。省得以身試險。定睛細看。果然西面角上。有一個小洞。沒有封閉。祇是相隔甚遠。正要駕劍光飛沖過去。忽聽後面怪聲。回頭一看。綠袍老祖。同了幾個手下妖人。已從穴內飛出。現身追來。一叢綠火黃烟。如飄風一般湧至。相隔二十丈遠近。綠袍老祖。長臂伸處。又打出千百朵綠火星。同時那五彩天幕。已離二人頭上。不過兩丈。金蟬用天遁鏡。上下左右。一陣亂晃。後面綠火。雖能暫時抵住。鏡上金光。照向天幕。却並無動靜。越發心忙意亂。眼看天幕越低。將及臨頭。烟火中綠袍老祖。用一隻手擋着頭面。另一隻長手。不住搖晃。就要抓到。四外妖人。也都包圍上來。二人祇憑一面天遁鏡。護住全身。顧了前後。顧不了左右。稍一疎虞。被妖火打上。便有性命之憂。見情勢業已萬分險急。一落妖人之手。便無倖理。祇一轉念間。耳聽綠袍老祖。咕咕兩聲怪嘯。四外妖人。忽然分退。由綠袍老祖身旁。飛出三道灰黃色匹練。直往二人捲去。天幕也快要罩到二人頭上。笑和尚知道再不冒險沖網而去。絕沒活路。忙

叫蟬弟快走。口中念起護身神咒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金蟬先也是怕兩口飛劍。被妖人彩幕所污。及見存亡頃刻。把心一橫。運用丹田真氣。大喝一聲。駕着紅紫兩道劍光。冲霄便起。劍光觸到網上。彷彿耳邊撕撕幾聲。及至飛起上空。那天幕竟被霹靂劍。刺穿了一個丈許大洞。彩絲似斷。綃破絹般。四外飄拂。綠袍老祖。以為這兩個小孩。已成囊中之魚。雖然被他刺死許多蠶母。自己却可得着兩個生具仙根的眞男。作一頓飽餐。還可得那面寶鏡。正在又怒又喜。萬沒料到來人雖然年幼。飛劍却這般利害。竟然不怕邪污。破網而去。出其不意。又驚又恨。暴跳如雷。怪嘯一聲。率了手下妖人。破空便追。笑和尚金蟬見後面滿天黃烟妖霧。綠火星光。如風捲殘雲般趕來。那敢遲延。急忙催動劍光。如飛遁走。無奈笑和尚飛劍被污。不能隱形潛跡。霹靂劍雖然迅速。雲空中現出紅紫兩道光華。正是敵人絕好目標。綠袍老祖狠毒凶惡。蠶母被戮。吃了大虧。那裏肯捨。祇管死命追趕。轉瞬之間。已追離昨晚投宿山洞不遠。二人在空中。偶一回望。別的妖人。飛行沒有綠袍老祖迅速。俱都落後。祇剩綠袍老祖一人。業已越追越近。烟光中怪聲啾啾。長臂搖晃。眼看不消片時。就要追上。正在危急萬分。忽見脚下面腥風起處。一片紅霞。放過二人。直往後面飛去。二人又飛出去有百十里遠近。漸漸聽不見後面聲息。覺着奇怪。這才回身一看。遙見遠遠天空中。適才所見那一片紅霞。已和後面追來的綠火黃煙。絞住一團。光烟激灑。翻騰繚繞。宛如海市蜃樓。瞬息千變。知道妖人又遇勁敵。適才所見紅霞。雖然逃走匆忙。不及細看。但是色含暗赤。光影昏黃。隱聞奇

腥之氣。定是一個妖邪之輩。不知爲何幫助二人。反與妖人火併。甚是不解。金蟬還想稍往回飛。看個動靜。笑和尚飛劍被污。心亂如麻。又痛又惜。急於尋覓地方。折看第二封柬帖。那一片紅霞。雖說相助自己。也不一定。是好相識。再要抵敵不過。又生意外。當下催着金蟬飛走。直飛到雲貴交界的絕綠嶺。看妖人并未追來。才行落下。先尋了僻靜之處。打開柬帖。一看柬帖所說。已不似第一封嚴厲。原來笑和尚三劫將臨。所幸根行甚厚。並非不可避免。第一次到百蠻山陰風洞。如果守定時間。不預先前去探看。便不會先在洞穴中。遇見辛辰子。無心中被金蟬破去他的五婬兜。辛辰子必在第二日早起。用五婬兜將百萬金蠶惡蟲。一網打淨。那時笑和尚金蟬。也按照時間趕到。金蠶蟲因綠袍老祖。用精血妖法修煉。雖未煉成。已是息息相關。金蠶飛走。必然警覺。跟蹤追去。笑和尚金蟬。恰好乘虛而入。就由他坐處。飛身到陰風洞底風穴之內。尋見文蛛。先用天遁鏡。破去封鎖。再用飛劍。便可將他除去。祇因一時過於小心。上來便錯了步數。後來又祇顧從辛辰子唐石二人身上。得點虛實。誰知他二人剛跟在辛唐二人身後。飛走不多一會。綠袍老祖以爲辛辰子祇能將金蠶引走。並不妨事。還不知他借有紅髮老祖的五婬兜。想給他一網打淨。仗着有法收回。自己又正當白眉針在身上。按時作怪之際。不能歸窳。功虧一簣。便用第二元神。緊隨辛唐二人身後。一來笑和尚金蟬。隱身潛形。沒有被他發現。二來痛恨辛辰子切骨。情知他遲遲不走。必是爲了文蛛。不得已他和唐石一同入洞。自投羅網。及見唐石雖學辛辰子叛師。胆子却不大。並

不敢去。知道辛辰子祇一入洞，便難逃走，却不願便宜了唐石。那辛辰子一走開，先將唐石制住。這時衆妖人已用妖旛，將金蠶招回。綠袍老祖收了金蠶，將衆妖人一一囑付佈置妥當。然後飛入陰風洞底，由外自內，用妖法層層封鎖。到了洞底一看，辛辰子正在施爲，想破他的妖網。綠袍老祖強忍怒氣，也不去驚動他。祇在暗中運用第二元神，附在文蛛身上，放出妖火，和他支持。接到本身痛苦時間過去，才將元神歸竅。二次入洞，又發現正教中還有兩人，不知何時闖入。雖然年紀不大，本領却甚高強。內中有一個手持一面鏡子，發出五色金光，已將文蛛制伏不動。綠袍老祖一見大怒，先用妖法，將辛辰子擒了。見笑和尚立得較近，便將玄牝珠運用元神，幻化大手抓去。笑和尚的無形劍，在同一輩門人自煉的飛劍中，自然數一數二。到底年淺，功候未純，不是玄牝珠的敵手。見大手抓來，忙用飛劍抵敵。一照面，便被妖法污損，還了原質。那劍本是苦行頭陀，採用西方太乙精英，千錘百煉而成。還算笑和尚機警，連忙收住。劍雖失了效用，未會脫手失去。綠袍老祖擒住笑和尚，正往回收，預備擒入地穴，再擒金蟬。正遇金蟬手中寶鏡光芒，直往他臉上射來。手中笑和尚飛劍雖然被污，仍有一身本領，也在用力掙扎。元神不及分用，祇因小覷敵人，不料天遁鏡如此利害，險些吃了大虧。綠袍老祖自經大劫，在玉影峯風穴寒泉中，已煉成不壞之身，功行祇差這一雙碧眼，見勢不佳，又驚又怒，祇得收回元神，護住雙目。手鬆處，笑和尚業已掙脫，被金蟬救去。還以妖法嚴密，敵人已成釜底遊魂，縱然暫時徼倖，也決難逃出羅網。便用一手護着

雙目。仍用妖法。幻化元神。打算生擒享用。幾番冲起。都被金蟬天道鏡霹靂劍阻住。越發暴跳如雷。頓改了原來打算。將洞底風竅開放。想用陰飄惡颺。將兩個敵人吹化。更不料金蟬生具一雙慧眼。竟從妖雲毒霧中。辦清門戶遁去。出穴之時。又將他碩果僅存的蠶母。用霹靂劍殺死。那金蠶原是苗疆產生的一種毒虫。在千百種惡蠱之中。最爲利害。其性異常凶淫。雌的雖不如雄的利害。但是蕃生之力極強。一雌常交百雄。始能產卵。每產千枚。見風卽能化成小蠶。綠袍老祖。當初受毒龍尊者之託。趕往慈雲寺。與正派爲仇。所煉十萬金蠶惡蠱。一齊帶去。祇剩下四十九條衰弱蠶母。隨意棄置在陰風洞底隱秘之處。當時並未在意。及至在慈雲寺。被極樂童子李靜虛。將金蠶一齊刺死。遭劫回山。見那些蠶母。竟未被辛辰子發現。祇是久未用生血飼養。都快僵死。使用丹藥生血。先行調養。怎耐蠶母這東西。秉天地極淫極戾之氣而生。久曠疾疲。體氣業已虧殘。僅僅可供生育。別的效能已失。其種又絕。更無法尋覓許多雄蠶配合。祇得另想一種妙法。在百蠻山西。陰毒污濕的天愁谷內。尋到許多天蝎。代替雄蠶。這天蝎也是一種極淫惡的毒虫。形如常蝎。有翼能飛。經綠袍老祖尋到以後。先用毒藥喂養。符咒祭煉。三日之後。再給天蝎吃了自身生血。去與蠶母配合。一週夜間。天蝎與蠶母交尾後。全被蠶母吃光。第三日便生下無數小蠶。綠袍老祖嫌他力弱。知道天蝎在天愁谷。專吃瘴嵐濕毒淫氣凝聚而生的一種金絲菌。便在陰風毒洞前崖。又開闢了千頃花田。移植毒菌。喂養金蠶。果然吃了更增體力。又因金蠶食量太大。一經放出。千

頃花田似春蠶食葉般。頃刻淨盡。供不應求。又命門人尋找毒虫毒蛇。生血澆種。一方面用法術催長。當時雖然吃完。第二日又是千頃金波。回復舊觀。放時四圍用妖氣組成天幕罩住。防備週密。祇這次所生。盡是公蠶。所以對這些衰老蠶母。極爲珍惜。打算等小蠶成長。再與蠶母配合。祇一產出母的。便可取之不盡。不料這些蠶母。封閉地方。正是一條出口祕徑。被金蟬無心遁出。見有生人到來。如何不上前啃咬。被金蟬霹靂劍光一繞。全數了帳。豈不恨如切骨。死命追趕。追至中途。偏巧遇見對頭紅髮老祖的門人。長人洪長豹。因和辛辰子交情深厚。當時有事不能分身。至及將法寶借與辛辰子。又後悔起來。恐自己法寶。有什失閃。拚着冒險。瞞了紅髮老祖。盜了天魔化血神刀。借着絕緣嶺採藥爲名。偷偷趕往百蠻山去。他知辛辰子。必在百蠻山左近。尋覓地址。設下妖陣。以便運用五婬兜。將金蠶引來。一網打淨。一路尋踪追跡。尋到一處。見下面有一巖谷。藏風聚氣。地勢隱秘。離百蠻山主峯。不過二百里左右。甚是合用。正心疑辛辰子。在此施爲。不由停了遁光。仔細留神一看。果然聞見五婬的氣味。忙卽下來。找到辛辰子。昨晚行法的洞穴。一進門。便知五婬兜。業已被人破去。又驚又怒。好生痛惜。再念了現形魔兜。一看。七根妖旛。不知被什麼東西啃咬粉碎。兩樣至寶。全都被毀。如何不恨。辛辰子又不見踪跡。憤恨切骨。正要趕往百蠻山陰風洞去。忽聽頭上雷聲隱隱。夾着一陣破空之聲。一紅一紫兩道光華。如電閃星馳一般。由遠處空中。打頭上飛過。暗想綠袍老祖。妖法高強。這裏是他老巢。如何會有別派之人到此。好生詫異。剛想

借遁光飛起。迎上前去。看個動靜。身才起在空中。來人劍光迅速。已打他頭上飛出好遠。猛一抬頭。看見綠袍老祖。發出萬點綠火星。烟霧圍繞中。伸出烏爪一般的長臂大手。風捲殘雲。趕將過來。因為時間湊巧。便猜前面逃走的紅紫光華。許是辛辰子請來幫手。被綠袍老祖戰敗追來。已然快到面前。百忙中并未尋思邪正不能並立。峨眉教下。豈能與辛辰子一黨。心疚法寶。怒發千丈。仗着本領高強。學會身外化身。又有綠袍老祖的剋星。天魔化血刀在身。不問青紅皂白。劈頭迎上前去。厲聲喝道。辛辰子何在。我的五姪兒。否被你所毀。綠袍老祖催動妖雲。正在追敵心急。忽見一片紅霞中。現出一個身高丈許。相貌猙獰的赤身紅人。攔住去路。擋住妖火。已是不快。及聽來人發話。定眼一看。認得是辛辰子莫逆好友。紅髮老祖門人洪長豹。不由勃然大怒。兩下連話都未多說。就在空中爭鬥起來。一會功夫。後面手下妖人一齊追到。一片妖雲綠火。將洪長豹圍了個風雨不透。洪長豹見人孤勢薄。寡不敵衆。長嘯一聲。將化血神刀放起。一道赤陰陰冷森森的光華。才一飛出手去。滿天綠火星。掃着一點。便如隕星紛紛下墜。近身妖人。早死了好幾個。平空變成數段殘軀。落下地去。綠袍老祖先見洪長豹。放過笑和尚金蟬。將他攔住。本想就下毒手。到底有些顧忌。着來人的師傅。紅髮老祖。打算使洪長豹知難而退。自己好去追趕兩個逃走的肥羊。誰知洪長豹。本領竟是不弱。一片紅霞。裹住了滿天綠火。絲毫不能前進一步。眼看先前兩個仇敵。逃走已遠。已是咬牙切齒忿恨。及至洪長豹放起天魔化血神刀。一出手先破了妖雲綠火。雖死

了四五個門人。不由怒從心上起。惡向胆邊生。這時手下妖人。正在紛紛敗退。化血神刀。劈面飛來。綠袍老祖把心一橫。一聲怪嘯。元神運化長臂。伸出簸箕般的大手。就近抓起近身一個門人。迎上前去。祇聽一聲慘呼。那道暗赤光華。接着那人。祇一繞。便斬成兩段。綠袍老祖更不怠慢。將手一指。一陣陰風起處。從那門人血腔子裏。冒出一股綠煙。將那暗赤光華繞住。兩半截殘軀並不下落。不住在空中飛舞。刀光過處。血雨翻飛。一霎時。盡變殘肢碎骨。仍是隨着綠煙。與刀光糾結。兀自不退。雖然幾次被化血神刀冲散。怎耐那是妖人陰魂。受綠袍老祖妖法催動。隨聚隨散。緊緊圍住。刀光不能上前。洪長豹見綠袍老祖。竟是這般殘忍。不惜犧牲門人生命。用小藏煉魂。却敵大法。將飛刀裹住。不由大吃一驚。正要另想別的妖法施為。對面一閃。綠袍老祖踪跡不見。還未及仔細觀看。忽覺眼前一團綠陰陰的光影。罩向頭上。才道得一聲不好。已被綠影裏綠袍老祖元神。玄牝珠幻化大手。抓個正着。頓覺奇痛徹骨。知道想要全身後退。已來不及。祇得咬緊鋼牙。厲聲喝道。我與你這老妖。今生今世。不死不休。說罷。元功內斂。怪嘯一聲。震破天靈。一點紅星一閃。身軀死在綠袍老祖手上。元神業已遁走。綠袍老祖原因化血神刀利害。自己此時回山不久。法寶未成。尚不能被。用一個門人去做替死鬼。糾住刀光。暗運玄功。擒到洪長豹。心中大喜。滿想擒回山去。用極惡毒的法消遣報仇。不想洪長豹竟學會紅髮老祖身外化身之法。將元神遁走。人一個未擒到。反與紅髮老祖。結下血海深仇。將來平添一個勁敵。又驚又怒。再看化血神刀時。那刀

究是靈物。主人一去。失了主持。竟也隨了飛去。綠袍老祖未施解法。一任那千百殘骨碎肉。纏繞着化血神刀。雷閃星馳。破空飛去。當時并未在意。祇想起今日蠶母被害。連連傷失許多法寶門人。看看手上洪長豹尸身。越越恨。猛的張開血盆大口。咬斷咽喉。就着顛腔。先將鮮血。吸了一陣。算計那兩個敵人。無法追尋。厲聲命將已死門人。帶回出去享用。手持殘尸。一路叫誓嚼吃。駕起妖雲。回去拿辛辰子洩忿去了。這一幕驚心慘劇。把手下一干妖人。嚇得魂飛魄顛。積威之下。雖不敢彼此商量。免死狐悲。物傷其類。先見他用自己去抵擋化血神刀。臨死還遭消魂碎骨之慘。邪教入門時。本有捨命全師誓言。還可說臨危救急。不得不爾。及見最初那幾個爲他禦敵而死的同門。都要將尸身帶回山去嚼吃。未免觸目驚心。一個個都有了異圖。那不見機的十來個。還誠惶誠恐。奉命維謹的。帶了那幾口死屍回去。見機一點的。彼此存心落後。覷一個便。紛紛逃走。卽或被同類發見。俱有心照。誰也裝作不知。這一天功夫。綠袍老祖手下妖人。連死和逃叛。到去了一多半。共祇剩下十來個胆子較小的妖人回轉。洪長豹白白爲了辛辰子。犧牲一個肉身。又喪失了幾件法寶。元神回得山去。與他師兄姚開江相見。真是無獨有偶。一個喪了法體。一個壞了元神。好不傷心。紅髮老祖見兩個傳衣鉢的心愛門人。俱都吃了大虧。對於怪叫化凌渾。自然早就懷恨結仇。對於綠袍老祖。也是當然不肯干休。不過他爲人比較持重。不肯輕舉妄動。機會一到。自然會去代徒報仇。這且留爲後敘。且說笑和尚。看罷苦行頭陀第二封柬帖。知道了一些失敗的

大概事尚未完。仍須努力。祇是飛劍被污。要復原狀。須待斬完妖物回山之後。柬帖上雖說金蟬現有雙劍。可以借用一口。就本來功行向金蟬傳了峨眉劍訣。及使用之法。便可應用。但是失去無形劍道。隱不住身形。硬要冒險。再入虎口。豈不比初上百蠻山。還要難上十倍。一手拿着柬帖。望着這口被污了的飛劍。雖然晶瑩鋒利。不比凡鐵。但是靈氣已失。不能使用。前途危難正多。絲毫沒有把握。好不傷心。金蟬見他難過。再三勸慰。說師伯故意使你爲難。無非玉成於汝。雖蹈危機。終無凶險。憂急則甚。笑和尚含笑道。我豈不知師父成心刻勵我成人。我祇可惜我這口飛劍。自從師父傳授到如今。沒有一天斷了修煉。也不知費了多少心血和功夫。柬帖上雖說異日成功回山。仍可祭煉還原。到底能如以前不能。並不知道。實不瞞師弟說。師父和許多前輩師伯叔。都道我宿根既厚。功行又好。年紀雖輕。因爲師父苦心傳授。在小輩同門中。可算數一數二。不想一敗塗地。若非師弟仗義相助。幾死妖人之手。豈不令人慚愧傷心。金蟬道。勝負乃兵家常事。這有何妨。柬帖上教你我先覓地修養十餘日。將我的飛劍。分一口給你。練習純熟。也到了時候。祇須謹慎小心。仍有機緣成功。此時悔恨。有何用處。笑和尚也明知除了奮鬥成功。不能回山再修正果。祇得打起精神。照柬帖所言行事。他和金蟬。俱是一般心理。沒有成功。不願再回凝碧崖去。見絕綠嶺風景甚好。可惜並無相當的洞穴。

蜀山劍俠傳 九集 第九回

一三六

第九回

窮搜巖澗手揮劍氣晃銀河

直上蒼穹足踏雲流行紫昊

可以打坐凝神。尋了幾處。不大合意。笑和尚猛想起莽蒼山。藏有兩口長眉真人煉魔飛劍。一口叫作紫鄂。現被李英瓊得去。連許多前輩劍仙的飛劍。都不能及。尤其是不假修煉。便能出手神化。還有一口。尚未出世。那山巖洞幽奇。何不趕到那裏。一面借練霹靂劍。順便尋訪。即或自己與此劍無緣。也可先行默祝。暫借一用。將來再物還原主。如能到手。豈不比分用霹靂劍。要強得多。金蟬因李英瓊。現正尋找余英男。不知已否尋到。他爲人甚好。又有神鵬。說不定他能背着靈雲。乘機助笑和尚一膀之力。聞言甚爲贊同。二人打定好了主意。離開絕緣嶺。直飛莽蒼山。到時業已深夜。先尋了一處樹林打坐。養神歇息。不久天明起身。看了看地勢。並不中意。重又飛身空中。留神觀察適當地點。笑和尚昔時雖會路過。無奈此山面積太大。路徑不熟。飛了許多地方。一些朕兆都沒有。明知此山太大。要尋覓那口飛劍。無殊大海撈針。恐怕誤事。祇得落下。先尋了一個山洞存身。向金蟬借了一口雌劍。學了口訣用法。苦行頭陀所傳。與峨眉劍法。原是殊途同歸。當時便能使用。雖然霹靂劍。不比尋常。初學難於駕馭。仗着笑和尚功夫本來精純。至多約有五七日。便可運用純熟。略放了一些寬心。決計先將此劍練習純熟。再去尋找那一口長眉真人遺藏的飛劍。能到手更妙。不能也不妨事。金蟬終是喜事。準知英瓊。縱然將人救回。還要來盜。

溫玉決不會相遇不上。將劍法傳了笑和尚。便由他在洞中凝神修煉。獨自一人。離了山洞。遍處尋找。英瓊下落。因昔日會聽英瓊說。當初會被一羣馬熊猿猴。將他抬往一個大山洞內。那便是埋藏溫玉之所。祇須發現大羣馬熊猿猴。便不難跟踪尋覓。那座山洞。尤其那山洞。據母親飛劍傳書上說。裏面還有一個利害妖人。正想獨吞那塊溫玉。必有形跡顯露。豈會尋找不見。他却不知走錯了方向。自己身在山南。昔日英瓊所住的山洞。却在山北一個環谷之中。外有密林掩覆。路徑甚是隱僻曲折。身經其地。尚且不易發現。何況又是駕劍光在空中尋找。縱然一雙慧眼。辨晰毫芒。也難轉折透視。一直尋到天黑。毫無踪影。順便採了些松毛果實。摘了一個乾葫蘆。用劍掏空。裝了一葫蘆山泉。回洞與笑和尚同吃。第二日一早。又去尋找。似這樣連尋了三四日。俱未尋見。猛想起英瓊盜溫玉。并非易事。預計還得好些時日。經過多少麻煩。才能到手。漫說他用紫郢劍。和妖人爭鬪。不會不現形跡。就是那一鵬一猿。俱是龐然大物。焉有不見蹤跡之理。定是日裏潛伏。夜晚才去動手。也說不定。想到這裏。決定晚間。再去尋找。這日晚間。恰巧笑和尚。已將霹靂劍運煉純熟。二人約好一同尋找。由黃昏時分。直找到半夜。猛見西北方遠處。有一道銀光。疾如星流。直往正北山凹裏飛投下去。笑和尚見那劍光。非比尋常。雖看不出是何派中人。決非異教所有。好生驚奇。急忙同駕劍光。跟踪飛去。落地一看。竟是一片廣崖。下臨清流。崇岡環抱。稀稀落落。的生着數十根大楠樹。古幹撐天。濃陰匝地。月明如水。光影浮動。時有三四飛鶴歸巢。鳴聲唳天。越顯景

物幽靜。遍尋那道銀光下落。已無踪跡。又等了一會。并不見他二次飛起。心中好生納悶。猜他不曾去遠。必在附近巖穴之中隱身。雖然是不關己。因有那道銀光。正而不邪。不是同門。也是同道之士。此山早有妖人盤踞。如是一向在此潛修。必難兩立。要新從別處趕來。必有所爲。惺惺相惜。總想尋出一個下落。與那人見上一面。看看到底何如人也。找來找去。找着一個山洞。甚是寬敞潔淨。連外面風景都比前幾日所居。要強得多。便決定移居在此。就便尋訪那道銀光的下落。商議既定。同出洞外。飛身上空。四外觀察。這時明月疎星。猶自隱現雲際。東方已現了魚肚色。一會日出天明。四圍山色。蒼翠如染。遠處高山尖上的積雪。與朝霞相映。變成濃紫。空山寂寂。到處都是靜蕩蕩的。二人飛行巡視了一陣。那道銀光。自是神龍見首。不再發現。最奇怪的是。連尋了好幾天。竟沒一處。似英瓊當時所說的景緻。雖有時也看見許多。虎豹豺狼野鹿黃羊之類的野獸。獨沒遇見過一猩一熊。金蟬暗自奇怪。末後採了些山果。取了些清泉。回轉洞中。才看出洞外巖壁苔蘚中。還隱隱現有奧區仙府四個古篆。入洞細看。那洞坐東朝西。沒有出路。四壁鐘乳。纓絡下垂。宛如珠簾。雖甚修潔廣大。除了洞外景物幽秀外。並無什麼特奇之處。顯與洞壁所題不稱。當時也未在意。一同坐下。互相談說。笑和尚道。想不到昨晚看得那般仔細。相隔又不甚遠。那道銀光。竟未發現。我近來真是越修越往後退了。金蟬道。誰說不是。李英瓊師妹。明明在此山中。我前後尋了這幾日。連個影子。都未找見。真是古怪。我們還是先找師祖遺藏的那口寶劍吧。笑和尚道。人都尋

找不見。那口寶劍。外面必有法術符籙封鎖。更是可遇而不可求了。適才我在空中。見此山有許多地方。甚是靈奇幽奧。還有極隱秘之處。莫看我們穴中尋找。一目了然。反到難於發現。離往百蠻山去。還有好多天。我借你飛劍。已能應用。閒着也是閒着。莫如從今日起。我們實事求是。竊幽探奧。步行尋找。那藏溫玉的古洞。想和凝碧崖一般。別有洞天。就連那口寶劍。也會在無心中發見。都說不定。金蟬聞言。猛想起道。我們初出來時。家母來書會說。余英男失陷在山陰一個風穴之內。李師妹如去過。必有些踪跡可尋。連日都以爲英男妹。已被李師妹救出。祇注意那藏溫玉的古洞。竟未想到風穴。莽蒼山雖是李師妹舊遊之所。你想他此時並未成道。是由猩猩將他抬到那裏。後來又走了那多天。才遇見我們同返峨眉。沿途路逕。如何記憶得真。他有鵬猿引導。自然容易尋到。我們僅憑這想擬情形。來時我又不曾想到這裏來。祇知在山南一面尋找。這山有千百里方圓。無怪乎難於找到了。至於那口寶劍。據說不久三英相見。縱不能爲你我所得。也該是出世之時了。我們再往山陰一帶看看。祇須尋到那風穴。總可尋着一點跡兆。你看何如。笑和尚聞言稱是。二人一同起身出洞。先端詳了一下方向。捨却明顯之處。專往狹仄幽僻的崖徑尋找。且行且說。所談盡是以前舊事。和英瓊得劍經過。將走到昨晚降落之地。金蟬的眼尖。看見北山密林掩覆中。後面大廣崖中間。以有一條尺許寬的狹縫。從叢樹隙裏望過去。彷彿看見裏面花樹藤蘿。交相披拂。不由動了好奇之想。拉了笑和尚。逕往密林裏走了下去。近前一看。那片峻險高崖。依然

一片完整。並無縫隙。若在別人。已然回去。金蟬自知不會錯看。猛一轉身。忽然大悟。回頭笑道。在這裏了。原來將才站處。是一片山坡。由坡上到坡下。少說也有二十來丈。那些密林。俱是多年古木。合抱參天。雖是上下叢生。因為生得太密。將地形遮住。遠看斜平。似無高低。那巖縫生在半巖腰間。二人談笑忘形。所以一時朦住。及至回看來路。上下相去甚高。舉頭一望。才看出危巖撐天。中腰裂開一條十來丈長的仄縫。寬處不過一尺。上下俱被藤蘿矮松遮映。祇將才所見之處。略為稀疎。飛身上了隙口。往裏一看。竟是一個極幽深曲仄的巖孔。斜削向下。形勢奇險。猿猴都難飛渡。盡頭空似見天光。照見花影閃動。知有奇境。二人因不能并肩而行。駕着劍光。一前一後。順斜坡往下飛走。到了有天光處。一看。祇是一個天窗。直達巖頂。中通一線。並沒什麼奇境。不禁有些失望。笑和尚正想招呼金蟬回去。金蟬仍不死心。答道。當初我們在峨眉開闢凝碧崖時。也是走到盡頭。是一個突出的孤崖。上極青冥。下臨無地。幽暗逼仄。毫無意思。若非李英瓊師妹去過。又有神鵬領路。也不會發見仙府奇景。反正沒事。別處找也是一樣。這巖孔生得太古怪。總要尋個水落石出。我才死心。正說之間。忽見左側一個稍寬的所在。壁上藤草中。似有銀光一閃。笑和尚忙拉了金蟬一把。悄悄飛身過去。金蟬早已看出一些形像。猛伸手將壁上藤蔓揭起。現出一個極仄小的洞口。一個秀眉虎目。隆準豐額的白衣少年。長身玉立。英姿颯爽。滿臉笑容。站在那裏。二人未及發言。那少年已開口問道。二位敢莫是峨眉同道麼。二人見那少年一臉正氣。雖不認識。知非異

教中人。甚是心喜。金蟬忍不住先答道。我正是峨眉掌教之子齊金蟬。這位是東海三仙。苦行禪師。門下弟子笑和尚。道友何以知我二人來歷。那少年聞言。慌忙下拜道。原來是二位師兄。小弟乃是太湖西洞庭山妙眞觀方丈嚴師婆的姪孫。賤名嚴人英。新近拜在峨眉醉道人門下。奉師尊之名。來此等候一人。說時。臉上微微一紅。略頓了頓。又說道。那人該要明日才來。祕助他得一口長眉真人遺留的青索劍。到手以後。再和他一同去助將才二位師兄所說的李英瓊師姊。同盜溫玉。來時師父會說。妖人利害。就是明日那二位師姊同來。藉紫郢青索二劍之力。也不過將他逐走。并不能就此除去。小弟道淺才疎。吩咐到此。覓地潛伏。不可妄動。那晚小弟也曾冒險到北山一探。果然妖人佈置嚴密。難以下手。彼時會見月光下。一團紫光。護着一隻大黑鵬往東飛去。小弟劍光在黑夜中。極爲顯目。也幸妖人祇顧追趕那道紫光。不會發現小弟。不敢逗遛。就回來了。笑和尚一聽。是長眉真人同輩的劍仙。碧雲仙子嚴師婆的姪孫。又是醉道人新收弟子。同門一家。越發忻喜。一面忙着還禮。聽完答道。昨晚銀光。竟是你麼。眞眞門下無虛。我二人找了一夜。也未發見。不想無心相遇。眞妙極了。金蟬也喜得不住拍手。人英謙道。二位師兄。太以誇講。我日前到此。無心中尋見這座洞府。裏面奇景甚多。外人且難發現呢。今早還察出一條甬道。直通妖人洞旁。一個古樹穴內。明日盜玉。甚是有用。剛剛將這條路打通回來。行至此間。看見洞外漏進的天光。才知道這裏還有這麼一個小洞。正在尋視。忽聽見二位師兄說話聲音。我知這裏是一個夾巖壁。下

面有一凹窟。潛伏着千百馬熊。甚是凶猛。除了奇人異士。常人絕難到此。不知究竟。裏伏在一旁靜聽。後來聽清是自己人。正想用劍斬去藤蔓。出來相見。不想已被二位師兄發現。二位師兄想必也是爲了盜玉之事而來。正好合力進行。請到裏面看看。如果合意。大家同住此間。豈不有趣。金蟬正要答言。笑和尚道。話說起來太長。我們入洞再詳談吧。人英聞言。舉手揖客。二人進洞一看。那洞口也是一個天然生就的巖隙。僅可數尺寬的一塊大石。可以容足。裏面甚是幽暗。石盡處直落千尋。祇底層隱隱見有光亮。彷彿甚是寬敞。人英已駕起銀光。在前引導。劍光照見兩面壁上。盡是碧油油的鮮蘿香草。萬綠叢中。時見紅數點。越顯幽豔。也不知是些什麼奇花異草。撲鼻清香。中人欲醉。祇可惜生在這種幽暗深窺。不透天光的巖窗以內。清標獨上。終古孤芳。不能供人賞玩罷了。劍光迅速。轉眼到離地面。纔將那段千尋高下的巖窗走完。豁然開朗。現出一座洞府。落脚處是一間廣大石室。洞壁如玉。當中一座黑石丹爐。雲狀石鼓設備齊全。石壁上懸嵌着。拷拷一大團銀光。照在四壁。透明鐘乳上面。真個是金庭玉柱。錦屏珠纓。五色迷離。莊嚴華美。人英先領二人尋視大小石室。共有二十餘間。每間俱有將才所見的銀光。大小不同。因室而異。及至到了洞外一看。正門是個方形。高有兩丈。上面有清虛奧區。人間第十七洞天。十一個古篆字。洞門外仍被山石覆住。地平若砥。又走出去有十餘丈。遠近忽見清波阻路。噴珠飛雪。奔流浩浩。兩面俱是蒼丈峭壁。排天直上。中腰被雲層隔斷。青旻偶從閒雲卷舒中。窺見一點點天日。陽光從雲縫裏。

射入碧淵。宛如數十條銀線。筆直如矢。隨雲隱沒。時有時無。奇境當前。引得金蟬笑和尚不住口的稱讚。原來那洞深藏絕壑。凹巖之內。又有藤蔓鮮蘿。隱蔽兩面峭壁。亘古雲封。上出重霄。下臨無地。奇險峻削。不可落脚。如非素知其處。縱使來人是個劍仙異人。能夠降落澗底。踏波而行。不到洞口。也難發現。果然不愧是人世洞天。奧區福地。三人看賞一陣。重又回身入內。金蟬忍不住問道。看這洞府題額和設備。自然是往昔仙靈的窟宅。用不着說了。難道各石室壁上光明。也是前人遺留的奇跡麼。人英請二人在就近一間石室內落坐。答道。此洞是那位高人修真之所。因是初來。又從未聽人說起。還不知底細。至於室內光明。乃是小弟當年在東洞庭採來瑩火。煉成的小玩意兒。共是二十八個。此洞什麼都好。祇是黑暗異常。是個缺點。恰巧所有石室。也是二十八間。一時高興。將他安上。到也合用。小弟自從先祖姑。同了姊姊姜雪君。路見不平。從黃山五雲步萬妙仙姑許飛娘手內。救回小師姊廉紅藥之後。祇傳了不到一年的道法。便值功行圓滿。將衣鉢傳與了姜師姊。吩咐他帶着廉師姊。仍在東洞庭修煉。靜候二次峨眉關劍。前去相助。以應劫數。因先祖姑得意弟子。先母天鰲老女。早已遇劫兵解。大仇未報。小弟自幼留養觀中。雖承先祖姑。賜了這一口銀河劍。但是功行太淺。先祖姑飛升以後。無人教誨。若從姜師姊學習。又因男女有別。恐遭敵派物議。好生爲難。恰值家師醉道人。至洞庭登門拜訪。談起許多前後因果。先祖姑才想起當初。教祖長眉真人遺言。命小弟拜在家師門下。從此歸入峨眉。不久先祖姑圓寂。肉身坐化。小

弟拜別遺容。辭了師姊師妹。逕往成都碧筠庵。在武侯祠門首。遇見家師。說奉了掌教師尊之命。命小弟到莽蒼山。相助李英瓊師姊。共敵妖人。同盜溫玉。又交派了一些話。和一封柬帖。外面註明相遇和下手時日。小弟性急。又因此山甚大。不知妖人藏於何所。想先來看個動靜。自來此山。差不多已有一月光景。初來數日。在在遍處尋找妖人踪跡。那日行至洞外。懸崖之上。見下面雲霧甚濃。以爲是個無底深壑。並未在意。忽見遠處。疾如閃電。飛來一道光華。直投壑底。看出無人駕馭。是個寶物。急忙跟踪追去。穿過雲層。追到下面巖凹。才看出這裏有這麼一個洞府。小弟因爲洞太幽秘。必有仙靈潛伏。那道寶光。定是洞中人在操縱發收。雖然不似邪教人之所有。不知虛實深淺。也未敢深入。直到連次裝作叩門試探。終不見洞中有何回應。後來冒昧闖入。直將全洞走完。不見一人。細查洞中情形。知道洞中主人。離去已久。因爲先期慎重。耽擱了半日。那寶光已不知去向。此地既無人住。我便以洞主人自居。各室都安了瑩光。每日除用功外。滿洞搜尋那道寶光下落。至今沒有再見他發現。前日開視柬帖。知道李師姊。同了一位周師姊。明日要來。盜玉在卽。對那寶光。仍不死心。全洞都好似一塊整石生存。製難一一發掘。猜他必藏在洞中隱秘所在。有寶之處。終有跡像可求。又窮搜了一陣。未搜着。下午出洞閒遊。聽見怪獸慘呼。向山北低窪之處一看。見兩個道童。正用妖法。驅着七八條大馬熊。往北面巖上走去。我因馬熊并非善獸。未去理他。猛想起此山向無人跡。這兩個道童。滿身妖氣。定是妖人爪牙。悄悄跟他走過。北山巖後。一個彎曲

山環之內。果然發現柬帖上所說的小洞。又從那兩道童口中。得知日前已有一個女子來盜溫玉。他師父幾乎吃了大虧。更知是妖人無疑。那妖人想是有了戒心。洞外煙雲環繞。似有邪寶籠罩。因見妖法利害。恐被覺察。當即回轉。昨日晚間又去。將才已會說過。今早無事。又在洞中尋找寶物。無意發現後洞深處巖窗內。藤蘿蔭覆中。有一極仄小徑。循徑而入。越走越深。竟通到妖人所居外洞的一株古樹腹內。如從此徑前去盜玉。可以避去外洞邪法。不致被妖人覺察。回來便遇見二位師兄了。笑和尚金蟬聽完人英之言。也將經過細說了一遍。人英道。原來二位師兄另有使命。且喜時日還寬。盜玉就在明後兩日。功成之後。如不嫌我功力淺薄。小弟情願追附驥尾。勉效微勞。如何。笑和尚聞言。連忙稱謝。又向人英道。適才師弟說明日先助一位道友。去得那口長眉真人遺留的青索劍。後來又提起周李二位師妹。那得劍的人。想便是周師妹了。既然此劍仗師弟相助。才能到手。醉師叔必將藏劍之所。與下手之法。先行示知。我同蟬弟。日前在百蠻山失敗。也會商借劍一用。忘想現在知道物各有主。未便妄借。頗願一聞究竟。可能說否。人英聞言。臉上又是一紅。微現忸怩之色。答道。若論此劍。原與李師妹所得紫郢功用大同小異。祇是取時。比較紫郢。要難得多。地方也離此不遠。并非小弟不肯明言。實因其中尚有難言之隱。不久自知。到是我以前所見那道光華。不是異寶。定是極好的飛劍。遍尋無着。並非小弟心貪。既經發現。或許有緣。此時畏難放棄。異日落入外人之手。豈不可惜。何不我們三人一同加細搜尋。微倖得到手中。豈非快

事笑和尚一見人英，便看出他語言純摯，胸襟兀爽，不愧峨眉門下之士。心中甚是敬愛，及見他兩次提
着得劍之人，都是面紅暈疑，末後又拿先時發見的那道光華岔開，情知內中必有隱情。等他說完，見金
蟬還要根問，便使了個眼色，止住金蟬道：「嚴師弟之言極是。我們先助他尋那寶物吧。」人英也知笑和尚
看出他適才語意矜持，怎奈自己平素那般豁達，竟不好意思將原意說出，祇得含糊答應道：「這洞門比
裏面矮得多。那日追趕寶光，追到洞口，彷彿見他入洞，往上斜穿進去。及至在洞外耽誤了一會，便不見
踪跡。忖奪當時情形，不像飛入地內。這洞甚高，又有許多複壁甬道，死嚴密到處都是。雖然彼我連日搜
尋，祇恐還有遺漏之處，所以我想借二位師兄法眼仔細搜查，或者發現，也未可知。說到這裏，金蟬忽然
靈機一動，插口問道：「你說那道寶光，可是顏色金黃，雜有烏光？飛時光芒閃爍，變幻不定的麼？」人英詫道：「
那光華正和師兄所說一樣。怎便知曉？」金蟬又問：「明發見時，日拍手笑道：「恭喜師兄，這寶劍定是峨眉凝
碧崖青井穴七口飛劍當中的元龜劍。要知後事如何，請看下集分解。」